



殿版斷句

廣益書局刊行

前漢書卷三

志(下)

五行志(一)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辭也則效也劉歆以為虛羲氏繼天而王虞誠與
 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師古曰放效河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師古曰取法雒聖人行其
 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子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
 虛已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師古曰紀年也商曰祀自王迺言曰烏嚶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
 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殪斂服虔曰斂音陟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斂音實斂定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
 而默定下人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師古曰陞也音陞也汨亂也水行而鯀障塞之失其
 助合其居也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殪斂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鯀則殛死禹迺嗣與師古曰殛
 音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殪斂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鯀則殛死禹迺嗣與師古曰殛
 而殛音天迺錫禹洪範九疇音彝倫殪斂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鯀則殛死禹迺嗣與師古曰殛
 居力反音天迺錫禹洪範九疇音彝倫殪斂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鯀則殛死禹迺嗣與師古曰殛
 者言順音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羞進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為八政首故以農為名也師古曰
 天行氣音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羞進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為八政首故以農為名也師古曰
 叶用五紀師古曰叶合也合成五行謂之次五曰建用皇極師古曰皇大極中也次六曰艾用三德師古曰艾治也治大中
 艾讀師古曰艾治也治大中次七曰明用稽疑師古曰稽考之於著龜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師古曰嚮
 曰又次七曰明用稽疑師古曰稽考之於著龜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次九曰嚮用五福師古曰嚮

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所謂天運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雜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師古曰演廣也更廣其文也演音七善反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醜福傳以洪範師古曰說古文福字以洪範義傳而與仲舒錯師古曰錯互不同也至向子欽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搢紳符別向欽師古曰搢字與擊同謂取之搢音來敢反傳載眭孟夏侯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師古曰傳讀曰附謂比附其事

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師古曰皆水木曰曲直師古曰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金曰從革張晏曰革更也土爰稼穡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傳曰田獵不宿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取之事也臣瓚不宿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取之事也臣瓚奪農時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師古曰玉佩上有雙銜下有雙黃瑤瑪是為行步之節度也瑤音黃瑤音房瑤音馬步千登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鈴也以金為之施於銜上鸞亦以金為鸞鳥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反一為乾豆二為賓而銜銜鈴焉施於繩上動皆有聲以為舒疾之節也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禮一為充君之庖也飲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享進爵於前謂之獻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出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師古曰沈湎謂溺於酒食湎音彌善反妄興絲役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如淳曰孫輪不及木為變怪臣瓚曰梓柱更生是為曲矯矢不直也

木不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為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霧氣寒。師曰。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音粉。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師古曰。叔孫喬如。叔孫宣伯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謀喬如之謀。故見誅。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事。並在十六年冬。晉受喬如之饋。而止公是年。九月。文信喬如之饋。而執行父也。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隰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隰陵。師古曰。晉楚戰于隰陵。地屬常雨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

師古曰。釋書云。知人則慈。能官人。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慈。智也。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師古曰。謂遠四佞而放諸壘也。遠。離也。壘。古野字。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浸潤也。骨體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師由舊章。師古曰。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師古曰。適。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迺信道不篤。

或燻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師古曰。炎。災宗廟。燒宮館。雖與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章昭曰。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憤。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為御廩。夫人入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師古曰。一娶九女。正嫡一。時夫人有淫行。師古曰。謂曰。謂欲。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痛。與夫人俱會齊。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濶。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也。夫人譖桓公於齊。

侯師古曰齊侯之子齊侯殺桓公師古曰齊侯孝公公醉使公子彭劉歆以為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盛者也師古曰黍稷曰棄法度亡禮之應也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師古曰嚴凡漢書載諱姓為嚴者皆類此改劉向以為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為妻適庶數更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孫蔡姬皆無子而桓公好內多姬齊桓公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毒羅於齊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師古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因內寵以殺羣吏立無虧孝公為暹於九月乃得葬也是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為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予也李奇曰以為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師古曰釐讀曰穀梁以為愍宮宮也以諛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為釐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師古曰僖公之母謂成風母遂同夫人禮文四年經魯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賜是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師古曰愍公於僖董仲舒以為釐築於楚而齊廢之齊公使立以為夫人師古曰僖公初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時齊先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為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國皆災也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經曰成周洛陽也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伯毛伯周二大夫也召讖曰邠後皆類此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滅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以為宣宮不言諛恭也劉向以為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

如晉謀未反宜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也公孫歸父東門襄仲之子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故天災宜官明不用父去之而宣公葬成公即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逐東門氏歸父還復命於介遂出奔齊故天災宜官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師古曰赤文公太子也子赤而立宣公亡禮而親天災宜官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斧成居喪亡哀感心數與兵戰伐師古曰齊侯戰于案三年叔孫僑如師師圍棘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師古曰華弱華耦之孫也與樂魯少相弭長相僂又相謗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師古曰司城本司空避武城公之諱故改其官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師古曰恐火塗大屋泥塗之令火至不可焚陳奮菴春草館也讀與木同蓋所以與具綆衍師古曰綆汲索也缶備水器師古曰甕甕之屬也許氏說文畜水滌積土塗師古土也師古曰華居玉反具綆衍師古曰綆汲索也缶備水器師古曰甕甕之屬也許氏說文畜水滌積土塗師古行潦也畜讀曰畜蓋謂繕守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修守表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儲正徒師古曰儲儲也正降遇聚之也塗泥也繕守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修守表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儲正徒師古曰儲儲也正

之付孫。師古曰：契讀曰：俱音先列反字，或作高，其用同耳。代關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為伯姬如宋五年，宋恭公卒。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恭姬也。成九年歸于宋。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師古曰：痤，宋平公太子也。寺人嘉誘伊戾，謂太子云：應火不炎上之罰也。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師古曰：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滅爭辟焉。師古曰：鑄刑於鼎，故稱刑。器法設下爭故云爭辟。火而象之，不火何為？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又乘法律之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九年夏四月陳火。師古曰：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師古曰：夏徵舒，陳卿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通於靈公，靈公飲酒于夏氏，徵舒討而縣陳，事在宣公十一年。○劉歆曰：予按昭九年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為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師古曰：莊王初雖縣陳，納申叔時之誠，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師古曰：九年火時陳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之夏國。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竈。師古曰：神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師古曰：陳，舜後也。舜本出顓頊，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昂也。金

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師古曰：奇音居宜反。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師古曰：宋有虞苗衛皆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師古曰：衛康叔，文王之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師古曰：劉子單子，禮公旗也，皆周大夫也。猛，景王太子，單音善。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師古曰：尹氏，文公園也。召伯，莊公奭也。毛伯，毛子鼂，楚之用也。師古曰：姊妹之子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也。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曷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師古曰：雉門，公宮南門也。兩觀，謂闕也。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師古曰：謂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師古曰：齊人婦女樂，季桓子勳定公受之。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曷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想，厥妖火燒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爲桓季

氏之所出。董仲舒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師古曰亳社也。董仲舒劉向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曰在其社者欲使君帶思敬懼懼危亡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蓼災。劉向以為是時呂氏女為趙王后。嫉妒。將為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室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也。室作之室。劉向以為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為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以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為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采歷災。師古曰采歷闕之。解也。解具在文紀。劉向以為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采歷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主連城數十。文帝即位。賈誼等以為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為臨江王。師古曰景帝太子栗也。所生謂之栗太子。以罪徵詣中尉。自殺。丞相條侯周亞夫以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燦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執。師古曰執成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執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師古曰兩觀也。天子之制也。天

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鼻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師古曰。燔音煩。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見。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令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敵。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敵。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敵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師古曰。猥。積也。謂積敵也。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恣睢者衆。服虔曰。自恣意怒貌也。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敵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令之世。雖敵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遠。難也。謂離正道者也。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師古曰。仄。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鼻在外者。天災外。鼻在內者。天災內。燔其鼻當重。燔簡鼻當輕。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王。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至元朔六年。迺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詁。顯斷於外。不請。師古曰。顯與專同。不請者。不待奏報。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

災。先是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上。〇宋祁曰。鐵。鐵。疑作錢。此火為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釐為丞相。後月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師古曰。諸。環邪之縣也。公主所食曰邑。丞相公孫賀。太子僕敬聲。平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蠱。故謂之諸。邑。陽石。北海之縣。字亦作羊。

太子宮。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充。舉兵與丞相劉屈釐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師古曰。湖。縣名也。卽今閩鄉。明。年。屈釐復坐祝禮要斬。師古曰。禮。古。韻。妻。梟首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涿。郡。鐵。官。鑄。鐵。不。下。梁。〇。湖。城。二。縣。界。

錢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師古曰。譚。商。音。根。逢。時。凡。五。人。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年。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王章。訟商忠直。言鳳顛權。鳳誣章以大逆罪。下獄死。妻子徙合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為皇后。妹為昭儀。賊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儀皆伏辜。一曰。鐵飛。屬金不從。革。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以為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為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為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為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為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顯。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師古曰。通。詩。尚。書。有。明。愆。之。性。光。亡。周。公。之。德。乘。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將。為。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文廟

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既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劉向以爲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政，爲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黑馳逐走馬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迴五里。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降馳逐免官。孟康曰：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絳或作樊。晉灼曰：冠首曰烽，競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劉向以爲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爲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爲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尙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門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內臣親而貴者，必爲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車。成帝卽位，顯卒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初，宣帝爲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是時大將軍王鳳顯權，擅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也。其後蕭何。師古曰：蕭古。五將世權。遂以亡道。孟康曰：謂王五大司馬也。師古曰：謂鳳音商，根莽也。鴻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皇后廢。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皇后園南闕災。是時趙飛燕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皇后衛太子，妄遭巫蠱之醜，宣帝既立，追加尊號，於禮不正。又皇后起於微賤，與趙氏同應。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醜。王其六月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受誅。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宮東司馬門災。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應樂宮，成帝母王

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宮，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師古曰：謂昭平侯鳳、安陽侯舉、成都侯商相代為大司馬。宗居位，充塞朝廷。兩宮親屬將害國家。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皇弟曲陽侯根。代為大司馬秉政。後四年，根乞骸骨，薦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國焉。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帝禰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大臣孔光、師丹等執政，以為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氏誅滅。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齋師古曰：原廟重廟也。高皇帝廟在長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譏復道，故復起原廟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朝，委任王莽，將篡絕漢。墮高祖之廟。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故天象見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攝，因以篡國，後卒夷滅。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師古曰：臺，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若不放禹卑宮室，然矣。卑宮室而盡力於澆滄，謂亂於治水而所文王刑于寡妻。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邢法也。寡妻謂正居狹陋也。文王刑于寡妻，師古曰：御，治也。此美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妾及兄弟宗族，又廣以政教治家邦。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士得其性矣。若酒奢淫驕慢，則士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為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師古曰：二叔，謂莊叔、叔父，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師古曰：謂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秦也。郎，薛秦皆魯地也。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

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師古曰莊公三十二年薨，厥流二世師古曰謂子般，奢淫之患也。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

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師古

頌是發之詩也度也此美慶湯與師出征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詩也戰祭也鑿韜也

固持其鉞以誅有罪威力猛盛如火燎烈師古曰言以和氣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生也易兌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迺貪

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卦象曰說所犯難人忘其死故引之也說識曰悅師古曰潤說與

欲恣睢師古曰唯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師古曰涸說與

反春秋左氏傳曰涸陰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師古曰

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譖動於民師古曰謠痛怨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令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

讟並與莫信其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麗祁之宮師古曰麗祁地在

斯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師古曰叔向晉劉歆以為金石同類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

為主屬白祥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師古曰天水之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羊襄二百四

十里韋昭曰壑雞皆鳴師古曰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師古曰廣及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

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篋死梟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

黨與綿廣明年冬迺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殺陳留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蘇

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隳年迺伏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郡國吏民五千餘戶

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遠徙家。師古曰：初徙人陪昌石鳴與晉石言同。應師曠所謂民力彫盡。傳云。輕百姓者也。厲祚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壟。皆與城郭同占。城郭屬金。宮室屬土。外內之別云。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滅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滅。精神放

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師古曰：懷柔也。柔安也。謂招來。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

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

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顯事有知。誅罰絕理。厥

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遇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

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已也。張晏曰：謂釋有厥水寒殺

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衆。不則皆兩陰氣。

師古曰：函。數與合同。函。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宋祁曰：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

桓。後宋督弑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爲太宰。諸侯會將討之。齊陳鄭也。桓受宋賂而歸。師古曰：謂又皆宋。諸侯由

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曰：桓會宋公者五。與宋公燕入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燕人。故十

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弑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弑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師古曰：許田。魯朝

別廟。桓既篡位。遂以許田與鄭。廢祭祀之罰也。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兒齊襄

公淫，其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

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鄙之戰。師古曰：比年，顯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百姓愁怨，陰氣盛，故

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師古曰：夫也。戰敗獲于魯，復歸宋，又為大夫，與愍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耳。愍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顯曰：此處也。兩處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博，愍公絕其履而死，事在莊十二年。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曰：宗婦，同姓之婦也。大夫妻及宗婦，見夫人者，皆令執幣是踰禮也。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臣瓚曰：桷，椽也。韋昭曰：禮柱也。師古曰：莊公二十三年，簡宗廟之罰也。師古曰：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邑，妻之邑也。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禚，故云。比年也。亦見報復，兵讎連結。

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亦死。姜氏大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宣既歸，

位與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月，邾子纘且亦齊出也。師古曰：纘，且，齊人，苦哭魯人，謂之哀姜，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宣既歸，

邾交兵。師古曰：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既也。晉初，莒艾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明年復城郟以疆私家。師古曰：四年，城郟，郟，季仲孫蕞叔孫儒如顯會宋晉陰勝陽，孫儒如仲孫蕞孟獻子穀顯與專者，不稟命於公。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師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齊伐衛，遂伐，後又侵齊。師古曰：二十四年，國小兵弱，數敵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國，是以姑伏其南。師古曰：十

前漢書 卷三 志下 五行志一 一五

伐我南齊伐其北師古曰十六年齊莒伐其東師古曰十二年莒百姓騷動後又仍犯疆齊也師古曰十八年公
 鄒是也師古曰北鄒是也人伐我北鄒是也師古曰十二年莒百姓騷動後又仍犯疆齊也師古曰十八年公
 鄭伯同測齊二十三年救晉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高后二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
 南大水伊維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泗水流萬餘家師古
 漢水之上也音編善反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
 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為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見上帝
 師古曰事並歲餘懼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師古曰比類也高祖使劉
 見郊祀志單于闐氏冒頓死其子老上單于初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年
 立文帝復迎宗人女為單于闐氏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年
 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壇師古
 盡則毀故云迭毀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修通儒以為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成帝建始
 事在章玄成傳罷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修通儒以為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成帝建始
 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
 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凡六所

【考證】

五行志上禹治洪水賜維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臣召南按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言圖書二者皆出于伏
 羲之世故則之以畫八卦即尚書本文祇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云錫禹以洛書亦不云禹因洛書陳洪範也以洛書為洪範
 始于孔安國書傳而劉歆父子又言之後儒遂依其說

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恆久為災也。審音莫豆反。備酸並音穉。又音寇。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照，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師古曰：孽音魚。時則有雞既。

曰：既與。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章昭曰：若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時則有青眚青祥。李奇曰：內曰唯金診木。服虔曰：如淳曰：診音拂。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師古曰：天蟲豸之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孽。孽之反。義亦同。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師古曰：天蟲豸之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孽。孽之反。義亦同。

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獸，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病，病病貌。言竊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

氣相傷謂之診。診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

侯始昌遁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傳獨異。貌之

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古師曰：狂易謂狂而易其常性。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並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

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師古曰：剽，音匹妙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如淳曰：河

為魚孽之比。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既。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強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痼。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珍之衝

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春

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

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暑，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孟康曰：攸

不類則致妖，類則致福也。師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甌鼻痂說以爲於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古曰：攸所也，所好者德也。

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甌。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唯此一事實耳。甌與妖病，祥皆同類，不得獨異。史記師古曰：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

高，師古曰：單襄公，周卿士，單子朝也。晉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師古曰：魯景公之子也，名州蒲，單音善。

師古曰：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摩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

師古曰：謫，責也。無謫，謂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爽，師古曰：聽淫曰離其名。師古曰：夫目以處得，其義理無可咎實也。無謫，謂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爽，師古曰：聽淫曰離其名。師古曰：夫目以處

誼，足以踐德。師古曰：踐履也。口以庇信，師古曰：庇覆也。言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師古曰：苟喪既喪，則國從之。盡喪之，則國亦亡。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張晏曰：視遠一，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凡此屬皆貌不恭之咎。

云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比送之。楚大夫羅國名，在南郡枝江西。遠謂其馭曰：莫囂必敗。師古曰：官名也，字或作馭，其音同。舉止高，心不固矣。師古曰：邊見楚子以告，遠速也。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囂行遂無次，且不設備。

師古曰：無次，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囂殺。釐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不爲次列也。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囂殺。釐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師古曰：內史過，周大夫，晉惠

賜命，圭受玉，惰。師古曰：不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故禮之與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

幹也，故禮之與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

幹也，故禮之與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

幹也，故禮之與也。師古曰：無禮則國不立，故謂之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

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師古曰錡錡晉大夫駒伯也命也錡音孟獻子曰卻氏其亡虐師古曰孟獻子仲孫蔑也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師古曰無禮則身不安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

嗣聊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乘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卻氏亡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

伐秦成肅公受賑于社不敬服禮曰賑祭社之肉也蓋以蠶器故謂之賑師古曰劉康公成肅公皆周大夫也劉

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師古曰對子即康公是以前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師古曰之往也德養生者則定禮義亂威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

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應劭曰膳祭肉也師神之節也師

曰交神令成子情乘其命矣其不反虐五月成肅公卒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和師古曰定公名

夫卻也晉使卻擘如衛故定公享之苦成叔敖師古曰敖讀曰甯子曰苦成家其亡虐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

儀省既福也師古曰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傲匪倣萬福來求劉劭曰爵徒然而已飲酒和柔無失禮可

不傲計不倣也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傲謂傲幸也萬福音其多今夫子傲取既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

也謂飲酒者不傲幸不倣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能音蚪傲音工樂反也禮之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

以戈殺卻錡卻擘卻至而滅其家襄公七年衛孫父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師古曰文子衛大夫孫林父叔孫穆子

和師古曰穆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師古曰孫子亡

辭亦亡後容師古曰後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師古曰

謂衛成公出奔齊也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人于鄭師古曰景侯名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免

康師古曰音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赦師古曰日謂挂日始適晉之吾曰猶將更之師古曰今濕
受享而情適其心也師古曰言心君小國事大國師古曰言身爲小國而情教以爲己心將得死康君若不免必
由其子淫而不父師古曰通如是者必有子甌三十年爲世子般所殺師古曰般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
立公子裯師古曰謂襄公之子齊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師古
曰穆叔師古曰孫穉子也度不違禮度也若果立必爲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師古曰衽前曰衽音遊
廷音人禁反楚音王之子也時爲令尹文子從衛侯在楚故見之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師古曰謂
令尹圍之儀師古曰北宮文子衛大夫也名佗令尹圍即公子圍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它志師古曰謂
心言語視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則法也
致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師古曰遂以鞅君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師古
曰單子周大夫單視下言徐應劭曰視下視不登晉叔向曰單子其死康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朝有著定師古
成公也感衛地視下言徐帶言徐不聞於表著晉叔向曰單子其死康師古曰叔向晉大夫羊朝有著定師古
內列位有定處所謂表著會表師古曰會於野衣有衿帶有結師古曰禮領之交會也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
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師古曰道讀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令單
子爲王官伯師古曰伯長也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師古
曰春正曰蕡十二月單成公卒昭公三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師古曰不在正嫡之魯大
夫送葬者歸傳昭子師古曰昭子叔孫嬉昭子歎曰蔡其亡康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師古曰大

詩也。擊也。言在上者能率位不許既反。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臣下恃以安息也。解讀曰。擊音許。既反。今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翟泉。魏獻子也。事在定公元年。志不書者。蓋闕文。將以城成周。魏子洧政。師古曰。謂代天子大衛影儀曰。將建天子而另位。以令非誼也。師古曰。侯衛大夫。建天子。大事好誼。必有大咎。師古曰。奸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序。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師古曰。簡子亦晉卿。不倍。而田於大陸。陸焉而死。師古曰。高平曰陸。因放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俯。公受玉卑。其容俯也。玉謂朝者之贊。子贛觀焉。師古曰。子贛孔子弟。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序取之。朝祀喪戎。於是序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師古曰。不度。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師古曰。嘉事。嘉禮之事。謂朝。高仰。驕也。卑俯。替也。師古曰。替。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虛。師古曰。是年五月。定公葬哀公。庶徵之恆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也。劉歆以為大水。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師古曰。雨雪。大雨。雨水也。師古曰。下兩音同。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師古曰。坤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師古曰。兌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師古曰。毓。字與育同。核。亦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入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師古曰。公子翬。魯大夫。羽父也。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師古曰。反謂桓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

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之賊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雨水。自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餘日。左氏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師古曰。以伐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師古曰。偏衣。謂左右異色。其半象公。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師古曰。突。晉大夫也。行時。爲太子御戎也。徵。證也。章。故敬其事。則命以始。師古曰。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師古曰。用其衷。則明也。旗。表也。衣。所以明貴賤。佩。所以表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師古曰。用其衷。則佩之度。衷。則當佩之使。合法度也。子。與。喻。玉。而。義。組。綬。其。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師古曰。卒。盡也。闕。闕也。衣。以。龍。服。遠。其。躬。也。師古曰。龍。龍。色。出。謂。偏。衣。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師古曰。涼。薄也。危。色不能純。故曰薄也。冬。主殺。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師古曰。梁餘子。養。氣。金。行。在。西。是。謂。之。寒。玦。形。半。缺。故。云。離。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賑。於。社。有。常。服。矣。師。古。曰。梁。餘。子。養。服。則。車。弁。弗。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若。有。心。矣。應。劭。曰。奇。奇。怪。非。猶。決。去。不。反。意。也。師古曰。罕。夷。晉。大。夫。時。爲。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鷖。冠。曰。鷖。下。軍。廂。也。有。心。害。太。子。之。心。也。復。首。扶。目。反。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鷖。冠。曰。鷖。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章。昭。曰。鷖。今。鷖。鳥。也。師古曰。子。臧。鄭。文。公。子。也。鷖。大。鳥。即。鷖。鷖。所。云。聚。鷖。者。也。天。之。將。雨。鷖。則。知。之。鷖。鳥。自。有。鷖。名。而。此。師。冠。非。鷖。鳥。也。項。周。曰。知。天。文。者。鷖。鷖。冠。蓋。以。鷖。鳥。知。天。時。故。也。禮。圖。謂。之。鷖。氏。冠。鷖。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師古曰。鷖。已。得。鷖。出。奔。宋。劉。向。以。爲。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爲。子。臧。之。身。亦。晉。季。又。音。術。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師古曰。鷖。已。得。鷖。出。奔。宋。劉。向。以。爲。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爲。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師古曰。晉。文。公。之。難。而。出。奔。欲。之。楚。過。鄭。鄭。不。禮。鄭。又。犯。天。子。命。而。伐。滑。師古曰。僖。二。十。四。年。鄭。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知。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師古曰。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伏。之。狐。昭。帝。鄭。請。滑。鄭。伯。不。聽。而。執。二。子。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師古曰。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伏。之。狐。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應。劭。曰。今。法。冠。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冠。本。齊。冠。也。謂。者。服。之。師。古。曰。仄。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音。形。側。立。而。下。注。也。蔡。邕。云。高。九。寸。綴。

為卷，非法冠及高，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師古曰：言有疾不悅，豫也。
 山也。卷音去權反。弋獵馳騁如故，與騎奴幸人游居娛戲，驕嫚不敬。師古曰：驕，驕御也。幸人，主。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嘗自至尊墜至賤也。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為嗣，即位狂悖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為庶人，賀為王時，又見大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師古曰：方山冠以五采，此服妖，亦犬齶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盡冠狗也。師古曰：書王左右侍側之人，不識禮義者，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既廢數年，宣帝封之為列侯，復有彘，死不得置後。又犬齶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也。如淳曰：辟，君。適，適子也。妾子拜，適子故也。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成帝鴻嘉永始之間，好為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幘，師古曰：袒，幘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蘇林曰：茵，車上。轡也。御者錯亂，更在茵上坐也。師或皆騎，出入市里郊壑，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師古曰：損卦。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乘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師古曰：稱，張放家人是為卑字。崇聚粟，輕無諂之人，以為私客。師古曰：粟音匹。妙。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師古曰：晨，引也。鳥集，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午，合。亂服共坐，溷肴亡別。師古曰：溷，音胡。困反。閱勉，逐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閱，勉，猶風勉。言不。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

夢得土田，爲失國祥。師古曰：僖五年晉滅虢，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左氏傳曰：周景王時，大夫賈起見，雄雞自斷其尾。師古曰：賈，即賈孟也。劉向以爲近雞，師古曰：子龜，田子也。是時王有愛子子龜，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師古曰：子龜，田子也。北山，將因兵衆殺適子之。師古曰：適，讀曰嫡。嫡子，王子孫及後也。未及而崩，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師古曰：三子，謂子龜、子孫及子孫弟也。昭二十二年，子孫奔楚而敗。師古曰：昭二十六年，邵伯益逐王子龜，京房易傳曰：也。劉子孫攻賓起之車，並在昭二十二年。子孫奔楚而敗，子龜奔楚，定公五年，王入殺之子孫。師古曰：百官也。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轎中，雌雞化爲雄。孟康曰：輅，輅名也。師古曰：百官也。京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其尾，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轎中，雌雞化爲雄。孟康曰：輅，輅名也。師古曰：百官也。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師古曰：將，謂率領其羣也。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師古曰：初向伏子，後乃稍稱。河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爲已知時，恐當之，劉向以爲房失雞占，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正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壘，誓師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惟婦言用。師古曰：周書牧誓之辭，晨，謂晨時鳴也。索，盡也。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永光雞變，迺國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爲太子，妃王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爲元帝，王妃將爲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爲雄，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賁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爲婕妤，三月，癸卯，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爲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爲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爲太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其占即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薨，子鳳嗣侯，爲侍中衛尉，元帝崩，

皇太子立。是為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后弟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與。不。王氏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威。師古曰視顯君害上。師古曰顯與專。危國者從此

人始也。其後羣弟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即位五年。王太后適崩。此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師古曰易之明夷卦曰明入地中。明夷傷也。離下坤上巽。日在位。人懼惑於衆。在職位也。厥妖

雞牛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顛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故房以為已亦在占中矣。成公七年正月。驪鼠

食郊牛角。師古曰驪。小鼠也。即今所謂甘鼠者。音奚。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為近青祥。亦牛騮也。不敬而備霧之所致也。昔周公制

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顛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

亡之誠。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騮。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騮鼠。

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騮鼠。又食其角。天重誥

之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成公怠慢梓亂。遂君臣更執于晉。師古曰更。互也。十年。公如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云

如之。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僞如之。謂執季孫行父。舍。十一月。乃得歸。故云君臣更執也。更音工。衛反。至于襄公。晉為滇梁之會。師古曰滇。梁。音平。公會

之。于若丘。十二月。乃得歸。故云君臣更執也。更音工。衛反。至于襄公。晉為滇梁之會。師古曰滇。梁。音平。公會

南至溫。入河。漢。音工。覓反。天下大夫皆奔君政。師古曰奔。梁。之會。諸侯皆在。而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其後三家

逐昭公。卒死于外。師古曰已。釋于上。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騮鼠食郊牛。皆養性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

妖騮鼠齧郊牛角。定公十五年正月。騮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暴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

谷之會。齊人俶歸鄆。謹龜陰之田。師古曰夾。谷。齊地也。一名祝。其定公十年。公與齊侯會于夾谷。齊侯欲使萊人

以兵劫公。孔子以公退。命士衆兵之齊侯。乃止。又欲以盟。要公。孔子不欲使萊人

既。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痲。金色白。故有白皆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沱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於天文。西方參爲虎星。故爲毛蟲。史記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欒郤至齊國佐語。師古曰。單襄公解已在郤伯也。郤欒。皆魯成公。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二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師古。作也。腊。久也。音位高者。必速顯也。味厚者爲毒久。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師古曰。伯駒伯也。叔。苦成以也。季。溫。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蘇林曰。招舉也。師古曰。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虐。師古曰。言無善。盡言猶極言也。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齊殺國佐。凡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師古曰。穆侯。穆侯之孫也。條。晉地也。蓋以敵其弟以千晦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古曰。太子之弟。即桓叔也。晦。古敵字。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古曰。師。夫名以制誼。誼以出禮。師古曰。先制義。然後立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師古曰。政以禮。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師古曰。反也。亂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師古曰。本自古。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康。師古曰。反也。仇嗣立。是爲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師古曰。昭侯。國亂身危。不能自安。故封成師。後晉人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復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國。師古曰。武始并晉國。故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師古曰。曼滿。夫也。廖。音聊。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張晏曰。離下震上豐上。六變。弗過之矣。師古曰。言無道德而大音聊。

也。問一歲鄭人殺之。師古曰：問一歲，徒、華定知伯晉大夫荀諝也。汝齊晉大夫司馬侯也。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徒皆亡家之主也。」師古曰：專自專則也。汝齊晉大夫司馬侯也。

速及侈將以其力敵，專則人實敵之。將及矣。九月，高出子奔，燕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師古曰：穆叔，即叔孫穆子也。孟孝伯，晉大夫仲孫羯也。趙孟，晉卿也。其語偷不似民主。師古曰：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師古曰：諄諄，重頓。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虜。師古曰：韓子，韓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師古曰：季孫謂季武子也。名宿，言韓起有時也。幾音居豈反。

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師古曰：周周敬王也。劉定公，周卿也。食邑於大庇民乎。冠也。言今服冠於洛，因見河洛而美禹功，故言之也。弁冕，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師古曰：儕，等也。言且得食而已，苟免。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歟。師古曰：諺，俗所傳言也。八十曰耄，亂也。言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乘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師古曰：言其自比賤隸而無恤下。趙孟不復年矣。師古曰：謂其卽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師古曰：后

趙孟問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虜。」對曰：「何為？」師古曰：艾，讀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師古曰：言在天地之間，多欲。不數世淫，弗能敵也。趙孟曰：天虜。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當幾時也。對曰：鍼聞國無道，軸助相與共成立之。師古曰：賢在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為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而年穀和執，天贊之也，鮮不五稔。」師古曰：賢在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為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鮮不五稔。」師古曰：賢在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為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鮮不五稔。」師古曰：賢在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為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鮮不五稔。」師古曰：賢在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為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鮮不五稔。」師古曰：賢在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為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鮮不五稔。」師古曰：賢在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為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鮮不五稔。」師古曰：賢在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為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鮮不五稔。」師古曰：賢在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為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鮮不五稔。」師古曰：賢在助之也。鮮少也。稔，孰也。穀，為反。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

待五。師古曰：蔭謂日之蔭影也。趙孟自以年暮，朝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師古曰：蔭，宋衛陳蔡鄭會于曰：玩，愛也。愒，食也。與，幾何？冬，趙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會盟。師古曰：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為言不能久也。愒，音口蓋反。冬，趙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會盟。師古曰：圍，楚恭王之子也。時為說服離衛。執戈在前也。師古曰：離，列人君之侍衛也。二人魯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師古曰：穆，子叔孫也。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師古曰：伯州犂，楚太宰也。言受楚王命，攻穆伯有，今又背盟，欲復作亂也。師古曰：行人，官字也。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應劭曰：子皙，攻穆伯有，今又背盟，欲復作亂也。師古曰：行人，官無憂也。尹子羽曰：假而不反，子其無憂康。師古曰：言令尹將圖為君，齊國子曰：吾代二子閔矣。應劭曰：閔，憂也。二羽也。師古曰：閔，子齊大夫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也。圍，大夫孫黑也。背誕者，背命放誕，欲為亂也。子且曰：吾聞以是年，塞位而不能令終。州犂亦為圖，所謂殺故言可圖，應說非也。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應劭曰：言聞告人曰：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師古曰：弗及而憂，謂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師古曰：物類也。察其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師古曰：籍談，晉大夫也。穆，既除喪而燕。師古曰：燕，與宴同。王曰：諸侯皆有以填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師古曰：填撫，王室謂獻，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故能薦彝器。師古曰：明器，明德之器也。晉居深山，戎翟之與鄰，拜戒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其忘諸乎。師古曰：叔，籍談字也。一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其反亡分乎。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昔而高祖司晉之典籍。師古曰：以爲大正，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師古曰：籍

談歸以語叔嚮。叔嚮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師古曰：言志之於此事，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子古曰：為太子三年，妻死三年，乃娶。於其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禮也。師古曰：遂猶竟也。王雖弗遂，燕樂已早。師古曰：天子除喪，當在卒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師古謂常法也，既不遂服，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師古曰：考，成也。忘經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誅之，又即宴樂，是失二禮。言以考典，典以志經，也。志，記也。考，成也。忘經而多言舉典，將安用之？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誅之

曰：晏天不弔，不愆遺一老，俾屏予一人。應劭曰：猶且辭也。言晏天不善於魯，不且遺予贖曰：君其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師古曰：夫子謂孔子。失志為昏，失所為怨。生弗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師古曰：天子自稱曰予。一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邾。師古曰：孫，遂死干越。師古曰：已，庶徵之。恆陽劉

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零祀，謂之大零，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孟康曰：欲得賢徒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革其旱不生，上下皆蔽。此意，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昭曰：謂怨曠也。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鸞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師古曰：緣，歷也。言歷來處而求妃妾也。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

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師古曰：緣，歷也。言歷來處而求妃妾也。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向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師古曰：謂此年楚執宋公以伐宋冬使直申來獻捷十二月盟于薄釋宋公也。外倚彊楚，

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師古曰：南門，本名禮門，更改。諸零旱不雨，略皆同說。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師古曰：萊國，即襄公五年，秋，大零，先是宋魚石奔楚。師古曰：奔古奔字也。事在成十五年。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示。師古曰：事在成十八年。鄭畔于中國，而附楚。師古曰：自鄆陵戰後，鄭遂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師古曰：謂襄元年，使仲孫蔑會晉欒

欒，師古曰：欒，黃縣也。襄公五年，秋，大零，先是宋魚石奔楚。師古曰：奔古奔字也。事在成十五年。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示。師古曰：事在成十八年。鄭畔于中國，而附楚。師古曰：自鄆陵戰後，鄭遂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師古曰：謂襄元年，使仲孫蔑會晉欒

華元衛家殖曹人莒城鄭虎牢以禦楚師古曰事在二年虎牢本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師古曰公子發入鄭人滕人薛人圍彭城師古曰使仲孫蔑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杭陽助衆之應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年子國也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師古曰善道吳地也仲孫蔑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杭陽助衆之應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年季氏盛師古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魯本立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則三卿聽帥二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晉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師古曰比年類年也齊侯使來聘慶封荀吳晉大夫卽荀偃之子也二十六年夏鄭子來朝襄有杭陽自大之應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昭公卽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衰杭陽失衆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亦夷以二邑來犇師古曰事在五年卒夷莒大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師古曰叔弓晉師公乃得去故傳云成禮大國以爲授好也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杭陽助衆之應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師古曰事在昭十一年歸氏胡國之女歸性卽齊也看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師古曰翼邾邑也經者道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師古曰謂徐鉏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也婁音丑略反是春迺歸之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師古曰后氏邾昭伯也季氏季平子也季郈之雞鬪季氏芥其雞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其譖平子師古曰謂平子庶叔父公鳥之妻季郈與雍人禮通而譖季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伯莊公之玄孫也一名龜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奔齊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師古曰事並在六年中城魯之邑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

年而三築臺師古曰是年春築臺于那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築臺于那皆魯地奢侈不恤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

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師古曰慶父桓公之子莊公弟也二君謂子般及閔公○宋祁曰朱子云者字宜去國人攻之夫

人遜于邾慶父葬莒釐公即位南敗邾師古曰謂元年公敗邾師于偃東敗莒獲其大夫師古曰謂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祭也有杭陽之應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使叔服會葬師古曰叔服周之內也毛伯賜命師古曰天子使之也毛伯周之卿士毛獨伯又會晉侯于戚師古曰謂大夫公孫敖會之公子遂如齊納幣師古曰納玄

爵也賜命者陽以命圭為瑞信也師古曰謂公孫敖會宋公味侯鄭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師古曰沛濟蓋公主大夫始

顯事師古曰謂季孫行父也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師古曰謂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

楚使越椒來聘師古曰越椒楚大夫名也事亦在九年秦人歸櫬師古曰謂九年秦人來歸僖公及成風之櫬也凡問喪有杭陽之

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師古曰十一年曹伯來朝邾伯來葬師古曰事在

伯魯秦伯使遂來聘師古曰事在十二年遂秦大季孫行父城諸及郕師古曰事在十一年諸縣也二年之間五

國趨之內城二邑杭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皆孰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顯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

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

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

歲夏匈奴右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詣高奴師古曰即擊右賢王走出塞其秋濟北

王與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誅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師古曰武是歲二月復發材官

是歲二月復發材官

屯隴西。後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師古曰：謂以中大夫令兔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又三將軍屯京師。魏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景帝中三年秋大旱。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六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衛青將六將軍兵也。六將軍者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人為將軍，出右北平。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將軍征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師古曰：適二年夏三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因扞將軍出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敗，昭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暴師連年。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衆二十萬征匈奴。師古曰：本始三年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神爵元年秋大旱。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威擊匈奴。是為二十萬衆也。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西羌，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左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鈞服振振，取虢之旂。師古曰：徒歌曰：請鈞服黑衣，振振次服之。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轟。師古曰：賁音奔，是時虢為小國，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師古曰：亢衡於晉，有炕陽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虜。師古曰：卜偃晉偃，以童謠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薛周，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遇在其兄。是時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師古曰：謂里克丕等。國人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

幾亡社稷。師古曰：謂子般聞公前後，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麀。又曰：震遂泥。李奇曰：從三至

五有坎象，坎為水，四為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者，泥溺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厥咎國多麀，昭帝時昌邑王或以為溺於淫女，故其妖多糜糜迷也。師古曰：此易震卦九四爻辭也。泥音乃計反。厥咎國多麀，昭帝時昌邑王

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

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左氏傳：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宋國人逐狗，師古曰：逐，在狗

入於華臣氏。師古曰：華臣，華元之子也。國人從之，臣懼遂奔陳。先是，臣兄闕為宋卿，師古曰：闕，卒，臣使賊殺闕家，宰遂就其妻

未平公聞之曰：臣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欲逐之。左師向戌曰：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師古曰：向戌，宋

國公曾孫也。蓋，謂覆掩其事也。公迺止。華臣抗暴失義，內不自安，故大禍至以葬亡也。高后八年三月，祓廟上，師古曰：祓，除也。還

過積道，見物如倉狗，檝高后掖。師古曰：檝，音戩，拘音居，反。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

鳩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摧其眼，以為人瘡。師古曰：推謂擊去其糞也。摧音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

門外有狗生角。師古曰：雍城，門者，齊門名也。春秋左氏傳：平陽之役，趙先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

庶子七人皆為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闕、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兄弟並彊，有炘陽心，故犬禍見也。犬守

御角，兵象，在前而上鄉者也。師古曰：下鄉，讀曰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諸侯不寤，

後六年，吳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猶與城守。師古曰：與，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

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

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是時

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乘之占。如淳曰：犬吠守以兵，外附它類失乘也。豕，北方匈奴之

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成帝河平元年，長

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師古曰：二人有如一室。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

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鴻嘉中，狗與豕交，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鼫以成

周之寶圭滿于河。師古曰：以祭河也。爾雅曰：祭川幾以獲神助。讀曰：幾。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侵取將賈之。

則為石。師古曰：陰不侵取將賈之。是時王子鼫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師古曰：鄉，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

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為石，貴將為賤也。後二年，子鼫葬楚而死。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

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師古曰：於道上。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鑄池君。曰：武

王居鑄池，鑄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鑄池。師古曰：鑄池在昆明池北。此直江神。昔鑄池之神云始皇將死耳。無鑄于武王也。張說失交。因言今年祖龍

死，人君棄謂始皇也。龍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涉壁也。與周子鼫同應。是歲石隕于東郡，民或

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炕陽鎖虐，號令不從，孤陽獨治，羣陰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陰類也。陰持高

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孝昭

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

為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眭孟以為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為天

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師古曰：復卦之辭也。自上下者為崩，崩應泰山之石，顛而下。師古曰：聖

今易崩字作朋字。

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土爲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天漢元年。三月。天
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鷺。師古曰。凡言鷺者。毛之強曲者也。者力之反。京房易傳曰。前樂後髮。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
雨毛。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孟康曰。威烈。一王之諡也。六國時也。師古曰。卽威王之高祖也。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
號令不從。以尚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襄晉君。而分其地。
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秦。晉灼曰。威王奔秦。其後其邑此爲致德祚也。其後
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殄金。失衆甚。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牡。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箭者。師古曰。牡。所以以下閉者也。京房易傳曰。饑而不損。
亦以饑爲之。非出箭也。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韋昭曰。函谷關。邊小門也。師古曰。非行人出入所由。蓋關司曹府所在之門也。京房易傳曰。饑而不損。
茲謂秦厥災水。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辭爲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李奇曰。易妖變傳辭。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
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考證】

五行志中之上僭恒陽若注。應劭曰。僭差僭。○監本訛濟差。今改正。

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云云。○臣召南按。班書十志。半取衷于劉歆。惟五行志時糾劉歆之失。

史記成公十六年云云。注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臣召南按。單襄公見晉厲公一段。史記晉世家不載。此國語文也。國語本于各國之史記。故以史記稱之。師古以司馬遷所撰爲解。非也。下文尙有數處稱史記。皆國語文。

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左傳禮義二字。在動作之下。

能者養之以福注師古曰之往也云云〇臣召南按之字訓往與下句取字相對今俗本左傳作能者養之以福非是師古注與杜注孔疏合是古本不訛也監本從俗本左傳亦作能者養之以福今從宋本改正

三大夫兆愛矣〇三監本訛二今改正

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注師古曰武都之縣〇臣召南按注非也廣昌縣屬代郡地理志莒明至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始置文帝時豈容有其地乎

五將軍衆二十萬注度遂將軍范明友〇度監本訛渡今改正

赤色象漢家〇監本訛漢家象從宋本移正

五行志(三)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慈厥咎舒厥罰恆與師古曰與讀曰與腫也厥極疾章昭曰以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師古曰羸蠃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羸蟲也音耶果反時則有羊羸音於六反其下並同時則有目羸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言上慈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仄者有堪爲癩大夫者皆不知之也仄古側字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師古曰習狎也近狎者則長益也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與也與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師古曰繇言誅由於臣下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胥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乘之明者也師古曰訓失所執之權也與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蝮墮之

類師古曰蟻食苗心蟻音徒得反當死不死未嘗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以為屬思心不磨於易剛而包柔為離師古曰兩陽居外一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蹏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蹏一曰暑歲羊多瘦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病火色赤故有赤眚亦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李奇曰於六極之中為疾者逆火氣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蹏說以為於天文南方驟為鳥星故為羽蟲蹏亦從羽故為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恆與劉向以為春秋亡冰也小奧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與雨等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與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奧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嘗寒而與六日也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以為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師古曰三戰者謂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郟十

前漢書卷三志下五行志三

四一

戊太甲孫也。堯殿所部也。桑穀二木合而共生。穀音穀。傳曰：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師古曰：兩手合爲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喪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諫曰諫。一說：涼，陰謂戊卒。子仲丁立，卒弟河壺甲立，卒子祖乙立，卒子盤庚立，卒小乙之子武丁立，是爲高宗。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葬而止。云桑穀，卽高宗時出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也。或者穀生差謬，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猶喪也，穀猶生也，殺生之秉，失而在下，近草妖也。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師古曰：虛，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古南書：高宗彤日之序也。祖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祖已，殷賢臣，假，大也。言先代也。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爲羽蟲之孽，易有鼎卦，師古曰：鼎，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師古曰：鼎非舉耳，不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師古曰：武丁，夢得賢相，乃以所夢之象使求之。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師古曰：鬼方，絕遠之地。一曰：故曰：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一說御，治也。一曰：金沴木，曰木不曲直。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顯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顯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臭氣不滅，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

而實，易相室。應劭曰：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冬實者，變置丞相與宮室也。但華則變大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

欬以爲庶，微皆以蟲爲孽，心必羸蟲孽也。李梅實，尉草妖。惠帝五年十月，桃李華，棗實。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

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睦孟以爲木陰

類。下民象，常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

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爲宣帝。帝本名病已，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

師古曰：大過九二爻辭也。稊，楊秀之始生者，音徒奚反。枯木復生，人君亡子。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莫門梓柱卒，生

枝葉上出屋。孟康曰：王伯莽之祖也。師古曰：莽高祖。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說之

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嘗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爲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常有賢

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涪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後漢曰：民可三

日私社，臣贊曰：舊制二十五家爲一社，而民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是私社。師古曰：贊說是。山陽蒙茅鄉，社有大槐樹。師古曰：蒙縣名也。屬山陽郡。月九月立社，號

其夜樹復立其故處，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師古曰：樗，音丑，餘反。純音丑，倫反。樗樹似

具，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稍長大，凡長六

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師古曰：僵，僵也。圍丈六尺，長十

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師古曰：卒，諫曰猝。京房易傳曰：乘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師古曰：

也。妃后有顛，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師古曰：顛，謂專寵。天辟惡之，如淳曰：天辟，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繆結，大

如彈丸。師古曰：樓繞也。樓音居，則反。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鸚鵡來巢，劉歆以為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為有蜚有

蠶，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雉也。師古曰：此蠶謂蠶也，其為蟲與。蠶短弧，即今所謂水弩也。雉，鸚鵡言來者氣所

致，所謂祥也。鸚鵡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師古曰：今之鸚鵡，中國皆有，依周官而言，但不

此云夷狄禽，未喻其意，又此鳥本亦巢居，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鸚鵡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

皆穴處也。奮巢者著其居止字，乳不即去也。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

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

舉兵圍季氏，為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

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師古曰：戊，楚元王之孫也。刑辱申公與吳王

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

而走，至於丹徒，為越人所斬，墮死於水之效也。○劉奉世曰：死於丹徒者，吳王濞耳。向說誤。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鬪於國。

昭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鸛鬪，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且謀為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

骨肉藩臣，以驕怨而謀逆，俱有烏鸛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烏鸛鬪於宮中，而黑者死，楚

以萬數鬪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水色者死，楚抗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衆

烏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專征劫殺，厥妖烏鸛鬪。昭帝時，有鸛鵲，或曰禿鶩。師古曰：鸛鵲，即汗

下胡大如，數升，好入澤中，挈水食魚，因名。禿鶩，亦水鳥也。鸛音大，鵲反，鵲音胡，鶩音秋。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劉向以為水鳥色青，青祥也。時王

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師古曰：謂多治仄，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

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于國中。師古曰：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戴焚其巢。

師古曰：戴，音緣。男子孫通等，閉山中羣鳥戴鵲聲，往視見巢燕，燕墮池中。師古曰：燕有三戴，戴鵲死，師古曰：鳥子新生也。音緣。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戴色黑，近黑祥，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

師古曰：戴，音緣。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戴色黑，近黑祥，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

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其後趙蜚燕得幸，立為皇后，弟為昭儀，姊妹專寵。聞後宮許美人曹倬能生皇子也。師古曰：曹倬，傳能宮人姓名也。昭儀大怒，令上奪取而殺之，皆并殺其母。成帝崩，昭儀自殺，事乃發覺。趙后坐誅，此焚巢

殺子，後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鴻嘉二

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雉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

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師古曰：以經術待詔

流俗書本籠上，籠加孫字非也。謹告人君，甚微而老，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謂季冬之經，載高宗雉雉之異。

師古曰：已，呼維。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師古曰：睢睢，仰

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師古曰：宿音先

反，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雷閔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頽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師古曰：音

故詔為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師古曰：鸞，詔字也。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

變異者。

臣音復諷而足也師古曰足益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

臣音當先受誅帝有以自解哉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決行流聞師古曰言帝行多騷海內

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師古曰見顯示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夫尙不能感動陛下

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向何皇太后之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如

曰老母音之老母也當隨已受誅也又謂已言深切觸人主積患而死必行之誅不能復賴太后也師古曰如

說非也此言總屬於成帝耳不然者謂不如所諫而自修改也老母帝之母卽太后也言帝不自修改國家危亡

太后不知處所高祖天下無所付屬也屬音之欲反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尙可銷也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

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師古曰哺音蒲與反食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

其類子不嗣世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也師古曰缶益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土

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

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師古曰寶

氏之寶大弓謂封父之繁弱皆魯始封之分器所受於周也定八年陽虎作亂不奔竊之而入讓陽關以叛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亦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

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師古曰平公宋共公之子也名成共諱曰恭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譏太子

蹇而殺之師古曰事在襄二十六年蹇音才戈反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師古曰事在華弱奔魯在襄六年華臣奔陳在十七年

華合比奔衛師古曰事在昭六年據今春秋合比奔在劉向以爲時則火災赤眚之明應也京房易傳曰尊卑不

別厥妖女生赤毛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劉向以爲赤眚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輿之罰也是時政舒

綏諸呂用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師古曰：三皇子，謂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趙恭王卬，皆高帝子也。建立非嗣，謂立後宮美人子為嗣。及不當立之王，謂呂氏也。王陵、趙堯、周昌。師古曰：堯，帝六年，王陵為右丞相，堯帝崩，呂后欲廢陸，遷呂太傅，實奪之相權。高祖以三子也。王陵為御史大夫，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策，乃掘堯罪，周昌為趙相，趙王見朝，見三歲而薨。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僇。天雨血。師古曰：僇，古戮字。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誅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徙遠方，與諸呂同象，誅死者少，雨血亦少。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為孽。服虔曰：多雨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病。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孽也。庶徵之恆寒。劉向以為春秋無其應。周之末世，舒綏微弱，政在臣下，與援而已。故籍秦以為驗。師古曰：籍，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及嫪毐。師古曰：嫪，或音居，蚘反。嫪姓也。嫪名也。許慎假借也。嫪，秦始皇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及嫪毐。說以為嫪毐士之無行者，嫪音耶，到反。毒音烏，改反。與今九記，漢書本文不同。且嫪，封毒為長信侯，以太原郡為毒國，宮室苑囿自恣，政事斷焉。故天冬雷，以樂之。姓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

見陽不禁閉，以涉危，舒與迫近之變也。始皇既冠，毒懼誅作亂，始誅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遷四千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間，緩急如此，寒與輒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常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常雨，屬貌不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過深，當興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菽，師古曰：菽道人始去，茲謂傷，服虔曰：有去，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蠱，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以雪，劉向以爲時夫人有淫齊之行，而桓有妬媚之心，師古曰：媚謂夫人將殺，其象見也，師古曰：謂桓殺桓公，桓不覺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舒以爲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劉向以爲先是釐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公羊經曰：大雨雹，董仲舒以爲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爲夫人，不敢進羣妾，師古曰：已解于上，故專壹之象，見諸雹，皆爲有所漸脅也，孟康曰：謂行專壹之政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於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師古曰：魯與吳俱姬也，周禮同姓不爲婚，故諱不稱吳姬，而云孟子也，取諱曰娶，君行於上，臣非於下，又三家已彊，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師古曰：傅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師古曰：季孫宿，季武子也，宿季武子也，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歲，淮南王長謀反，發覺，遷，師古曰：遷於於雍，故曰道死，京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爲亂，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是歲淮南衡山王謀反，發覺，皆自殺，使者行郡國，治黨與，坐死者數萬人，元鼎二年三月，雪平地厚五尺，是歲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丞相嚴青翟坐與

三長史謀陷湯。師古曰：謂朱買臣為丞相長史也。青翟自殺。三長史皆棄市。元鼎三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關東十餘郡人相食。是歲民不占繒錢。有告者以半畀之。師古曰：言政急刻也。占音之賧反。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

是歲魏郡太守京房為石顯所告。坐與妻父淮陽王舅張博。博弟光勸視淮陽王以不義。師古曰：視。博要斬。京房

棄市。御史大夫鄭弘坐免為庶人。成帝即位。顯伏辜。淮陽王上書冤博。辭語增加。師古曰：言博本為石顯所冤。增加其語。故陷罪。家屬徙

者復得還。建昭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對曰。皇后桑蠶以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師古曰：共。正以是日疾風

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以章不鄉。師古曰：言不當宜齊戒。辟寢。以深自責。齋辟。讀曰避。請皇后就宮。兩閉

門戶。毋得擅上。師古曰：兩與隔同。擅上。謂輒至御所也。上音時。掌反。一。且令衆妾人人更進以時博施。皇天說喜。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說讀曰悅。庶幾可以得賢明之嗣。即不行臣言。災異愈甚。天變成形。臣雖欲復捐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捐棄其身不顧慮。極陳計策。闕說天子亦無所及。其後許后坐祝詛廢。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十六年許皇后自殺。定公元年十月

隕霜殺菽。師古曰：菽大豆。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也。於卦為觀。下巽上也。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

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師古曰：視。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

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師古曰：謂襄仲專權。殺嫡立庶。公室遂弱。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菽重殺。師古曰：菽重不比。於殺草也。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菽草之彊者。天戒

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將軍三十萬衆。伏

馬邑下。師古曰：謂御史大夫淳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自是

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欲襲單于。單于覺之而去。自是

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厚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迺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元帝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天下大飢，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專權，與春秋定公時，隕霜同應。成帝即位，顯坐作威福誅，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師古曰：霰，兩雪雜下音先見反。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孟康曰：投湯器中以沈寒泉。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師古曰：公子遂者，東門襄仲也。赤，文公太子，卽末年。至文公卒，凡二十三年。今言二年誤也。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也。師古曰：愆，過也。過陽，冬溫也。伏陰，夏寒也。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後季氏卒逐昭公。元封三年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陽雨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二十人。蜚鳥皆死。其十月，大司馬霍禹宗族謀反，誅霍皇后廢。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國雨雹，大如斧，蜚鳥死。左傳曰：釐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爲近鼓妖也。喪凶事，聲如牛，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是時秦穆公遣兵襲鄭，而不假道遠晉。大夫先軫謂襄公曰：秦師過不假塗，請擊之。師古曰：先，途要輪。隕，師古曰：卽今之二崑山也。以敗秦師，匹馬歸輪，無反者。服虔曰：觸音奇，偶之奇師古曰：觸，操之急矣。軫，卽原軫之也。

師古曰操持也謂晉不惟舊而聽虐謀結怨疆國四被秦寇禍流數世凶惡之效也師古曰密者謂晉襄之父文公本為秦所納而得國是儲

執持所必獲也四被秦寇謂魯文二年秦孟明視師伐晉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哀帝建平

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師古曰延入而登

也師古曰大夫初拜殿中郎吏陞者皆聞焉師古曰陞者謂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

也師古曰陞者謂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聽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聞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

月日加辰已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

也師古曰期年十二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師古

居力反八月博玄坐為姦謀博自殺玄滅死論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母故自勸若有晉史記秦二世

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

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是

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師古曰本使長安君擊趙至屯留而詳反作亂

也屯音純洮音土高反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

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京房易傳曰乘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武帝元鼎五年

秋蛙與蝦蟇羣鬪師古曰蛙音胡蜀是歲四將軍乘十萬征南越師古曰謂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連水樓

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田開九郡師古曰謂得越地以為南海若梧鬱林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

以下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師古曰平度東萊之縣長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疎師古曰數桓公五年秋蠡師古曰蠡即旱蠡即今之庸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蠡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反邑師古曰二國宋鄭也宋以鄆鼎賈城祝丘也諸蠡略皆從董仲舒說云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蠻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師古曰蠡音煩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膏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爲蠡臭惡師古曰蠡者中國所有非南越之蠡未詳向所說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尙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師古曰二嗣謂子般及閔公也卒皆被辜師古曰謂二叔哀姜皆不得其死也已解于上董仲舒指略同釐公十五年八月蠡劉向以爲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師古曰德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是歲復以兵車爲杜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于鹹緣陵地十四年而與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也徐師古曰十五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杜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公孫敖孟穆伯也諸侯之大夫即所與會諸侯也時楚伐徐故救之兵比三年在外師古曰比文公三年秋雨蠡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師古曰謂僖二十五年經書宋有暴虐賦斂之應宋昭公曰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師古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昭公也丙大夫專恣殺生不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故蠡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蠡爲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蠡時公伐鄆取須胸城鄆師古曰須胸鄆邑也事並宣公六年八月蠡劉向以爲先是時宣伐莒向師古曰事在四年後比再如齊謀伐萊師古曰齊七年公會齊侯伐萊是也秋蠡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師古曰事在十一年歸父

家父諱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襄與師救陳師古曰謂五年楚伐陳曰賈賈太子滕子鄭子小邾子皆來朝師古曰六年滕子來朝夏城費師古曰亦七年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伯救陳也時哀用田賦師古曰言重斂也解在刑法志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欽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宣公十五年冬螽生師古曰爾雅曰螽蟻蝻說者以為螽螽之類螽音蒲北反又音服蝻音徒高反劉欽以為螽螽蠶之有翼者孟康曰螽蠶蠶音蚘蟬食穀為災黑眚也董仲舒劉向以為螽螽始生也一曰螽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解於公田師古曰解讀宜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螽生屬羸蟲之孽景帝中三年秋蝗先是匈奴寇邊中尉不害將車騎材官士屯代高柳師古曰魏不害武帝元光五年秋蝗六年夏蝗先是五將軍乘三十萬伏馬邑欲襲單于也師古曰已是歲四將軍征匈奴師古曰謂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驃騎將軍出鴈門也元鼎五年秋蝗是歲四將軍征南越師古曰已及西南夷師古曰越驃侯遠將巴蜀罪開十餘郡師古曰定越地為九郡定西南夷為四郡元封六年秋蝗先是兩將軍征朝鮮師古曰二年樓船將軍楊僕左開三郡番郡是四郡也師古曰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蠶至敦煌三年秋復蝗元年貳師將軍征大宛天下奉其役連年征和三年秋蝗四年夏蝗先是一年三將軍乘十餘萬征匈奴師古曰謂三年貳師將軍征大宛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征和三年貳師七萬人沒不還平帝元始二年秋蝗徧天下是時王莽秉政左氏傳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師古曰貝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家人立而唬公懼墜車傷足喪曰嚴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師古曰貝齊地見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射之家人立而唬公懼墜車傷足喪

屢劔向以爲近豕禍也。先是齊襄淫於妹魯桓公夫人，使公子彭生殺桓公，又殺彭生，以謝魯公。孫無知有寵於先君，襄公誦之。師古曰：無知，僖公弟夷仲年之子。無知帥怨恨之徒，攻襄於田所。師古曰：怨恨之徒，謂連也。襄匿其戶間，足見於戶下，遂殺之，傷足喪屨，卒死於足。虐急之效也。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壞都窳。師古曰：豕，豕也。都窳，豕也。窳，豕也。胡頰反。衛其誦六七枚置殿前。管灼曰：誦，古文金字。劉向以爲近豕禍也。時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謀爲大逆，誅殺諫者，暴急無道，窳者生養之本，豕而敗窳，陳誦於庭，誦窳將不用，宮室將廢辱也。燕王不改，卒伏其辜。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君政，厥妖豕入居室。史記：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鬪將毀王宮，劉向以爲近火豕水也。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不可。長民者不崇藪，不墮山，不防川，不寶澤。師古曰：長民，爲民之長也。崇，築也。藪，謂音火。今吾執政，毋乃有所辟。服虔曰：音而滑夫二川之神。師古曰：滑，使至于爭明。師古曰：明，水道也。以防水宮室，規反。今吾執政，毋乃有所辟。邪辟之辟，而滑夫二川之神。師古曰：滑，使至于爭明。師古曰：明，水道也。以防水宮室，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師古曰：言爲欲防周王宮，懼及子孫，王室愈卑，王卒擁之，以傳推之，以四潛比諸侯。殺洛其次，卿大夫之像也。師古曰：殺洛，皆大爲卿大夫將分爭以危亂王室也。是時世卿專權，僭括將有篡殺之謀。師古曰：僭括，僭季之子。簡王之孫也。董殺之謀，謂除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師古曰：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聽諫謀，喪服將見靈王過庭而歎曰：嗚呼！必有此夫。如靈王覺寤，匡其失政。師古曰：懼以承戒，則災禍除矣。不聽諫謀，簡媧大異。師古曰：諫謀，謂單公子愆，旗聞僭括之言，恐必任其私心，塞堙擁下。師古曰：堙，以逆水勢，而害鬼神。後數年，有黑如日者。五，是歲蚤霜，靈王崩。景王立二年，僭括欲殺王，而立王弟佞夫。佞夫不知景王并誅佞夫。師古曰：在襄二及景王死，五大夫爭權，或立子朝，或立子朝，王室大亂。尹氏召伯毛伯也。已解于上。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一說：諸侯之政，當厥異水鬪。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

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爲近火沴水也。秦運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孟康曰：商鞅爲政，以棄灰於道必死。人必必。闕故設黥刑以輕其原也。臣瓚曰：棄灰或有火，火則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師古曰：謂。極靡舍，故刑之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坊音蒲，頓反。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陶書。師古曰：謂。內也。周都洛陽，即河南也。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涵于酒，師古曰：涵流也。音莫，踐反。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考證】

五行志中之下在於晉祥○普監本訛青，從宋本改正。

南方曠爲鳥星○曠監本訛隊，臣泐按天文志，柳爲鳥曠，從宋本改正。郡國有以爲便宜者○臣召南按孝武紀，作郡國有以爲便宜者，無宜字。

惟先假王正厥事○假古文作格，孔傳曰：言至道之王。

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注師古曰：事在成十五年○舊本作襄十七年，非也。今從汲古閣本改正。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獄監本訛獄，從宋本改正。

是歲四將軍征匈奴，注驃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臣召南按公孫敖爲騎將軍，非驃騎將軍也。驃字衍。

■五行志（四）

傳曰：思心之不慮，是謂不聖。厥咎霧。師古曰：霧音莫，豆反。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

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之不慮。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慮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師古曰。論語。孔子之言。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師古曰。區。音口豆反。故其咎霧也。雨旱寒奧亦以風爲本。師古曰。奧。音於六反。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師古曰。少。音草字。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霧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師古曰。脂。妖及夜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水夜汗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師古曰。螣。音徒得反。有裸蟲之孽。師古曰。裸。亦蠶。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士爲內事。爲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病。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之。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禍曰。考終命。師古曰。考。考終其命。劉歆忠信傳曰。時則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庶徵之常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鵠退。蜚過宋都。師古曰。蜚。音五狄反。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鵠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霧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疆楚爭盟。師古曰。子魚。公子目夷也。桓公之子。而爲司馬。爭盟。謂爲鹿。後六年。爲楚所執。師曰。釐二十一年。楚執宋公。以伐宋。距六鵠退。凡六年。應六鵠之數云。京房易傳曰。潛龍勿用。師古曰。乾。衆逆同志。至德酒潛。厥異風。其風

也。行不解物。不長。師古曰：不解物，謂物達之面也。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老。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師古曰：焱，疾風也。首必達反。賦飲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緯，如淳曰：有所破壞絕匹帛之屬也。晉灼曰：南為經，東西為緯。絲因風暴亂不端理也。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師古曰：道，讀曰導，不示於下而安利之。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師古曰：公，上謂心也。常，求利也。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恆，地變赤而殺人，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室殺人，劉向以為是歲南越反，攻淮南邊，淮南王長破之。後年入朝，殺漢故丞相辟陽侯，上赦之，歸聚姦人，謀逆亂，自稱東帝，見異不寤，後遷于蜀，道死。癘，文帝五年，吳暴風雨，壞城官府民室，時吳王濞謀為逆亂，天戒數見，終不改寤，後卒誅滅。五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風從東南來，毀市門殺人，是月王戊初嗣立，後坐淫削國，與吳王謀反，刑僂諫者。師古曰：謂楚相張敖也。傳，趙夷吾也。修，古戡字。吳在楚東南，天戒若曰：勿與吳為惡，將敗市朝。王戊不寤，卒隨吳亡。昭帝元鳳元年，燕王都薊，大風雨，師古曰：薊，縣名。拔宮中樹七園以上十六枚，壞城樓。燕王且不寤，謀反發覺，卒伏其辜。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師古曰：夷伯，司營公族也。說展氏。劉向以為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畫雷，其廟獨冥。師古曰：冥，暗也。生也。言其始有威權，大於成公，此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師古曰：為季文子所殺也。已解于上。季氏萌於釐公，師古曰：萌，喻草木始生也。其應也。董仲舒以為夷伯，季氏之孚也。師古曰：孚，信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

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惡，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皆月晦云。隱公五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師古曰：棠魯地也。陳澧者之事而觀之也。劉歆以爲又逆賊釐伯之諫，師古曰：釐伯公子彊也。孝公之子諫觀漁也。貪利區糴，以生羸蟲之孽也。八年九月螟，時鄭伯以兩將易許田。師古曰：兩，祀泰山之邑。有貪公之諫觀漁也。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棗，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緇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農時也。齊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師古曰：蔽謂惡人蔽君之明爲災孽也。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師古曰：朔謂惠公也。桓十六年，以左公子泄右公子職立公子黔許諸侯賂師古曰：諸侯會諸侯納朔，卒故惠公奔齊至莊五年會齊人宋人蔡人伐衛而納惠公也。許諸侯賂衛，各有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師古曰：以伐衛所獲之寶來歸魯。貪利應也。文帝後六年秋螟，是歲匈奴大入上郡雲中，燹火通長安，遣三將軍屯邊，三將軍屯京師。師古曰：並解于上。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故卜牛牛死，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師古曰：已解于上。又以喪娶。師古曰：宣元年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區糴昏亂，亂成於口，幸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師古曰：謂不牛傷死，死則災燔其廟，師古曰：成三年，新宮災，新宮者，宣公舒指略同。秦孝文王五年，游胸衍有獻五足牛者。師古曰：胸衍地名，在北地胸音許于反。劉向以爲近牛禍也。先是文惠王初，郿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將致危亡。如淳曰：建，立。秦遂不改，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日，牛以力爲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後秦大用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師古曰：負海，海猶背。天下叛之。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劉向

氏侯者四人。丁氏侯者二人。今此言六人。爲列侯。其數是也。傳楊宣對曰。五侯封日。天氣赤黃。丁傅復然。服喪曰。氏丁氏鄭氏。則有之。而不見周氏。所出志傳不同。未詳其意。傳楊宣對曰。五侯封日。天氣赤黃。丁傅復然。服喪曰。大夫。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京房易傳曰。經稱觀其生。師古曰。易觀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

推而貢之。否則爲聞善不與。茲謂不知。師古曰。徒知之。而厥異黃。厥咎孽。厥災不嗣。黃者。日上黃光。不散如火。然

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異至絕世也。經曰。良馬逐。師古曰。此易。大逐進也。言大臣得賢者謀。當顯進

其人。否則爲下相攘善。師古曰。攘。卻也。言不進達之也。一曰。茲謂盜明。厥咎亦不嗣。至於身僂家絕。師古曰。僂。中

記。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應劭曰。震。地震也。三川。渭洛也。劉向以爲金木水火土者。也。伯陽

甫曰。服虔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陽使不能升也。

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應劭曰。失其所。失其道也。填陰。爲陰。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師古

謂水泉。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應劭曰。演。引也。所以引出。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維竭

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若

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二川竭。岐山崩。劉向以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來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

竭上崩。事執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姒。廢其正后。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正

申侯。與戎共攻殺幽王。一曰。其在天文。水爲辰星。辰星爲檜夷。月爲殘星。國以安亡。幽王之敗。女亂其內。夷攻

其外。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絕。師古曰。有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釐

二伯賢君新沒。師古曰。齊桓晉文二伯也。周襄王失道。師古曰。謂避叔帶之難。楚穆王殺父。師古曰。穆王商臣。諸

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戒若曰：「臣下疆盛者將動為害。」後宋魯晉營鄭陳齊皆殺君。師古曰：文十六年，宋人殺其君。宣二年，晉趙盾殺其君夷皋。文十八年，晉弑其君厲。宣四年，鄭公子歸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京房易傳曰：臣生殺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文十八年，齊人殺其君商人。諸震略皆從董仲舒說也。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服虔曰：經，常也。辟，音刑。辟之辭讀曰：僻。謂常法僻壞而易臣也。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劉向以為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師古曰：雞澤，衛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也。是歲三月，諸侯為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師古曰：經，諸大夫盟。謂宋五月地震矣。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闞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衛鄭曹莒鄆薛杞小邾之大夫。五月地震，其後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闞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師古曰：崔氏，齊卿崔杼也。欒盈，晉大夫欒桓子之子欒子也。二十一年，奔楚。二十三年，復入于晉，而作亂。良霄，鄭大夫伯有也。三十年，子皙以驪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麇，梁遂奔許，晨自墓門之竄入。介子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伐之。伯有死于羊肆。閻守門者也。吳人伐越，瘦俘焉，以為闞使守舟。二十九年，餘祭也。昭觀舟闞以刀殺之。燕北燕國也。昭三年冬，燕大夫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照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滅蔡也。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師古曰：二十年，宋華二十一年，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曹會。大夫公孫會也。二十年，自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師古曰：昭二十一年，自鄧者，專鄧也。鄧會之邑也。鄭音莫風反。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師古曰：昭二十一年，自無極之言，出蔡侯朱。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莒子庚與虐而好，闞國人患之。秋七月，烏存帥國。二十三年八月乙未，人極之庚與出奔。魯魯戊辰，吳敗楚。顧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是也。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王朝。師古曰：已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鄭。師古曰：黑肱，以蓋來鄭。蓋，奔邑。吳殺其君僚。師古曰：二十七年，吳公子光。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師古曰：定十年，宋石彊出奔陳。十一年春，辰及仲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以為是時諸侯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師古曰：哀四年，經盜殺蔡侯申，左氏傳曰：蔡昭侯將如吳，諸大
倍子也。六年，乞殺其君。蔡。惠帝二年，正月，地震隴西，厭四百餘家。師古曰：厭音甲，反。次下亦同。武帝征和二年，八月，癸亥，地震。
厭殺人。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東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元帝永光三
年，冬，地震。綏和二年，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壞城郭，凡殺四百一十五人。蓋公十四年，秋八
月，辛卯，沙麓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
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
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師古曰：蔽，掩也。及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師古曰：二大夫，召伯毛伯也。晉敗天子之
師。師古曰：謂敗之於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董仲舒說略同。一曰：河，大川，象齊大國。桓德
衰，伯道將移於晉文。故河爲徙也。左氏以爲沙麓，晉地。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伯陽甫所謂國
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不過十年，數之紀也。至二十四年，晉懷公殺於高梁。師古曰：懷公，謂子圉。惠公之
梁，晉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師古曰：剝卦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傳曰：靡河三
日不流。師古曰：靡晉君帥羣臣而哭之，迺流。師古曰：從伯宗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
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哭然後流，喪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師古曰：
郤欒，郤錡，郤至也。厲公殺之而樂書。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師古曰：已其後孫甯出衛獻。師古曰：孫，孫林
中行，僖父弑厲公，事在成十七年。大夫皆執國政。解于上。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師古曰：並
大夫也。衛獻公定公之子也。名伋，獻公戒二子食，日所不召，而射馮於園。二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師古曰：並
子怒，百作亂，公知野遂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柘澤。事在襄十四年。

董仲舒說略同。劉歆以為梁山。晉望也。崩弛崩也。師古曰：音漸解散也。弛音式。解反。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美惡周必復。師古曰：復是歲歲在鶉火。至十七年復在鶉火。樂書中行假殺厲

公而立悼公。高后二年正月，武都山崩，殺七百六十人。地震。至八月，迺止。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

日俱大發。水潰出。劉向以為近水滌土也。天戒若曰：勿盛齊楚之君。今失制度，將為亂。後十六年，帝庶兄齊悼惠

王之孫文王則薨，無子。帝分齊地，立悼惠王庶子六人，皆為王。師古曰：謂齊孝王將闕、濟北王志、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賈誼

錯諫以為遠古制，恐為亂。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百餘萬，漢皆破之。春秋四國同日災。師古曰：宋衛陳鄭。漢七國同

日衆山潰，咸被其害，不畏天威之明效也。成帝河平三年二月，丙戌，隄為柏江山崩，捐江山崩，智離江水。師古曰：亦次下。

江水逆流，壞城，殺十三人。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元延三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離江。江水逆

流三日，迺止。劉向以為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

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如淳曰：李星尾長及攝提大角始發於參至辰也。殆必亡矣。其後三世亡嗣，王莽篡位。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服虔曰：眚音老。眚，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

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

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眚，故其咎眚也。師古曰：眚，不明也。音布內反。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

彌於天。師古曰：彌，滿也。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

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師古曰：乾上九文言也。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一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服虔曰：陽行輕且疾。

也。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臣昭曰特祭與羣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九五文言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師古曰下繫辭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爲君爲馬馬任用而彊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弑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病。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質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病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病云。皇極之常陰劉向以爲春秋亡其應。一曰久陰不雨是也。劉歆以爲自屬常陰昭帝元平元年四月崩亡嗣立昌邑王賀賀卽位天陰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泄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臣贊曰不敢察察明言之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數日卒共廢賀此常陰之明效也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占曰后妃有專蜺再重赤而專至衝旱。孟康曰專貞也若五月再妻不壹順黑蜺四背又白蜺雙出日中妻以貴高夫茲謂擅陽蜺四方日光不陽解而溫。度服曰蒙內取茲謂禽。師古曰取如禮記聚塵之聚蜺如禽在日旁以尊降妃茲謂薄嗣蜺直而塞六辰酒除夜星見而赤。師古曰六辰女不變始茲謂乘夫。於夫終行此不變蜺白在日側黑蜺果之氣正南。師古曰果謂干之也。妻不順正茲謂擅陽蜺中窺貫而外專夫妻不嚴茲謂媾。師古曰媾也。蜺與日會婦人擅國茲謂頃。師古曰頃謂古曰傾。蜺白貫日中赤蜺四背。度服曰適不若茲謂不次。服度曰若適先列反。蜺與日會婦人擅國茲謂頃。蜺白貫日中赤蜺四背。蜺背日適不若茲謂不次。妻不見答也。

臣瓚曰夫不接妻為不答師古曰適讀曰嫡答報也言妻有承厥之心不見報答也一曰答對也言不以恩意接對之 蜺直在左，蜺交在右，取於不專，茲謂危嗣。蜺抱日雨

未及，君淫外，茲謂亡。蜺氣左日交於外，取不達，茲謂不知。蜺白奪明而大溫，溫而雨。師古曰取奪卑不別，茲謂嫫

蜺三出三已。三辰除也。蜺旦見西晏則雨。除則日出且雨。臣私祿及親，茲謂罔辟。辟君也。厥異蒙，其蒙先大溫，已

蒙起，日不見行善，不請於上，茲謂作福。蒙一日五起五解，辟不下謀，臣辟異道，茲謂不見，上蒙下霧，風三變而俱

解，立嗣子疑，茲謂動欲。蒙赤日不明，德不序，茲謂不聰。蒙日不明，溫而民病，德不試，空言祿。師古曰，茲謂主窳臣

天。孟康曰，謂君惰廢用人不以次第為天也。師古曰，窳音度。蒙起而白，君樂逸人，茲謂放蒙。日青，黑雲夾日，左右前後行過日，公不任職，茲謂

枯祿。蒙三日，又大風五日，蒙不解利邪以食，茲謂閉上蒙大起，白雲如山，行蔽日，公懼不言道，茲謂閉下。蒙大起，

日不見，若雨不雨，至十二日解，而有火雲蔽日，祿生於下，茲謂誣君。蒙微而小雨，已乃大雨，下相攘善，茲謂盜明。

蒙黃濁，下陳功求於上，茲謂不知。蒙微而赤，風鳴條，解復蒙，下專刑，茲謂分威。蒙而日不得明，大臣厭小臣，茲謂

蔽。蒙微，日不明，若解不解，大風發，赤雲起而蔽日，衆不惡惡，茲謂閉蒙。尊卦用事。孟康曰，尊卦乾坤也。臣瓚曰，京

古曰，孟三日而起，日不見，漏言亡喜，茲謂下厝用。師古曰，厝音千各反。蒙微，日無光，有雨，雲雨不降，廢忠惑佞，茲謂亡。蒙天

先清而暴，蒙微而日不明，有逸民，茲謂不明。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茲謂不緇。蒙白，三辰止，則日青，青而寒，寒必

雨，忠臣進善君不試，茲謂退。師古曰，試用也。蒙先小雨，雨已，蒙起微而日不明，惑衆在位，茲謂覆國。蒙微而日不明，一溫

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茲謂庫。蒙甚而溫，君臣故弼，茲謂悖。師古曰，悖猶和厥災風雨霧，周拔木亂五穀，已而大

霧，庶正蔽惡，茲謂生孽災，厥異霧，此皆陰雲之類云。殿公十八年秋，有蜮，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

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賊賊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師古曰以南方謂之短弧師古曰即射工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賊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賊篡弑之禍嚴不聽遂敗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夫人亦誅解於上劉歆以為賊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

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賊史記魯哀公時有隼集于陳廷而死師古曰隼鷃鳥即今之鳩也說者胡骨楷矢貫之應劭曰楷木名師古曰音皆其水堪為箭箭石弩應劭曰弩鐵也長尺有咫張晏曰八寸曰咫陳閔公使使問仲尼師古曰周桓公之子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昔武王克商誦道百蠻使各以方物來貢肅慎貢楷矢臣瓚曰肅

石弩長尺有咫先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毋忘服師古曰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分之矢於府發中劉向以為隼近黑祥貪暴類也矢貫之近射妖也死於廷國亡表也象陳既亂不服事周音莫報反而行貪暴

將致遠夷之禍為所滅也是時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為疆疆南夷則吳楚為疆陳交晉不親附楚不固數被二國之禍後楚有白公之亂師古曰白公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勝也建遇鬻彘而死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陳乘而侵之聚而伐楚事見哀十七年卒為楚所滅師古曰陳閔公之二十四年而為楚所滅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

止於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師古曰褒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蔡而藏之乃吉應劭曰蔡沐也師古曰去音丘呂反蔡音丑之反於是布幣策告之師古曰奠幣為禮說策辭而告之矣龍亡而蔡在乃厲弄之師古

說去音丘呂反其後夏亡傳墮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蔡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謀之應劭曰贏音先利反蔡化為玄龜師古曰龜似鼈而大非蛇及蜥蜴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師古曰處妾

留師古曰去謂驅逐也止謂拘也古國名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蔡而藏之乃吉應劭曰蔡沐也師古

也去音丘呂反蔡音丑之反於是布幣策告之師古曰奠幣為禮說策辭而告之矣龍亡而蔡在乃厲弄之師古

說去音丘呂反其後夏亡傳墮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王末發而觀之蔡流于廷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贏而謀之應劭曰贏音先利反蔡化為玄龜師古曰龜似鼈而大非蛇及蜥蜴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師古曰處妾

生子懼而棄之。宣王立女童謠曰：壓弧其服，實亡周國。師古曰：女童謠，閭里之童女為歌謠也。壓，山藥之有點文。

織之為服也。壓音一。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僂之。師古曰：鬻，賣也。既去，見處妾所棄妖子，聞其夜號哀而

輦反。其音其音敵。收之，遂亡奔喪。後喪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為喪奴。幽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王廢申后，及太子宜咎，而立褒姒

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與繒西貳戎共攻殺幽王。師古曰：貳戎，即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師古曰：小雅正月

也。宗周，鑄京也。貳，滅也。音呀悅反。劉向以為夏后季世，周之幽厲，皆諱亂逆天，故有龍龜之怪，近龍蛇孽也。蔡血也。一曰沫也。壓

弧桑弓也。其服蓋以其草為箭服。近射妖也。女童謠者，禍將生於女，國以兵寇亡也。師古曰：因婦人左氏傳，昭公

十九年，龍門於鄭時門之外，清淵。師古曰：時門，鄭城門也。清泉，清水之泉也。清，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

乎晉楚之間。收持也。重以彊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闢三國以自危亡。師古曰：言若不修德，是時子產任政，

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門，惠帝二年，正月

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師古曰：蘭陵縣之廷東里也。溫陵，入姓名也。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為龍黃象而困於庶人

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三趙王，諸呂亦終誅滅。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又

曰：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左氏傳魯嚴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鬥鄭南門中，內蛇死。劉向以為近蛇孽也。先是鄭厲

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師古曰：厲公，宋雍氏之女也。祭仲，祭封人仲足也。桓十一年，宋人執後厲公出

奔，昭公復入。師古曰：桓十五年，厲公復歸于鄭。九月，厲公殺檀伯而居櫟也。死，弟子儀代立。師古曰：桓十七年，高渠

齊十八年，齊人殺子廩。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僂子儀。師古曰：傅瑕，莊大夫也。莊十四年，厲公自樂後，此外蛇

祭仲乃立廩之弟儀也。

殺內蛇之象也。蛇死六年，而厲公立。嚴公聞之，問申繻曰：「猶有妖乎？」師古曰：申繻，魯大夫也。繻音須。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師古曰：炎，音弋。賤反。妖由人興也。人亡豈焉？妖不自作。人棄常故，有妖。師古曰：已，解于上。京房易傳曰：「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國門。」左氏傳文公十六年夏，有蛇自泉宮出。師古曰：泉，宮即泉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劉向以爲近蛇孽也。泉宮在囿中，公母姜氏嘗居之。蛇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又蛇入國，國將有女憂也。如先君之數者，公母將薨象也。秋，公母薨，公惡之，乃毀泉臺。夫妖孽應行而自見，非見而爲害也。文不改行循正，共御厥罰。師古曰：共，讀曰恭。御，讀曰禦。又讀如本字。而非禮以重其過。後二年，薨，公子遂殺文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師古曰：惡，即子赤也。視，其母弟。文公夫人大歸于齊。師古曰：本齊女，故出而歸齊。所謂哀姜者也。武帝大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鬥。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事自趙人江充起。左氏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駒。師古曰：地，宋元公子也。四馬曰駒。公嬖向魋，欲之。師古曰：公謂景公，卽地之兄也。魋，宋司馬桓魋也。向音式，尙反。魋音大回反。公取而朱其尾鬣。師古曰：鬣，讀上音力。涉反。以予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師古曰：扶，擊也。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曰：「盡腫，公弟辰謂地曰：『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師古曰：辰，亦元公子音丑。失反。魋竟讀曰境。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不聽。辰曰：「是我迂吾兄也。」師古曰：迂，欺也。音求。往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與其徒出奔陳。明年，俱入子蒲以叛，大爲宋患。師古曰：近馬禍也。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師古曰：烈，猛也。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下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吳角在耳前上鄉師古曰鄉讀曰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為馬不當生角猶吳不當舉兵鄉上也師古曰鄉讀曰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師古曰高紀云六年春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古之建國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無後朕欲復立吳王長沙王臣等請立沛侯為吳王而荆燕吳傳云荆王劉賈為縣布所殺無後上忠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乃立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是則濞之所封賈木地也止有三郡荆燕吳傳與紀同矣今此云四郡未詳其說若內懷驕恣變見於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後卒舉兵誅滅京以賈木不得會稽濞加一郡者則不得言五十三城也內懷驕恣變見於外天戒早矣王不寤後卒舉兵誅滅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廐馬生角在左耳前鬮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為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師古曰萌若草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太守以聞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後侍中董賢年二十二為大司馬居上公之位天下不宗哀帝暴崩成帝母王太后召弟弟子新都侯王莽入收賢印綬賢恐自殺莽因代之并誅外家丁傅又廢哀帝傅皇后令自殺發掘帝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陵更以庶人葬之辜及至尊大臣微弱之禍也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師古曰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鄭驥鄭音所求反驥音莫干反兄弟三人一者之魯師古曰驥如也來伐一者之齊師古曰齊齊如也齊靈公二晉滅潁國而獲之皆殺之身橫九疇師古曰疇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師古曰軾車前橫木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為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此不行禮義大為夷狄之行將至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弑之禍師古曰謂魯文公葬莒仲弑惡及視而立宣公齊逐齊君近下人伐上之病也劉歆以為人變應黃祥一曰屬羸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凡人為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病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師古曰豐其屋易豐卦長狄生世主虜史記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入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師古曰：臨洮之縣也。音土高反。天戒若曰：勿大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燔詩書，隳儒士，奢淫暴虐，務欲廣地，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師古曰：五嶺，解在張耳陳餘傳。塹山填谷，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見於臨洮，明禍亂之起。後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陳勝發，史記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爲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爲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當生子。師古曰：方與，山陽之縣也。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收養。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師古曰：廣牧，朔方之縣也。姓趙名春。斂棺積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韋昭曰：蠱，事也。子能正父之事，是爲有子。故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師古曰：言父有不善之事，當速改之。若唯思慕而已，無所變易，是重親先人，不則爲私。厥妖人死復生。一曰：至陰爲陽，下入爲上。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額，面相鄉，四臂共匈，俱前鄉。師古曰：鄉，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師古曰：睽，卦上九爻辭也。睽，孤，妖人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媿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

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時膠東膠西濟南齊四王有舉兵反謀由吳王濞起連楚趙凡七國下密縣居四齊之中師古曰四齊卽上所云膠東膠西角兵象濟南齊也本皆齊地故謂之四齊上鄉者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以鄉京師也禍從老人生七國俱敗云諸侯不寤明年吳王先起諸侯從之七國俱滅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成帝建始三年十月丁未京師相驚言大水至渭水虜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師古曰虜上地名也音斯走入橫城門入未央宮宮方掖門殿門門衛戶者莫見至旬盾禁中而覺得師古曰旬盾少府之署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壓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下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爲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將威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其後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權至莽卒篡天下蓋陳氏之後云京房易傳曰妖言動衆茲謂不信路將亡人司馬死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道里男子王褒師古曰鄭縣之通里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師古曰入殿之東門也上前殿入非常室中如淳曰殿解帷組結佩之師古曰組纓類所以係帷又垂以爲飾也佩帶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應劭曰在司馬殿門掌誰呵者也服虔曰衛士之師也著樊噲冠師古曰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而應氏乃以誰譯爲義云大誰呵不當厥理後之學者輒改此書誰字爲誰遠本文矣大誰本以誰何稱因用名實有大誰長今此卒病狂易師古曰謂病狂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哀帝卽位莽乞骸骨就第天知其必不沒故因是而見象也姓名章服甚明徑上前殿路寢入室取組而佩之稱天帝命然時人莫察後莽就國天下寃之哀帝徵莽還京師明年帝崩莽復爲大司馬因是而篡國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蠹或

振一枚。如簿曰振。麻幹也。師古曰。囊。亦釋也。音二。老反。揮音。又音。九反。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師古曰。徒踐。謂徒跣也。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師古曰。博。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師古曰。闕之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師古曰。闕之具。所由開也。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師古曰。與。故杜鄴對曰。春秋災異。以珥象爲言。語籌所以紀數。民間者也。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男子之事。於街巷仔伯。明離闈內。師古曰。闈。門。與。疆。外。師古曰。與。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博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並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亡以甚此。師古曰。皇甫。周。卿士之字也。用后雅十月。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爲大司馬。誅滅丁傅。一曰。丁傅所亂。之。交。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爲大司馬。誅滅丁傅。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云。

【考證】

五行志下之上秦孝文王五年於胸衍。○臣召南按於胸當作遊。傳寫訛耳。但孝文王卽位。祇一年。遂卒。安得有五年也。此文可疑。

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云云。○臣召南按此事。已見於中上卷內。引京房易傳亦同。此一事重見。未及刊除者也。茲謂閉下。○閉。監本訛。按此與前文閉上相對。宋本作閉是也。從之。

有兩龍見于關陵廷東里溫陵井中○孝惠紀作見關陵家人井中。

是時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三城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四郡當作三郡古四字積畫以成與三易混猶左傳陳蔡不羹三國為四國也。

五行志(五)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以為其後戎執天

子之使師古曰凡伯周大夫也隱七年天王鄭獲魯隱師古曰公羊傳隱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渝平隨成也曰晉

殺也滅戴師古曰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國今衛魯宋咸殺君師古曰四年衛州吁殺其君

魯桓二年春宋左氏劉歆以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隱踐也

音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師古曰共讀曰恭御不能則災息而禍生師古曰息故經書災而不記

其故蓋吉凶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周衰天子不班朔師古曰班布也魯歷不正置閏不得其日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記

日食或言朔而實非朔或不言朔而實朔或脫不書朔與日皆官失之也京房易傳曰亡師茲謂不御厥異日食

其食也既並食不一處誅乘失理茲謂生叛厥食既光散縱畔茲謂不明厥食先大雨三日雨除而寒寒即食專

祿不封茲謂不安厥食既先日出而黑光反外燭韋昭曰中無光君臣不通茲謂亡厥蝕三既同姓上侵茲謂誣

君厥食四方有雲中央無雲其日大寒公欲弱主位茲謂不知厥食中白青四方赤已食地震諸侯相侵茲謂不

承厥食三毀三復君疾善下謀上茲謂亂厥食既先雨雹殺走獸弑君獲位茲謂逆厥食既先風雨折木日赤內

臣外鄉。茲謂背師古曰：嚮厥食食且雨。地中鳴。鳴耳。或曰地中有聲如家宰專政。茲謂因厥食先大風。食時日居雲中。四方亡雲。伯正越職。茲謂分威。師古曰：伯讀曰霸。厥食日中分。諸侯爭美於上。茲謂泰。厥食日傷月。食半。天營而鳴。章昭曰：食半。謂食望也。臣瓚曰：月食半。賦不得。茲謂竭。厥食星隨而下。受命之臣。專征云。試。厥食雖侵。光猶明。師古曰：試。用也。自擅意也。若文王臣獨誅紂矣。章昭曰：是時紂臣尙未欲。小人順受命者。征其君云。殺。厥食五色。至大寒。隕霜。師古曰：殺。若紂臣順武王而誅紂矣。章昭曰：紂惡益甚。其諸侯更制。茲謂叛。師古曰：厥食三復。三食。食已而風地動。適讓庶。茲謂生欲。師古曰：適。厥食日失位。光晡晡。月形見。師古曰：晡音烏。盛。酒亡節。茲謂荒。厥蝕乍青乍黑。乍赤。明日大雨。發霧而寒。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輒除。不改三年。三年不改。六年不改。九年。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弑君而立。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拒王師。射桓王。師古曰：董。入高渠。爾殺昭公。而立于鞏。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晉灼曰：周之六月。今之四月。始去畢而入參。參晉分也。畢趙也。日行去趙。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師古曰：曲沃。選入晉分多。故曰與計二十八宿分其次度。其月及所屬。下皆以爲例。師古曰：曲沃。伯水伯叔成。師之封號也。其後遂繼襲焉。惠公三十年。大夫潘父殺昭侯而納成師。是歲晉大亂。師古曰：桓三年。莊伯之子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成師之子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也。師古曰：翼。逐翼侯于汾。翼夜獲。滅其宗國。師古曰：翼。遂并其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也。後楚嚴耕王策地千里。師古曰：楚武王荆尸。久已見傳。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也。劉向以爲是時衛侯朔有罪出奔齊。師古曰：朔。衛惠公也。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天子更立衛君。曰簡。

公子朔耕助五國舉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壞師古曰莊五年冬公會齊人陳人伐衛莊六年魯夫人

淫失於齊卒殺威公師古曰失董仲舒以為言朔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之禍將不終日也劉歆以為楚鄭分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張晏曰日夜食則無景立六史推合朔在夜明且

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是為夜食劉向以為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衰而奪其光象周天子不明齊桓將奪其

威專會諸侯而行伯道其後遂九合諸侯師古曰解天子使世子會之伯許男曹伯會王太子于首止是也

其效也公羊傳曰食晦董仲舒以為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劉歆以為晦魯衛

分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師古曰春秋閏元年狄

並為齊所立而邢遷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心為

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師古曰纒纒劉向以為時戎侵曹莊二十四年魯夫人淫於慶父叔牙

將以弑君故比年再蝕以見戒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

魯二君弑師古曰謂子般為魯人所夫人誅師古曰齊人所殺兩弟死牙及慶父也狄滅邢解于上徐取舒師古曰

徐人取舒師古曰國名晉殺世子侯殺其太子申生楚滅弦師古曰僖五年楚人滅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僖公五年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師古曰江黃二國名也僖二年齊侯宋公

汝南安陽縣黃南服彌楚師古曰僖四年齊侯以諸侯

國在弋陽縣師古曰僖五年齊侯以諸侯

濟途為誤軍而執之陳不服鄭伯逃盟師古曰僖五年秋齊侯與諸

盟故伐之楚自是不復迎師古曰僖五年秋齊侯與諸

曰事在。楚圍許。諸侯伐鄭。師古曰事重晉弑二君。師古曰謂里克狄滅温。師古曰温周邑也。楚伐黃。師古曰僖十五年。黃不歸。桓不能救。劉歆以爲七月。秦晉分。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是時楚滅黃。師古曰事在十二年。狄侵衛鄭。師古曰僖十三年。狄侵衛。鄭。衛。衛十四年。狄侵鄭。莒滅杞。師古曰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陸。公羊傳。劉歆以爲三月。齊衛分。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晉文公將行伯道後遂伐衛。執曹伯。敗楚城濮。師古曰事重。再會諸侯。師古曰二月。盟于踐土。召天王而朝之。師古曰晉侯不執朝王。故召。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

上亡明主。桓文能行伯道。懷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董仲舒以爲後秦獲晉侯。師古曰晉侯夷吾也。僖十五年十一月。齊滅項。師古曰事在公羊傳僖十年。楚敗徐于婁林。師古曰事在僖十年。劉歆及秦伯戰于韓。秦獲晉侯以歸也。歸也。齊滅項。七年。項國今項城縣是也。楚敗徐于婁林。師古曰事在僖十年。劉歆

以爲二月朔。齊越分。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師古曰謂東。公子遂如京師。師古曰事在僖三十。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師古曰已。宋子哀出奔。師古曰宋子哀。不義。宋公而來奔。晉滅江。師古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滅六。師古曰六。國名也。在江。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魯事。在文十四年。冬。公孫敖孟種伯叔彭生叔仲惠伯也。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

專會盟。師古曰文七年。冬。公孫敖孟種伯叔彭生叔仲惠伯也。劉歆以爲正月朔。燕越分。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師古曰文十六年。宋弑其君。許白十八年。夏。齊人弑

夷。四年。鄭公子夷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衛分。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遂疆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

間。六侵伐。而一滅國。師古曰六。侵伐者。謂宣元年。侵陳。三年。侵鄭。四年。伐鄭。五年。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師古曰宣

伐鄭六年。伐鄭八年。伐陳也。一滅國者。謂八年滅舒蓼也。

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後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師于郟流血色水師古曰事並在十二年鄭歸地于周疆觀兵者示威武也

也鄭音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師古曰事在十五年秋爨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分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蒲必反

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陳夏徵舒弑其君也師古曰弑也事在十年楚滅蕭師古曰蕭宋附庸晉滅二國師古曰謂十五年滅赤狄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師古曰事在十五年魯衛分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鄭

支解鄆子師古曰十八年魯人殺鄆子于鄆支晉敗王師于賀戎師古曰事敗齊于鞏師古曰事在成二年劉歆以為三月

晦眺魯衛分方曰眺以此名之非日食晦之名也師古曰眺音化了反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晉敗楚鄭于鄆陵師古曰事在十年執魯侯師古曰已劉歆以為四月二日魯衛分十七年十二月

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楚滅舒庸師古曰事在十七年日食之後晉弑其君師古曰謂厲公宋魚石因楚奪君邑

師古曰魚石宋大夫也十五年出奔齊師古曰事並在在魯鄭伯弑死師古曰鄭僖公鄭其大夫子駒使賊夜殺劉歆以為九月周楚分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衛大

夫孫甯共逐獻公立孫剽孟康曰劉音驥師古曰孫林父甯殖逐獻公襄十四年劉歆以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

燕分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晉為雞澤之會諸侯盟又大夫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

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師古曰並君若綏旂不得舉手師古曰言為下所執隨人東西也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

分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師古曰二慶並陳大夫也趙二十二年陳侯

求專陳國恭其君而去鄭庶其有叛心師古曰庶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師古曰事在二十一年陳殺二慶師古曰

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師古曰庶漆及閭丘祭之二邑

曰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黃孫二娶楚人召之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曲沃師古曰已劉歆以為七月秦晉分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師古曰分子追舒楚令尹齊慶封脅君亂國師古曰慶封齊大夫也申而死自是慶封當國專執政也師古曰劉歆以為八月秦周分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後衛侯入陳儀師古曰衛侯衛也前為孫甯所逐二十甯喜弑其君剽而衍入於衛甯喜殖子也劉歆以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為五月魯趙分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師古曰象陽將絕孟康曰夷狄主中國之象也後六君弑師古曰謂二十五年齊崔杼殺其君光二十五年魯州昭元年楚令尹子圍入問王疾繼而殺之楚子果從諸侯伐鄭師古曰二十四年冬楚滅舒屠師古弑其君齊州昭元年楚令尹子圍入問王疾繼而殺之楚子果從諸侯伐鄭師古曰二十四年冬楚滅舒屠師古十五年楚屈遷師師滅舒魯往朝之師古曰二十卒主中國師古曰謂楚靈王以昭伐吳討慶封師古曰楚封以鳩舒鳩亦羣舒一種也劉歆以為六月晉趙分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禮義之會楚靈王伐吳執慶封而殺之劉歆以為六月晉趙分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禮義將大滅絕之象也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師古曰吳子即餘蔡侯通於世子之妻師古曰即蔡侯同莒不早立嗣師古曰即密州也生去矣後闞戕吳子師古曰戕傷也他蔡世子般弑其父莒人亦欲君而庶子爭師古曰展或及其父而殺之展與即位去疾奔齊明年去劉向以為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師古曰疾入而展與出奔吳並非嫡嗣故云庶子爭劉向以為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師古曰反故天仍見戒也師古曰後齊崔杼弑君宋殺世子師古曰宋平太子北燕伯出奔孟康曰有南燕故言北燕古曰昭三年北鄭大夫自外入而篡位師古曰謂指路如董仲舒劑歆以為九月周楚分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燕伯款出奔齊

日有食之。董仲舒對向以爲先是楚靈王弑君而立。會諸侯。師古曰：已執徐子。滅賴。師古曰：申之會楚。後陳公子

招殺世子。師古曰：招成分子。哀分弟也。昭八年。經書陳侯之子也。招音詔。楚因而滅之。師古曰：僂師之死。哀公。其九月。楚公

又滅蔡。師古曰：十一年。楚師滅蔡。後靈王亦弑死。師古曰：十三年。楚公子比。荆欵以爲二月。魯衛分傳曰：晉侯問

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師古曰：士文伯。對曰：魯衛惡之。衛大夫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其

衛君乎。魯將上卿。是歲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魯季孫宿卒。晉侯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師古曰：

士文伯之言也。可常。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宴宴居息。

或盡領事國也。宴宴安息之貌也。盡悴言盡力而悴病也。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

謂。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公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師古曰：小雅十月之

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適于日月之災。師古曰：適。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

時。此推日食之占。循變復之要也。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師古曰：上。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師古曰：則於

易在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亡咎。師古曰：日中而昏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於詩十月之交。則

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師古曰：十月之交。詩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爾維。趣馬。師氏。豔妻。孺

於色。故皇父之徒。皆用后寵而處職位。不以從選也。趣音于。后反。爾音居。衛反。攝音居。禹反。番音扶。元反。同於右

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荆欵以爲三月。魯衛

分。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失衆心以弑死。師古曰：四

大夫謂三

御及百童也。晉童非厲公所誅以釋亂而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師古曰：六卿故魏書四大夫。厲公竟為欒書中行偃所殺。欒書中行偃所殺也。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劉歆以為魯趙分。左氏傳平子曰。師古曰：唯正月朔。隱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隱謂陰爻也。冬至陽爻起初。故曰復。至建巳之月。為純乾。亡陰爻。而陰侵陽。為災重。故伐鼓用幣。責陰之禮。降物素服也。不舉。去樂也。避移時。避正堂。須時移災復也。嗇夫。掌幣吏。庶人其徒役也。劉歆以為六月二日。魯趙分。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師古曰：已蔡侯朱駟。君臣不說之象也。師古曰：蔡侯朱駟平。後蔡侯朱果出奔。師古曰：昭二十一年。出奔楚。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為五月二日。魯趙分。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師古曰：天王。敬王也。避子朝之難。故居狄泉。劉歆以為十月。楚鄭分。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季氏所逐。劉向以為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師古曰：昭十六年。楚子誘戎蠻。晉滅陸渾戎。師古曰：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其地今陸渾縣是也。盜殺衛侯兄。師古曰：衛侯公年為齊豹所殺。以豹不義。故蔡莒之君出奔。師古曰：蔡君即朱也。莒君宮。師古曰：二十四年。吳滅巢。巢。公貶稱盜。所求名而不獲也。蔡莒之君出奔。師古曰：蔡君即朱也。莒君宮。師古曰：二十四年。吳滅巢。巢。公年為齊豹所殺。以豹不義。故蔡莒之君出奔。師古曰：蔡君即朱也。莒君宮。師古曰：二十四年。吳滅巢。巢。公子光殺王僚。師古曰：事在二十七年。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師古曰：二三十年。出奔魯。吳滅巢。師古曰：二十四年。吳滅巢。巢。公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大水。師古曰：梓。魯大夫。昭子曰：早也。師古曰：叔。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孟

曰謂春分後陰多陽少為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蘇林曰莫其爾是歲秋大旱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
 不克關勝則盛故曰其陽不克莫將積聚也不勝為積聚也是歲秋大旱旱而已三十一年十二
 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為大災水旱而已三十一年十二
 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師古曰定元年言魏舒
 以賊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曰中幾宋大夫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為反大夫于狄泉
 是也時吳滅徐師古曰事在而蔡滅沈師古曰定四年蔡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師古曰事並劉歆以為二日
 宋燕分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鄭滅許師古曰六年鄭游速帥魯陽虎作亂竊寶
 王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師古曰已劉歆以為正月二日燕趙分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師古曰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楚滅頓胡師古曰十四
 年楚人滅頓以頓子牂歸十五越敗吳師古曰十四年五月於越衛逐世子師古曰十四年衛劉歆以為十二月二
 日楚鄭分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
 累累從楚而圍蔡師古曰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蔡恐遷于州來師古曰哀二年十一月蔡遷于晉人執戎
 轡子歸于楚師古曰哀四年言人言師楚也師古曰言以劉向以為盜殺蔡侯師古曰哀四年蔡公孫朝殺蔡
 齊陳乞弑其君而立陽生師古曰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茶師孔子終不用劉歆以為六月晉趙分哀公十四
 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在獲麟後劉歆以為三月二日齊衛分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
 梁以為朔二十六晦七夜二二日一公羊以為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氏以為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

者二。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度，燕地也。後二年，燕王臧荼反，誅立盧縮爲燕王，後又反，敗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虛三度，齊地也。後二年，齊王韓信徙爲楚王，明年廢爲列侯，後又反，誅。九年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既，在張十三度，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危十三度，谷永以爲歲首正月朔日，是爲三朝，尊者惡之。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幾盡。師古曰：幾音鉅，依反後皆類此。在七星初，劉向以爲五月微陰始起而犯至陽，其占重。至其八月，宮車晏駕，有呂氏詐置嗣君之害，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高后二年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七年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宮室中，時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明年應。師古曰：謂高后崩也。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在婺女一度，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在斗二十三度，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在虛八度，後四年四月丙辰晦，日有食之，在東井十三度，七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日有食之，在胃二度，七年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在虛九度，中元年十二月甲寅晦，日有食之，中二年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三年九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尾九度，六年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在軫七度，後元年七月乙巳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十七度，武帝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在奎十四度，劉向以爲奎爲卑賤婦人，後有衛皇后自至徵，興卒有不終之害。師古曰：皇后自終，不終其位也。三年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在尾二度，五年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在翼八度，劉向以爲前年高園便殿災，與春秋御廩災，後日食於翼，軫同其占，內有女變，外爲諸侯，其後陳皇后廢，江都淮南衡山王謀反，誅，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元朔二年

二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胃三度。六年十一月癸丑晦。日有食之。元狩元年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在柳六度。京房易傳推以爲是時日食從旁右。法曰。君失臣。明年丞相公孫弘薨。日食從旁左者亦君失臣。從上者臣失君。從下者君失民。元鼎五年四月丁丑晦。日有食之。在東井二十三度。元封四年六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太始元年正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四年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在斗十九度。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亢二度。哺時食。從西北。日下哺時復。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在斗九度。燕地也。後四年燕刺王謀反誅。元鳳元年七月己亥晦。日有食之。幾盡。在張十二度。劉向以爲己亥而既。其占重。孟康曰。己土。亥水也。純陰既。故食爲最重也。日食盡爲既。後六年宮車晏駕。卒以亡嗣。宣帝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在營室十五度。五鳳元年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在婺女十度。四年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在畢十九度。是爲正月朔隱未作。左氏以爲重異。元帝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在婁八度。四年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在張七度。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因入。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對曰。日食婺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牆之內。咎在貴妾。師古曰。蕭牆。謂門屏也。蕭。二音。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制陽。將害繼嗣也。竄日食則妾不見。師古曰。竄。讀曰。但下例並同。竄地。震則后不見。異日而發。則似殊事。亡故動變。則恐不知。是月后妾當有失節之郵。先阿尤過也。故天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遼失婦道。隔遠衆妾。師古曰。遼。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杜欽對亦曰。日以戊申食。時加未。戊未土也。中宮之部。其夜殿中地震。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讀曰。適。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咎異消。忽而不戒。則禍敗至。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晦。日有

六終亡二日仄隱者敬說信矣此皆謂日月亂行者也元帝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韋昭曰日下無景也

正中時有景亡光韋昭曰無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京房易傳曰美不上人茲謂上弱厥異日白七日不溫順

亡所制茲謂弱孟康曰君順從於臣下無所能制日白六十日物亡霜而死天子親伐茲謂不知日白體動而寒弱而有任茲謂

不亡日白不溫明不動辟讐公行茲謂不伸孟康曰辟君也厥異日黑大風起天無雲日光墜師古曰墜與闕同不難上

政茲謂見過日黑居仄大如彈丸成帝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

又赤夜月赤甲申日出赤如血亡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黃食後乃復京房易傳曰辟不開道茲謂亡

厥異日赤三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鏡居日中央京房易傳曰祭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赤其中黑聞善不

予茲謂失知厥異日黃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故聖王在上總命羣賢以亮天功師古曰亮書

二十有二二人飲我惟時堯天功謂敘九官十二牧四岳令各敬其職專信定其功順天道也故志引之則日之光明五色備具燭耀亡主有主則為異應行而變也

色不虛改形不虛毀觀日之五變足以盪矣故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之謂也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

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許侯徵也

衆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為中國也不及地面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

矣師古曰鄉讀曰響中國劉向以為為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叛也言當守道叛其上也天垂

象以視下師古曰視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師古曰遠離會視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

宗謀師古曰謂殷之武丁有維維之異而成王泣金縢師古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之書為王請命王翌

宗謀師古曰謂殷之武丁有維維之異而成王泣金縢師古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之書為王請命王翌

宗謀師古曰謂殷之武丁有維維之異而成王泣金縢師古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之書為王請命王翌

宗謀師古曰謂殷之武丁有維維之異而成王泣金縢師古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之書為王請命王翌

宗謀師古曰謂殷之武丁有維維之異而成王泣金縢師古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之書為王請命王翌

宗謀師古曰謂殷之武丁有維維之異而成王泣金縢師古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之書為王請命王翌

宗謀師古曰謂殷之武丁有維維之異而成王泣金縢師古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之書為王請命王翌

天大雷電以風示盡傷大水斯沃王啓金贖乃得開公代武王收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亡繼絕修廢舉逸下學而之說王執書以泣遣使者遊公王出郊天乃雨反風未則盡起一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上達師言曰下學謂博謀於羣下達也天道而長威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一歲役兆庶不過三日也諸侯仁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與矣遂莫肯以寤注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終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師古曰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譚遂邢衛之國滅師古曰十年齊侯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閔宿遷於宋師古曰莊十年宋人遷宿蓋取蔡獲於楚師古曰莊十年刑敗蔡師晉相弑殺五世乃定師古曰謂殺奚齊獻公以至文公反此其效也左氏傳曰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雨偕也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洪範曰庶民惟星易曰雷雨作解師古曰解卦象辭也是歲歲在玄枵齊分壘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伯復興周室也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魯分壘也先是衛侯朔奔齊衛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使救衛師古曰已解于上魯公子溺頤政會齊以犯王命師古曰溺魯大夫名也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疾其專命故貶而去族天子救衛而云犯王命嚴弗能止卒從而伐衛遂天王所立師古曰謂不義至甚而自以爲功民去其上政繇下作尤著故星隕於魯天事常象也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釋釋未至地滅師古曰釋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日月星辰獨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則遐邇幽隱靡不咸賂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嚴以來至今再見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聚小澆灑於酒師古曰澆灑曰沈又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

書樂誓也書封禪於祖己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顛覆厥德荒沈于酒師古曰大雅而昵近亡逃罪人信用之及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大奢奉終大厚方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京房易傳

曰君不任賢厥妖天雨星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董仲舒以為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

孛及視首試其君庶其宣二劉向以為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

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日

魁為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師古曰視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

六國咸弑其君師古曰宋魯莒晉已解於上宣四年鄭公子齊再弑焉舍而圖戰等又殺商人中國既亂夷狄

並侵兵革從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師古曰謂六侵伐師古曰謂宣十二年楚子圍郢夏與晉師戰于郟晉

師伐衛遂使魯師于蜀成一滅國師古曰謂宣十三年楚子滅麇觀兵周室解于上晉外滅二國師古曰謂宣十五年晉滅

年楚公子娶齊師師伐鄭也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鞏師古曰謂成二年晉卻克會魯季孫行父衛

也氏內敗王師師古曰謂成元年晉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鞏師古曰謂成二年晉卻克會魯季孫行父衛

地齊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師古曰謂宣之三年周華不注又從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彗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

年師古曰炎音弋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其流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孟康曰謂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

夫大棘之戰華元獲於鄭師古曰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傳舉其效云左氏傳曰有星孛北斗周史服

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師古曰史服劉歆以為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星

內史叔服也

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日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師古曰。十八年。齊人弑懿公。師古曰。宣公二年。晉趙穿弑靈公。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董仲舒以爲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師古曰。三王。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字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在諸侯。角亢氏。陳鄭也。房心宋也。後五年。周景王崩。王室亂。大夫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毛伯立子鼂。子鼂楚出也。師古曰。妨。妨。時楚彊。宋衛陳鄭皆南附楚。王猛既卒。敬王即位。子鼂入王城。天王居狄泉。莫之敢納。五年。楚平王居卒。子鼂奔楚。王室乃定。後楚帥六國伐吳。吳敗之子鷄父。殺獲其君臣。師古曰。昭二十三年。楚薳越帥師及頓。沈。蔡。陳。許之師與吳師戰于雞父。蔡怨楚而滅沈。楚怒。圍蔡。吳人救之。遂爲柏舉之戰。敗楚師。屠郢都。妻昭王母。鞭平王墓。師古曰。沈。楚之與國。定四年。四月。吳入郢。君舍平君室。大夫舍平大夫室。妻楚王之母。據平王之墓也。此皆李彗流炎所及之效也。左氏傳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繻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申。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是其微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陳大昊之虛。鄭祝融之虛。師古曰。虛。讀皆曰。墟。其下並同。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其星爲大水。木火之牡也。張晏曰。水以天一爲地。二曰。墟。其下並同。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其星爲大水。木火之牡也。牡。丙與午南方火也。子及又其配合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張晏曰。融。立春木風也。火所始生也。淮南子。七日其火作乎。張晏曰。融風。高誘以爲民氣所生也。炎風。一曰。融風。

曰自丙子至壬午凡七日既戊寅風甚壬午太甚師古曰太甚者又更甚也宋衛陳鄭皆火劉歆以為大辰房心尾也八月心其配合之日又火以七為紀

星在西方李從其西過心東及漢也宋大辰虛謂宋先祖掌祀大辰星也陳太昊虛慮羲木德師古曰慮譏與伏同火所生也鄭祝融虛高辛氏火正也故皆為火所舍衛顛頊虛星為大水營室也天星既然又四國失政相似反為王室亂皆同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為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孟康曰不在二宿之中也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為齊晉也其後楚滅陳師古曰襄十七年楚田氏篡齊師古曰齊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為田和六卿分晉師古曰晉出公八年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卒後八十年至靖公為韓魏趙所滅而三所滅也六卿攬權其後范氏中行氏智氏滅而韓魏趙兼其土地人衆故總言六卿分此其效也劉歆以為李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且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十四年冬有星孛在獲麟後劉歆以為不言所在官失之也高帝三年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餘乃入劉向以為是時項羽為楚王伯諸侯而漢已定三秦與羽相距滎陽天下歸心於漢楚將滅故彗除王位也一曰項羽隗秦卒燒宮室弑義帝亂王位故彗加之也文帝後七年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劉向以為尾宋地今楚彭城也箕為燕又為吳越彗宿在漢中負海之國水澤地也是時景帝新立信用龜錯將誅正諸侯王其象先見後三年吳楚四齊與趙七國舉兵反師古曰四齊兩也皆誅滅云武帝建元六年六月有星孛于北方劉向以為明年淮南王安入朝與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邪謀而陳皇后驕恣其後陳后廢而淮南王反誅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占曰是為蚩尤旗見則王者

征伐四方。其後兵誅四夷。連數十年。元狩四年。四月。長星又出西北。是時伐胡尤甚。元封元年。五月。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其後江充作亂。京師紛然。此明東井三台爲秦地效也。宣帝地節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太白二丈所。劉向以爲太白爲大將。彗孛加之。掃滅象也。明年。大將軍霍光薨。後二年。家夷滅。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丈。廣尺餘。劉向谷永以爲營室爲後宮懷妊之象。彗孛加之。得有害懷妊絕嗣者。一曰。後宮將受害也。其後許皇后坐祝詛後宮懷妊者。廢趙皇后。立妹爲昭儀。害兩皇子。上遂無嗣。趙后姊妹卒皆伏辜。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東井。踐五諸侯。孟康曰。五諸侯星名。出河戍北。率行軒轅大微。後日六度有餘。晨出東方。十三日。夕見西方。犯次妃長秋斗填蠱炎。再貫紫宮中大火。當後遼天河。除於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攝提。至天市。而按節徐行。服虔曰。謂行遲。炎入市中。旬而後西去。五十六日。與倉龍俱伏。谷永對曰。上古以來。大亂之極。所希有也。察其馳騁驟步。芒炎。或長或短。所歷奸犯。師古曰。如音干。內爲後宮女妾之害。外爲諸夏叛逆之禍。劉向亦曰。三代之亡。攝提易方。秦項之滅。星孛大角。是歲趙昭儀害兩皇子。後五年。成帝崩。昭儀自殺。哀帝卽位。趙氏皆免。官爵徙遼西。哀帝亡。嗣平帝卽位。王莽用事。追廢成帝趙皇后。哀帝傳皇后。皆自殺。外家丁傅皆免。官爵徙合浦。歸故郡。平帝亡。嗣莽遂篡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鷗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鷗木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師古曰。僖十七年。齊桓公卒。執滕子園曹。師古曰。十九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

執陳子嬰齊為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為所執後得反國師古曰二十一年魯為鹿上之盟秋會于孟於是楚不悔

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為諸侯笑師古曰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十一月

三年卒傷於泓故也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鵠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與曰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對曰今

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師古曰今年若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

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鄧季姬公孫茲皆卒師古曰僖十六年三月公子季友卒四月季姬卒七月

明年齊桓死適庶亂宋襄公伐齊行伯卒為楚所敗劉歆以為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婁師古曰降降婁魯分壘

也故為魯多大喪正月日在星紀厭在玄枵玄枵齊分壘也石山物齊大嶽後師古曰齊姜姓也其先為堯

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師古曰五公子謂無虧也故為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於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

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鵠退飛故為得諸侯而不終六鵠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於孟也民反德為亂亂則妖

災生言吉凶繇人然後陰陽衝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

謂卻行厥異曠退飛適當黜則鵠退飛師古曰適惠帝三年隕石絳諸隕也屬天水郡也武帝征和四年二月丁

酉隕石雍二天晏亡雲聲聞四百里師古曰雍扶風之元帝建昭元年正月戊辰隕石梁國六成帝建始四年正

月癸卯隕石彙四肥累一孟康曰皆縣名也故屬真定師陽朔三年二月壬戌隕石白馬八師古曰東

五月癸未隕石杜衍三師古曰南元延四年三月隕石都關二師古曰山哀帝建平元年正月丁未隕石北地十

其九月甲辰隕石虞二師古曰梁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隕石鉅鹿二自惠盡平隕石凡十一皆有光耀雷聲成哀

尤屢

【考證】

五行志下之下後鄭拒王師○拒，監本別本俱訛陸，從宋本改正。

史記推合朔在夜○啟本無記字，宋本有從之。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臣召南按僖十二年，經無朔字。

在斗二十三度○宋本作二十二度。

後四年四月丙辰晦日有食之○臣召南按孝文紀作丙寅晦，又七年正月辛未朔日食，紀未及書，又景帝三年二月壬午晦。

孝景紀作壬子晦，紀于四年十月戊戌晦書食，此志不書，中元年九月甲戌晦，紀未及書，紀于中四年十月戊午書食，此志不書。

又後元年七月乙巳，紀但言晦，不言先晦一日，孝武帝建元五年正月己巳朔，及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紀皆不書，七月癸未書。

食，但不云先晦一日，元朔二年二月乙巳晦，紀作三月乙亥，六年十一月癸丑晦，及元封四年六月己酉朔，太始元年正月乙巳。

晦，紀皆不書，孝昭帝元鳳元年七月己亥晦，紀作乙亥，孝宣帝五鳳四年四月辛丑朔，紀作晦，孝成帝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紀。

不書，孝哀帝元壽二年三月壬辰晦，紀作夏四月壬辰晦，紀志互異如此。

■地理志(上)

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師古曰旁行，謂地制萬里，畫壘分州，師古曰方制，制為方城也。畫，謂

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師古曰易，比卦象辭。書云協和萬國，師古曰虞書，此之謂也。堯遭洪水，襄

山襄陵，師古曰襄，師古曰襄，師古曰襄，師古曰襄，師古曰襄。

前漢書 卷三 志下 地理志上

常添也下。岱賦：絲泉鉛松怪石。師古曰：小谷也。絲麻也。怪石之次玉美，好者萊夷作牧。厥業：絲，反。劉敞曰：萊山之夷，地宜畜牧，繫桑也。食之蠶絲可為絳琴瑟。聚音烏，聲浮于波。遂于汾，師古曰：汾水出山，師古曰：汾水出山，師古曰：汾水出山。

大壑既豬，東原底平。師古曰：大野即鉅野也。東原之地，致功而平，可耕稼也。言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師古曰：埴，黏土也。漸，水貌。

包襄而生，田上中。賦中中，師古曰：田第五，賈土五色。師古曰：王者舉五色土，封以為羽畎夏狄。澤陽孤桐，師古曰：澤陽，澤水之涯。浮出好石，可

錫也。山南曰：陽孤桐，特生之木，可為琴瑟。嶧山之南，生焉。嶧音驛。灑灑浮磬，師古曰：玄黑也。漣，細縵也。絳，支也。淮夷蠙珠，師古曰：淮夷，淮水之夷也。蠙珠，珠名。蜃及厥，厥，玄纁縞。師古曰：玄，黑也。纁，細縵也。絳，支也。

支也。劉敞曰：浮于淮泗，遠于河海。淮海惟揚州。師古曰：北據彭蠡，既豬，陽鳥道。居，師古曰：彭蠡，在吳西。篠簜既

樂，則鴻鳴之鳥也。音彭，音居。之，音既。已蓄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師古曰：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震澤，在吳西。篠簜既

敷，師古曰：篠，小竹也。簜，大竹也。敷，謂山天木喬。師古曰：天，天貌。喬，上竦也。厥土塗泥，師古曰：塗，泥也。漻漻既

錯，師古曰：田第九，賦貢金三品。師古曰：瑤瓊，篠簜。齒革羽毛。師古曰：瑤瓊，皆美玉名也。齒，象齒也。革，犀革。鳥夷卉

服，師古曰：鳥夷，東南之夷。善厥業，織貝。師古曰：織，細布也。貝，水蟲也。古以為貨，○劉敞曰：貝，貝也。珠璣，音昆。特，厥包

橘柚錫貢。師古曰：錫，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常來也。柚，寒故包。襄而均江海，通于淮泗。師古曰：均，平也。通，灌。荆及

衡陽，惟荊州。師古曰：北據荊山，江漢朝宗于海。師古曰：江漢二水，歸入于海，有似九江孔殷也。言江於此州界，

分爲九道，甚得地形之中。沱瀟既道，雲夢土作。師古曰：沱瀟二水名，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瀟，音澄。一曰道，讀曰導。導，治也。

前漢書卷三志下地理志上

九五

賦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師古曰田第八賦第三。貢羽旄齒革金三品。師古曰自金以上。柁幹栝柏厲砥磬丹。師古曰柁石也。栝木柏葉而松身。厲磨也。砥其尤細者也。磬石名。可爲矢鏃。丹赤。惟籛露栝。三國底厥厥名。師古曰木齒。籛竹其爲矢。美也。栝音困。籛音路。栝音栝。包。廬。菁。茅。師古曰廬。神也。菁。菜也。可以爲菹。菜。可以爲縮。厥。美。玄。纁。玕。組。玄。黑。色。纁。絳。也。纁。音。幾。又。音。祈。九。江。納。錫。大。龜。師。古。曰。錫。命。而。納。不。常。獻。也。出。於。浮。子。江。沔。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洛。乃。至。南。河。也。言。波。在。冀。州。南。荆。河。惟。豫。州。師。古。曰。西。南。至。伊。維。灑。澗。既。入。于。河。師。古。曰。伊。出。陸。渾。山。惟。出。家。嶺。入。河。榮。波。既。豬。師。古。曰。榮。沈。水。並。已。過。梁。矣。一。說。謂。榮。水。之。波。道。荷。澤。被。盟。豬。師。古。曰。荷。澤。在。湖。陵。盟。豬。亦。澤。名。則。使。被。及。盟。豬。不。常。入。也。道。讀。曰。厥。土。惟。壤。下。土。墳。墟。師。古。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墳。田。中。上。賦。錯。上。中。師。古。曰。第。一。導。荷。音。歌。被。音。被。馬。之。被。盟。音。孟。厥。土。惟。壤。下。土。墳。墟。師。古。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墳。田。中。上。賦。錯。上。中。師。古。曰。第。一。出。第。一。貢。漆。枲。絺。紵。絺。紵。師。古。曰。紵。織。紵。爲。布。及。練。也。練。織。練。紵。也。音。疎。錫。貢。磬。錯。師。古。曰。錯。治。玉。之。石。磬。錯。錯。可。下。宮。注。未。實。浮。于。洛。入。于。河。師。古。曰。因。華。陽。黑。水。惟。梁。州。師。古。曰。西。距。黑。水。岷。嶓。既。沱。沱。濟。既。道。師。古。曰。岷。山。音。水。已。去。二。山。之。土。皆。可。種。職。沱。濟。二。水。治。從。故。道。也。蔡。蒙。旅。平。和。克。底。績。師。古。曰。蔡。蒙。二。山。名。旅。陳。也。旅。平。音。岷。音。巽。嶓。音。波。道。讀。曰。孽。○宋。祁。曰。岷。疑。作。孽。註。同。蔡。蒙。旅。平。和。克。底。績。師。古。曰。蔡。蒙。二。山。名。旅。陳。也。旅。平。音。功。可。耕。厥。土。青。黎。師。古。曰。色。田。下。上。賦。下。中。三。錯。師。古。曰。田。第。七。賦。第。八。貢。璆。銀。鏤。磬。磬。師。古。曰。璆。美。玉。也。璆。也。熊。羆。狐。狸。織。皮。師。古。曰。織。皮。謂。屬。也。西。頃。因。桓。是。依。師。古。曰。西。頃。山。名。在。臨。洮。西。南。恒。水。名。也。音。音。馮。熊。羆。狐。狸。織。皮。師。古。曰。織。皮。謂。屬。也。西。頃。因。桓。是。依。師。古。曰。西。頃。山。名。在。臨。洮。西。南。恒。水。名。也。音。馮。逾。于。沔。師。古。曰。沔。上。曰。入。于。渭。亂。于。河。經。流。曰。亂。黑。水。西。河。惟。雍。州。師。古。曰。西。頃。山。名。在。臨。洮。西。南。恒。水。名。也。音。馮。西。師。古。曰。治。使。涇。屬。渭。汭。師。古。曰。渭。屬。遠。也。欲。反。洧。音。芮。言。治。溼。水。反。入。于。漆。沮。既。從。鄠。水。道。師。古。曰。漆。沮。卽。馮。翊。之。山。音。漆。沮。既。從。入。渭。鄠。木。亦。來。同。也。荆。岐。既。旅。師。古。曰。荆。岐。二。山。名。荆。在。岐。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師。古。曰。終。南。惇。物。古。伐。字。也。伐。所。也。沮。音。七。余。反。也。荆。岐。既。旅。師。古。曰。荆。岐。二。山。名。荆。在。岐。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師。古。曰。終。南。惇。物。

功終鳳山在隴西首陽西南原隰底積至于豬棧師古曰高平曰原下理曰三危既宅三苗不敘師古曰三危山
 自終南西出至于鳥風也師古曰鳥風也
 苗木有苗氏之族徙居於此分而厥土黃壤田上賦中下師古曰田賦第六貢球琳琅玕師古曰球琳皆玉名琅玕
 為三故言三苗今皆大得其次敘師古曰
 蛇琳音林琅玕音干浮子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師古曰積石山在金城西水所經門會于渭流師古曰渭水西上會自織皮昆
 崑析支渠曳師古曰或說所道說曰導後皆類此河音苦堅反逾于河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
 于荆山師古曰自此以下更說所道說曰導後皆類此河音苦堅反逾于河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
 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東蒲阪南太嶽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于碣石入于海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即今華陰山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曰陰山姚本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至于荆山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西衡山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燔山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餘波入于流沙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至于龍門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經底又東至于盟津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音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鄗反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宋祁曰迎改作逆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受也海即勃海是也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嶧冢消漾東流為漢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南為漢禹治漆水出鞏西氏道東流過武關山又東為滄浪之水師古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師古曰
 荆山東南

汝為滄浪之水即漢過三澨至于大別師古曰三澨水在南入于江師古曰大別山而南入江也東匯澤為彭蠡師古曰匯通
 父所職者也浪音瑗過三澨至于大別師古曰三澨水在南入于江師古曰大別山而南入江也東匯澤為彭蠡師古曰匯通
 為彭蠡澤也浪音瑗過三澨至于大別師古曰三澨水在南入于江師古曰大別山而南入江也東匯澤為彭蠡師古曰匯通
 隨音胡賄反東為北江入于海師古曰北江入海
 醴師古曰醴水在荆州過九江至于東陵師古曰東陵地名
 道流水東流為沛師古曰沛水出屋丘名沛流於海師古曰沛水出屋丘名
 道流也沛也東出于陶丘北師古曰陶丘丘名
 折而東也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師古曰泗水出陶丘丘名
 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灃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道同師古曰客以四輿既宅師古曰輿說曰輿謂土
 居四方之土已可定九州之山皆已師古曰客以四輿既宅師古曰輿說曰輿謂土
 居也輿音於六反師古曰客以四輿既宅師古曰輿說曰輿謂土
 四海會同師古曰四海之內同會京師六府孔修師古曰六府水五金皆已清澹無壅塞
 正致慎貨財師古曰正致慎貨財成則三壤成賦中國師古曰成則三壤成賦中國
 以行賦賦師古曰賦者賦也成則三壤成賦中國師古曰成則三壤成賦中國
 朕行所敬師古曰朕行所敬養者惟德為先故無距我之行也師古曰養者惟德為先故無距我之行也
 聖賦內總師古曰聖賦內總也總采桑總入也內說曰納下皆類此師古曰聖賦內總
 有役則服之耳師古曰有役則服之耳
 服音工黠反師古曰服音工黠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師古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王事則供之不主一屯師古曰王事則供之不主一屯
 外之五百里也綏安也師古曰外之五百里也綏安也
 三百里揆文教師古曰三百里揆文教
 而行之也三百里皆同師古曰而行之也三百里皆同
 二百里舊武衛師古曰二百里舊武衛
 衛者二百里皆同師古曰衛者二百里皆同
 五百里要服師古曰五百里要服

藪曰弦蒲師古曰在沂縣川曰涇洹師古曰洹在魏地詩大雅公劉之篇曰洹鞠之即寢曰渭洛師古曰洛即漆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

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師古曰在遼東藪曰獫狁師古曰在長廣川曰河汾浸曰蓄時師古曰蓄出於燕時水出殷陽其利

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師古曰馬牛羊豕穀宜三種黍稷稻河內曰冀州其山曰霍師古曰在平陽藪曰揚紆師古曰在冀州秦有揚紆而此以為

川曰漳水曰汾潞師古曰潞水出上黨長子汾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

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曰恆山藪曰昭餘祁師古曰在太原郡縣藪曰康池嘔夷水曰涑易師古曰康池出廣昌易出汝安摩音呼其利布帛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師古曰馬牛羊豕穀宜五種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師古曰保章氏魯官之屬也保守也言守天文之職也分音扶問反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師古曰耗滅也音呼到反至春秋時尚有數十國五伯迭興總其盟會師古曰此也五伯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伯謂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伯謂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

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盡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簡易以撫海內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師古曰朔方記云漢既定南越之地置交阯郡史別於雍州令持節治者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

數改易師古曰數是以前獲舊聞考述詩書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焉師古曰中古以來

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就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真後之學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解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解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解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解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解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解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解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解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解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解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解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解者因而祖述不考其謬論其能尋其本今並不錄蓋無尤焉

京兆尹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大初元年更爲京兆尹復爲元始二年戶十九萬五千七百二口六十

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師古曰漢志舉之戶口數也後皆類此○縣十二長安成帝戶八萬八千二百二十四初城六年

二百王莽曰常安師古曰王莽篡位新豐歸於南故城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冀之故號新豐東船司

改漢郡縣名普易之也下皆類此

空曰本主船之官遂以爲縣師古曰藍田山出美玉公皆曰華陰陸陰華陰在南山有祠豫州山集靈宮武帝起更名華

也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有鐵官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也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鄭桓公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巨靈曰周自穆王以

前漢書 卷三 燕下 地理志上

外活反又音丁武城所云秦伐晉取古武城者也左氏傳沈陽制邑曰襄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德下有灑梁原洛水東南徵
 所云王取北武城此地耳而杜元之說未詳其是也左得雲陵置昭帝萬年高帝置莽曰陽北赤原師古曰三陵輔是黃圖云長陵
 高帝置戶五萬七千七百七十九平陽陽故宋祁景帝更名莽曰雲陽三所孟康曰雍首率路神祠之幸越人祠也縣音
 萬九千四百六十九平陽陽故宋祁景帝更名莽曰雲陽三所孟康曰雍首率路神祠之幸越人祠也縣音
 反居音除

右扶風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國二年更爲中地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右扶風而元
 治於內史又云更名主雷都尉爲右扶風戶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八十三萬六千七百七十縣二十一
 渭城故咸陽高帝元年更名渭城有蘭池七年莽曰京長安武槐里周更名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莽曰槐治三縣有
 啓所伐鄠水出東南又有灃水皆北過上林苑入藍屋王起靈輿武帝穿也昭麟曰讀與禮所封師古郁夷詩郁
 渭有黃陽秦文王起師古曰灃水皆北過上林苑入藍屋王起靈輿武帝穿也昭麟曰讀與禮所封師古郁夷詩郁
 夷有渭水祠莽曰郁夷詩郁

蒙籠渠右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治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尉師古曰輔都尉雍秦惠公械陽宮昭王起有鐵官原鄠曰四面積高所鑿泉宮孝公起初年宮漆水在縣西有

古曰黃圖云本槐里之茂鄉平陵昭帝置非武功太遠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南鄭入河有垂山斜水出
○宋祁曰宣下當添室字
淮水祠三所莽曰新光師
古曰斜音戈奢反衛音牙

弘農郡武帝曰右隄四年戶十一萬八千九十一口四十七萬五千九百五十四有緄官○縣十一弘農函谷

潁山嶺下入河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緄過郡二行六百里莽曰昌富師古曰淇音耳○宋祁曰昌富疑

水所出北入河獨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緄過郡二行六百里莽曰昌富師古曰淇音耳○宋祁曰昌富疑

當昌陝放號國有雋城故集國北諱在大陽宜陽在緄也○有龍池萬家為縣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雋徒

曰陝亭師古曰暹音丹水出上雋家嶺山東至析入鈞密陽鄉新安馬賈謂水在商鞅邑也析水出析谷俱東

莫踐反又音莫忍反丹水出上雋家嶺山東至析入鈞密陽鄉新安馬賈謂水在商鞅邑也析水出析谷俱東

鞵至鞵入滿水莽曰君亭師古曰析音先暨反陸渾關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有上雋萬賈雋水出冢嶺山東北至川羣又

百甲水出秦嶺山東南至錫入河過郡三行五百七十里有秦嶺耳獲與山在東北師古曰錫音陽

河東郡秦置莽曰兆陽戶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九十六口九十六萬二千九百一十二○縣二十四安邑盛

山在尊灑池在西南魏絳自魏徙此至大陽矣山在西北有矣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為懷公猗氏解師

曰音清反有魏山首山祠雷首山在晉故曰蒲秦更名莽曰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云孟康曰

然則本非蒲也河北詩魏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邑莽曰汾陰介山開喜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今曲沃也

秦改爲左邑武帝於此護澤馮貫析城山在西南應劭曰有護端氏臨汾垣萬賈武德入河軾出榮陽北

開南越破改曰開喜於此護澤馮貫析城山在西南應劭曰有護端氏臨汾垣萬賈武德入河軾出榮陽北

地中又東至瑣流入海過郡九行千皮氏秋翹故陝國晉獻公滅之以賜大夫趙盾長脩平陽韓武子居此有緄官

莽曰平野鞵劭曰襄陵有班氏鄉亭莽曰幹皇鞵劭曰襄陵在宛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宋祁曰州山出黃虞

前漢書卷三志下地理志上

作代楊莽曰有年亭應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海莽曰朕北懸功曰屈音居勿有反即晉公子夷吾所居古蒲子蒲反舊邑
山武帝應說失之絳官應劭曰絳水出西南狐譚音師古曰譚驥音其
所居也

太原郡晉陽縣并州官在戶十六萬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萬四千八百八十八有八家馬官臣贊曰英有八家馬分

來在北家馬後改曰桐○縣二十一晉陽故時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出西北有桐官晉水所東

也蔭人如淳曰音瓊師古界休莽曰休音許虬反榆次塗水鄉晉大夫知徐晉邑榑陽榑音鍾中郟于離莽曰茲

氏莽曰狼孟莽曰鄆九澤在老是為昭餘祁并州較音於據反孟晉大夫陶多穰曰汾陽北山汾水過郡二行南至

三百四十京陵古曰即九城師陽曲應劭曰故惡陽曲之號乃改此縣曰陽曲也師古曰隋文帝自大陵有觀官莽原

平郟邑莽曰示上艾師古曰庫音呼池音徒何反虛靡音廩夷曰陽邑繁穰曰廣武曰信柯師古曰賈屋山北即莽

北記所云趙襄子登夏屋者

上黨郡石研關天井關師古曰研音關戶七萬三千七百九十八口三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六○縣十四

長子周古曰辛甲所封也長短之長幼之長非也屯留屯音純○宋郟曰音純當作首純師古曰余吾銅鞮

師古曰虎音下斯樂沾八十里冀州澤水所出東北至壺關入大河過郡五行于六溈氏溈水也師古曰溈水出焉

襄祖莽曰祖上鄭樂亭○宋壺關有羊腸侯國也今黎亭是淇水所出者也師古曰溈水出焉

沁水別作沁水故法未高都郭水師古曰東南入沁水游故路隋氏師古曰音陽河穀遠水所出也師古曰

工別州武陵縣行九百里至穀陽疑傳焉錯誤

陽州武陵縣行九百里至穀陽疑傳焉錯誤

陽州武陵縣行九百里至穀陽疑傳焉錯誤

陽州武陵縣行九百里至穀陽疑傳焉錯誤

陽州武陵縣行九百里至穀陽疑傳焉錯誤

陽州武陵縣行九百里至穀陽疑傳焉錯誤

陽州武陵縣行九百里至穀陽疑傳焉錯誤

房成堂安成侯國莽南頓其後南頓故城在陳朗陵山在西南
 縣音子宜春侯國莽女陰治汝墳新蔡侯國莽新息國莽其後徙孟康曰故息
 東反音也師古曰宣屠反助期思故師古曰慎陽猶有與丘真水出東北入淮
 以水更爲心誤慎莽治曰召陵師古曰齊恒公伐楚次陽北故國也今黃城山
 上蔡成王封其子胡王弟叔所封度放籍莽曰光武延封股後於新邑是故世
 華望曰長平長正宜祿都享曰項新鄭莽曰光武延封股後於新邑是故世
 非歸德莽曰歸德新莽曰新明應陽安昌侯國莽安陽侯國莽曰今江寧縣是
 淮過郡汝水行出東南至新蔡入

南陽郡秦置莽曰前戶三十五萬九千三百一十六○宋郡曰戶四十三口一百九十四萬二千五十一○縣三十

六宛故七申伯國有屈申城縣南有北筮山戶四萬師古曰音杜衍莽曰鄴侯國莽曰南庚孟康曰音育陽有
 出筮在東盧氏南入于河水博山侯國亥帝從故順陽曰順陽漢明帝改曰順陽莽曰順陽莽曰順陽莽曰順陽
 與即春秋左氏傳所謂陰陽也順陽莽曰順陽漢明帝改曰順陽莽曰順陽莽曰順陽莽曰順陽
 難名難疑不爲石隄也音屋山都蔡陽莽曰順陽漢明帝改曰順陽莽曰順陽莽曰順陽莽曰順陽
 故名難疑不爲石隄也音屋山都蔡陽莽曰順陽漢明帝改曰順陽莽曰順陽莽曰順陽莽曰順陽
 春秋云穀伯食水之朝是也音屋山都蔡陽莽曰順陽漢明帝改曰順陽莽曰順陽莽曰順陽莽曰順陽
 鄧州穰縣是鄧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
 也音人反鄧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莽曰穰縣

古曰音萌又雲杜歷劭曰左傳若敖取棄郢今郢亭是也師下雒音羊氏反淳鍾武曰當利

廬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戶十二萬四千三百八十三口四十五萬七千

三百三十三船官縣十二舒故縣居巢應劭曰春秋楚龍舒舒之邑臨湖零婁有淮水亦至壘入淮又

曰漢都二行五百一十里師古襄安江亭也應劭曰音胡管湖陵邑在南松茲侯國莽

音布凡反灼音酌又音鶴又皖反有鐵官師古曰音胡管湖陵邑在南松茲侯國莽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戶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八萬五百二十五官湖

官縣十五壽春色自陳徙此浚道音灼音峻道音然才由反古成德平阿蒙臯音孟康曰陰陸歷陽郡曰明

義當塗侯國莽曰山侯國也應劭曰禹虛鍾離音鍾離子國合肥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東城武城博鄉曰揭陸曲

山陽郡故梁景帝六年別爲山陽國兗州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有鐵

縣二十三昌邑武帝天漢四年更名山陽爲昌邑國有南平陽漆曰臞平孟康曰漆鄉是以成武公所城遷衛文

公於此子成公徒湖陵禹貢浮于泗水通于河王蒼子爲湖陵侯應劭曰向東緝師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齊

與音灼曰成安湖陵禹貢浮于泗水通于河王蒼子爲湖陵侯應劭曰向東緝師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齊

威音灼曰成安湖陵禹貢浮于泗水通于河王蒼子爲湖陵侯應劭曰向東緝師古曰春秋僖二十三年齊

亭郟成宋郟曰郟告成中鄉國侯平樂北至滌水入泗鄭國瑗丘在西南留鄉音側其反曰栗鄉侯國愛戚侯國

西陽侯國

濟陰郡定陶禹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
十八○縣九 定陶封禹實陶周丘在西南陶丘亭宛句平亭師古曰濟平宛句縣呂都新郡曰殷慶師古曰成陽有
家澤蓋在西北鄆城曰聖音工稼師反古句陽之丘也師古曰音鉤稔康曰音妒孟乘氏酒水東南至唯陵入淮過鄆
敗宋師于乘丘是也師古曰唯音雖

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戶四十萬九千七百九十九口二百三萬四千八百八十○縣三十七 相莽曰晉龍亢晉灼
音竹莽曰今竹邑穀陽應劭曰在蕭別封附庸也宋向姓炎帝後師古曰音餉姜銓音竹乙反錕廣戚曰力聚下蔡州
來國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豐曰郢莽曰單城孟康曰音多謙成莽曰延勸蕩城高祖破魏布都尉治莽
昭侯於此後四世侯齊竟為楚所滅豐曰郢莽曰單城孟康曰音多謙成莽曰延勸蕩城高祖破魏布都尉治莽
瑄曰域亦音實輒與華樂曰山桑公丘侯國故滕周懿王子錯叔繼所封三十一世而所滅師古曰靈音直靈反
其義符離莽曰敬丘侯國應劭曰春秋遇于夏丘莽曰思凌侯國水所出高祖破項羽莽曰汶音成應劭沛有靈芒師古曰
應劭曰世祖更名臨睢水出建成國城父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過郡建平侯國莽曰汶音成應劭沛有靈芒師古曰
焉師古曰芒音莫郎反睢音雖建國城父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過郡建平侯國莽曰汶音成應劭沛有靈芒師古曰
鄙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鄆字為之耳讀粟侯國莽扶陽曰合治高侯國深陽如淳曰平阿曰平甯莽東鄉
皆為鄙而莽呼為發治則此縣亦有發音讀粟侯國莽扶陽曰合治高侯國深陽如淳曰平阿曰平甯莽東鄉
臨都義成 祁鄉侯國莽

魏郡高帝置莽曰戶二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九口九十萬九千六百五十五○縣十八 鄆故大河在館陶
武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丘莽曰關丘應劭曰斥丘故曰斥丘師沙內黃清河出南應劭曰春秋吳
西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臣環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間今陳外清淵應劭曰清魏治莽
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環說也是也應說失之清淵應劭曰清魏治莽

曰魏城卒應劭曰在繁水之陽元城應劭曰魏氏侯公子元梁期黎陽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其魏武侯名取水即裴侯國其界為繁淵漳水東至邯鄲入白渠應劭曰有拘閭水東邯鄲會城南與邯鄲水之別今在縣陽以為名也即裴侯國其界為繁淵漳水東至邯鄲入白渠應劭曰有拘閭水東邯鄲會城南與邯鄲水之別今師勞猶有溝渠在也陰安平恩侯國莽邯鄲水之溝古曰武安欽口山白渠水所出東至列人入漳又有潞水鐵官莽曰恒安師古曰濞音子枉反音呼池音徒師古曰濞音子枉

鉅鹿郡秦置屬戶十五萬五千九百五十一口八十二萬七千一百七十七○縣二十鉅鹿禹貢大陸澤在也臣瓚曰山足曰鹿師古曰鹿說之大者南轅莽曰富平孟康例象氏曰侯國莽廩陶師古曰廩朱子宜乎楊氏功陸臨平下曲陽郡治應劭曰常山有上曲陽故此聚昔陽式制反音鄆莽曰秦聚師古曰音若么反新市侯國莽堂陽有轅官書分為經縣安定侯敬武歷鄉侯國莽樂信侯國武陶侯國柏鄉侯國安鄉侯國

常山郡高帝置莽曰井闕屬冀州汲晏曰戶十四萬一千七百四十一口六十七萬七千九百五十六○縣十八元氏沮本亭師古曰關驪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石邑古曰汶音致又音汶音脂又音丁計反其後亦桑中侯靈壽水出東北入庫池潯吾曰潯山大中潯陰東入河○宋祁曰有曲水入新陽應劭上曲陽所出東北入澹非西北有祠莽州山馮貢疆九門井陘山在劭曰井陘房子寶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定陶入中丘至張邑名谷諸水所出東封斯國關平棘應劭曰伐管棘蒲非一地也應曰功臣表棘蒲侯曰林常作杜林鄙

高祖郡位更名高邑莽曰高祖當作世祖曰樂陽曰陽苗平臺曰雁臺都鄉○宋祁曰郡富莽作鄉南行唐陸谷池水都尉治莽曰延德

清河郡高帝置莽曰戶二十萬一千七百七十四口八十七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縣十四清陽郡東武城

繹幕繹古曰木音弋尺反師靈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衛入屯氏屠莽曰屠治應劭曰安帝曰青德皇反莽鄒

莽曰音輪師貝丘都尉治應劭曰左氏傳信成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懸題師古曰懸東陽曰晉陵莽信鄉曰順帝更

名安繹良笑反音漿強復陽莽曰音腹

涿郡高帝置莽曰戶十九萬五千六百七十口七十八萬二千七百六十四有鐵○縣二十九涿水首受涿

谷入河應劭曰涿水出上灄莽曰二屏師古曰灄穀丘故安閭鄉易水所出來至范陽入灄也并州涿水亦至

乃官南深澤范陽莽曰順陰應劭音蠶吾蠶音應容城莽曰易廣望侯國莽曰音莫高陽莽曰高亭應劭州

鄉侯安平都尉治莽樊輿侯國莽成曰宜家良鄉侯國垣水南至陽利鄉侯國莽符臨鄉侯益昌侯國莽曰有秩

村陽鄉侯國莽西鄉侯國莽饒陽應劭曰在中水應劭曰在易詭二武垣莽曰垣水出良鄉東入桃阿陵阿武侯

高郭侯國莽新昌侯國

勃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屬幽州師戶二十五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口九十萬五千一百一十九○縣二十六

浮陽莽曰陽信東光蘇亭阜城南本阜成千童應劭曰千童當作平重合南皮莽曰西河亭

三章武有皮定侯章武曰桓章中邑檢陰高成治也高樂莽曰參戶國成平戲水莽曰潭亭柳侯臨樂侯國

東平舒師古曰代郡有重平安次脩市侯國莽曰音侯文安景成侯東州建成章鄉侯蒲領侯

平原郡高帝置莽曰戶十五萬四千三百八十七口六十六萬四千五百四十三○縣十九平原有馬河

前漢書 卷三 志下 地理志上

一三三

五百六高平亭師古曰讀與隔同高唐合欽言深水所出師古曰深音它重丘平昌侯初侯國莽般莽曰分明

十里如面般之殺章昭曰音通垣反師古曰爾雅說九河云鈞樂陵都尉治莽曰樂音來各反師祝阿安成瑗莽曰東阿

般曰或以水曲如鈞流般恒也然今其土俗用如章之音樂陵都尉治莽曰樂音來各反師祝阿安成瑗莽曰東阿

陽深陰東北人海師古曰深音它出東武陽初莽曰張力應富平侯國莽曰樂音來各反師祝阿安成瑗莽曰東阿

立樓國龍頽侯國莽曰清德師古曰今本領字或安侯

千乘郡應劭曰和帝更名樂安青州戶十一萬六千七百二十七口四十九萬七百二十有鐵官縣十五

千乘有鐵東鄒涇沃莽曰平安侯國莽博昌瓚曰從東萊至博昌經歷宿水不得至也取其嘉名耳師古曰瓚

說夢城都尉治莽建信狄莽曰利居應劭曰琅槐柳音回樂安被陽侯國如淳曰一作疲音罷軍之罷師高

呂繁安侯國莽高宛莽曰延鄉

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濟南國景戶十四萬七百六十一口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四縣十四

東平陵有工官鄒平臺莽曰梁鄒士鼓於陵都尉治莽陽丘般陽莽曰濟南亭應劭曰在般管應劭曰

朝陽侯國莽曰脩治應無城有鐵隳侯國莽曰利成應劭曰音茂蘇林曰音交今東朝陽著師古曰音竹庶反又

以為著龜之著字乃宜成國

泰山郡屬齊作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六口七十二萬六千六百四師古曰汶水出萊毋西入濟縣二十四

奉高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武博有泰山崩岱山在西北求山上莖應劭曰莖山在東北音濞師古曰莖當作莖盧北王都也肥成應劭曰

丘隄鄉故隄國春秋曰齊人織于剛及剛今剛亭丘也師古曰鄒音曠柴蓋臨樂子山涑水南所出西北至蓋入

隄也師古曰蛇音移隄音遂

剛及剛今剛亭丘也師古曰鄒音曠柴蓋臨樂子山涑水南所出西北至蓋入

剛及剛今剛亭丘也師古曰鄒音曠柴蓋臨樂子山涑水南所出西北至蓋入

剛及剛今剛亭丘也師古曰鄒音曠柴蓋臨樂子山涑水南所出西北至蓋入

剛及剛今剛亭丘也師古曰鄒音曠柴蓋臨樂子山涑水南所出西北至蓋入

剛及剛今剛亭丘也師古曰鄒音曠柴蓋臨樂子山涑水南所出西北至蓋入

剛及剛今剛亭丘也師古曰鄒音曠柴蓋臨樂子山涑水南所出西北至蓋入

剛及剛今剛亭丘也師古曰鄒音曠柴蓋臨樂子山涑水南所出西北至蓋入

剛及剛今剛亭丘也師古曰鄒音曠柴蓋臨樂子山涑水南所出西北至蓋入

五、知本字又音古蓋反。音曰：蓋梁父。師古曰：以州名。東平陽、南武陽。冠石穴，治水所出。南至下郡，入泗。過郟，二、
出南萊蕪。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海。臨淄，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顯華。葬：陰陽。曰：寧順。葬：丘。師古曰：春秋莊公
音：卒。故桓應劭曰：附庸也。師古曰：春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顯華。葬：陰陽。曰：寧順。葬：丘。師古曰：春秋莊公
于乘丘。師古曰：富陽。桃山，侯國。葬：桃鄉。師古曰：鄉亭式。

齊郡，秦置。齊曰：濟戶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六。口五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四。○縣十二：臨淄、師古曰：父所封
梁郡，入沛。服官鐵宜。葬曰：齊陵。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曲阜。曰：臨淄。即營丘也。故晏子曰：始爽，賜氏居於營
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樂營曰：丘。今齊之城中有丘，即營丘也。師古曰：墳，說也。樂營之丘，言於營
城邑。昌國，至西安。入如：利。葬曰：西安。葬曰：鉅定。馬車，濱水首受。鉅定，廣北。至廣饒，入鉅定。東廣饒，入鉅定。東廣饒，入鉅定。
胸應劭曰：臨胸山。有伯氏駢邑。師古曰：胸音勸。洋音祥。北鄉曰：馬聚。平廣，侯國。萊鄉。

北海郡，置。景帝二年。戶十二萬七千。口五十九萬三千一百五十九。○縣二十六：營陵、或曰：營丘。師古曰：北海
於營丘。陵亦丘也。京贊曰：營丘即臨淄也。營陵，劇魁，侯國。葬：安丘。葬曰：誅郟。孟康曰：營丘，即營陵也。師古曰：道德。師
春秋謂之綠。陵，師古曰：綠音營。營丘，即臨淄也。營陵，劇魁，侯國。葬：安丘。葬曰：誅郟。孟康曰：營丘，即營陵也。師古曰：道德。師
飲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益，葬曰：平壽。應劭曰：古地，尋焉。後今，城是也。臣：僕曰：城尋在河南。不在
臣：僕曰：州名也。淳于，公國之所都。益，葬曰：平壽。應劭曰：古地，尋焉。後今，城是也。臣：僕曰：城尋在河南。不在
其：失羊。昆，第五。北，須於洛。為，此太。又周書：庶民為互。洛也。又：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濟有太華。伊、閼、
有：河有夏。其：居即河南是也。師古曰：應氏。止云：尋。劇，侯國。都昌，有：望。平望，侯國。葬：平望。師古曰：宋、祁、丁、歷、於
本：是：禹。後：耳。何：孫。夏：國之：都。乎：廣。既：非也。均：音。樹。劇：侯國。都昌，有：望。平望，侯國。葬：平望。師古曰：宋、祁、丁、歷、於
作：日。柳。宋：侯國。葬：日。陸。弘。陸。○：善。光。有：龜。官。葬：日。後。再。後。今。亭。應：是。樂。以。侯。饒。侯。國。葬：平望。師古曰：宋、祁、丁、歷、於
反：平。城。國。密。鄉。國。侯。辛。石。國。樂。都。曰。南。本。集。都。石。鄉。註。皆。無。一。作。杖。已。下。字。石。鄉。侯。國。一。鄉。國。新。成。國。侯。國。葬：平望。師古曰：宋、祁、丁、歷、於

樂石 膠陽侯

東萊郡古曰故萊子國也師戶十萬三千二百九十二口五十萬二千六百九十三○縣十七 掖按通曰腫有之

入海師古曰陸直瑞反洋音祥平度利曰黃有萊山松林意母臨胸而東萊有此縣孟各以所近為名也斯類

非曲成水所出南至沂入海有鹽官牟平望利東牟牟有鹽官鹽官帳官師古曰帳音堅育犁呂陽曰夙敬亭

不夜有城山曰祠莽曰夙夜師古曰齊地記云古有當利有鹽官牟盧鄉陽樂侯國非陽石莽曰徐鄉

琅邪郡秦置莽曰琅夷屬徐州戶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口一百七萬九千一百有鐵○縣五十一 東武

莽曰不其有太一偃人祠九所及明堂海曲官鹽贛榆師古曰贛音朱虛凡山丹水所出東北至入壽光入海東

帝祠師古曰前音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言出宋虛入維將桑欽所諸莽曰諸并師古曰梧成靈門有高

活水即出東北入海師古曰姑幕都尉治或曰薄姑之而後太公因之虛水侯國如淳臨原填夷亭曰琅邪越玉

日虞即栢字也活音膏姑幕都尉治或曰薄姑之而後太公因之虛水侯國如淳臨原填夷亭曰琅邪越玉

善治此起館壘有四時祠師古曰禘侯國師古曰根艾水東入海莽曰餅侯國如淳膠水東至平度入海莽曰

零段侯國師古曰零音許黔陬故今國也師古曰斤春秋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謂音有輕重稻侯國皇虞莽曰

廣平昌長廣有萊山萊王祠奚蓋澤有鹽官植故山名古水所出東南至東武東莞術水南至下邳入泗過郡

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也師古曰魏其侯國莽曰昌山祠茲鄉侯國三行五百二十里莒州濰也海過

曰弗音官術水即沐水也音同魏其侯國莽曰昌山祠茲鄉侯國三行五百二十里莒州濰也海過

識音禮劬高廣侯高鄉侯來侯即來侯曰陸字當陸宋麗武鄉侯宋國莽曰理當理伊鄉侯新山侯高陽侯昆

山侯參封國折泉侯國折泉水侯博石侯房山侯慎鄉侯朝望侯國莽曰洽猶安丘侯國非高陵侯國莽臨安莽曰

山侯參封國折泉侯國折泉水侯博石侯房山侯慎鄉侯朝望侯國莽曰洽猶安丘侯國非高陵侯國莽臨安莽曰

山侯參封國折泉侯國折泉水侯博石侯房山侯慎鄉侯朝望侯國莽曰洽猶安丘侯國非高陵侯國莽臨安莽曰

成石山侯

東海郡高帝置曰沂平屬戶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四口百五十五萬九千三百五十七○縣三十八

郟故國少昊後諡蘭陵次室亭魯孟康曰襄賁郟曰真音應下郟應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有鐵官郟曰閭儉

師古曰下郟也良成侯國郟曰承翰師古曰左氏傳平曲郟曰成音靈戚胸秦始皇立石海上以開陽故郟國師

古曰郡音反費故魯季氏邑師古曰射治郟利成流泉海曲海亭東蘭祺侯國郟故國禹後南成侯國建鄉國

厭音一涉反費故魯季氏邑師古曰射治郟利成流泉海曲海亭東蘭祺侯國郟故國禹後南成侯國建鄉國

卽丘康曰就信孟祝其禹貢羽山在南縣臨沂厚丘郟曰祝容丘侯國祠水東南東安侯國郟合鄉郟曰承

承治應劭建陽侯國郟曰建力曲陽曰在從曲之陽助司吾郟曰息吾應劭子于鄉侯國郟曰端平郟曰陽侯國應劭曰春陰

平國郟鄉侯國郟曰徐亭師古武陽侯國郟新陽曰博聚建陵曰付亭昌慮侯國郟曰盧音廔都平侯國

臨淮郡武帝元狩六年戶二十六萬八千二百八十三口百二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四○宋郡曰口百二十

縣二十九徐汝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萬爲楚所滅琴取慮師古曰取音廔淮浦敬應劭曰淮淮也淮肝胎

部封治郟曰武馬允猶古曰乘義師僮郟曰射陽郟曰監淮亭應劭開陽贊其師古曰贊高山應劭曰高雖陵

應劭曰首呼怡允猶古曰乘義師僮郟曰射陽郟曰監淮亭應劭開陽贊其師古曰贊高山應劭曰高雖陵

古曰唯陸師鹽濱有鐵淮陰郟曰淮陸下相郟曰從德應劭曰相富陵標音朔東陽播旂郟曰西平郟

永高平侯國郟開陵曰成鄉郟昌陽侯國廣平曰平寧蘭陽侯國郟襄平曰相平海陵有江海會祠與郟曰堂邑有鐵

樂陵侯國

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郡揚州○劉敞曰景戶二十二萬三千三十

帝四年封江都王并得鄆郡而不得吳名曰江都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

前漢書卷三志下地理志上

一二七

八口百三萬二千六百四〇縣二十六吳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四揚州巖古文曲阿故雲陽烏傷

茅曰毗陵茅曰毗壇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川餘暨蕭山邑師古曰應說非也暨首既下諸暨亦同潘首元反陽

羨諸暨殊聲曰無錫祠以牛山春申君錫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萬家萬井揚州山越王句丹徒師古曰即春餘姚

墓有領越茅曰無錫祠以牛山春申君錫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萬家萬井揚州山越王句丹徒師古曰即春餘姚

李也師古曰琴音構縣大末穀水孟康曰至錢塘入海音如關江茅曰烏程曰歐陽亭侯師古曰句章水東餘杭茅曰進陸伍康

行鄧時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蟹在其腹中捲曲岸也其多結師古曰鄧音午斤反結音緒錢唐武西部尉治

百所出東入海行八鄧康曰音賀富春茅曰治國越地水回浦南部都

丹陽郡何帝城吳王濞傳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鄧郡而不得吳然則知

吳與鄧不知傳寫誤故若此武帝或班氏亦自誤也又故鄧地名自吳地故云三郡此註但當云益鄧郡字皆非也宋置

鄧作丹陽戶十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口四十萬五千一百七十官〇縣十七宛陵至彭澤梁在西南南江北

於督師古曰江乘相武曰春穀林陵茅曰故鄆茅曰候望師古容涇韋昭曰涇水出蕪湖〇丹陽所封之先熊繹

文王石城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胡朝〇宋祁曰陵陽東南入大江蕪湖中江出西南東南至勳蕪湖中東入

徒鄧石城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胡朝〇宋祁曰陵陽東南入大江蕪湖中江出西南東南至勳蕪湖中東入

其音同〇宋祁曰武陵有漸水東入沅疑此無漸字漸字當作浙字灑湖也師古音栗歙古曰音攝宣城

豫章郡九帝置茅曰戶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口三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五〇縣十八南昌宣曰音攝宣城

恒彭澤馮貞彭鄱陽武陽鄉有十餘里黃金采鄆水西入湖漢茅曰歷陵博易山博易川在南古汶以為傳

鄱陽武陽鄉有十餘里黃金采鄆水西入湖漢茅曰歷陵博易山博易川在南古汶以為傳

鄱陽武陽鄉有十餘里黃金采鄆水西入湖漢茅曰歷陵博易山博易川在南古汶以為傳

鄱陽武陽鄉有十餘里黃金采鄆水西入湖漢茅曰歷陵博易山博易川在南古汶以為傳

鄱陽武陽鄉有十餘里黃金采鄆水西入湖漢茅曰歷陵博易山博易川在南古汶以為傳

鄱陽武陽鄉有十餘里黃金采鄆水西入湖漢茅曰歷陵博易山博易川在南古汶以為傳

易古餘汗餘水在北至鄒陽入湖漢水曰治干柴桑江亭九艾行六十里入湖漢水出西南北入
陽字都尉治也師曰古亭應劭曰滄音澁又滄音澁水所出西南城野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水東至
新淦都尉治也師曰古滄音澁又滄音澁水所出西南城野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漢水東至
漢水曰海昏師曰昌邑王賀所封曰寧都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鄒陽豫章南望入湖漢水安平侯國
衡曉

桂陽郡高帝置師曰戶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九口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八有鐵官○宋郡○縣十一
未山來水所出西至湘南入湖瑱羽所立義帝都臨武師古曰瀆音丈廣反又音真匯音胡貽反○縣十一
未陽里春風師古曰南平亭師古曰在宋水之陽也影音響桂陽匯水南至四會入湖○宋郡曰鬱林景本無林字

陽山侯國應劭曰今陰山也師古曰曲江除應劭曰沱水所出東北入滇陽出南入海○縣十三
武陵郡高帝置師曰戶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萬五千五百五十八○縣十三

如淳曰音繩素之屏陵師古曰音仕連反臨沅水出胖柯入于江沅陵師古曰益無陽無水所出東南入海玉山潭
奏師古曰沈音元屏陵師古曰音仕連反臨沅水出胖柯入于江沅陵師古曰益無陽無水所出東南入海玉山潭
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應劭曰潭水所出東南入沅沅水出胖柯入于江沅陵師古曰益無陽無水所出東南入海玉山潭

子余遷陵師古曰正文錄字或作潭註阿林入壘下當添林字音滿上當添潭字無陽無水所出東南入海玉山潭
反孟康曰音恆山零陽應劭曰零水所出東南入沅沅水出胖柯入于江沅陵師古曰益無陽無水所出東南入海玉山潭

山出藥華恆山零陽應劭曰零水所出東南入沅沅水出胖柯入于江沅陵師古曰益無陽無水所出東南入海玉山潭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戶二萬一千九百九十二口十三萬九千三百七十八○縣十

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又有離水東營道九疑山在南始安夫夷營浦都梁侯國路山黃水所出東南入海玉山潭
南至廣信五百三十里又有離水東營道九疑山在南始安夫夷營浦都梁侯國路山黃水所出東南入海玉山潭
里冷道師古曰冷陵應劭曰冷水出丹陽宛陵西入江巨賡曰宛陵在豫章北界州去泉陵曰溇國師古曰溇水出東南入海玉山潭

音曰鑄鍾武劭曰鍾恒

漢中郡秦置并曰新戶十萬一千五百七十口三十萬六千一百一十四○縣十二 西城應劭曰漢水鵠虛旬陽

北山句水所南鄭阜山池水所襄中郡封治房陵沔山沔水所出東至中廬入江行七百里師古曰筑音逐入安陽

入漢師古曰碧音澤其字亦或從水成固沔陽方人謂沔水為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河音莫跋反錫非曰錫

春秩所謂錫穴曰武陵上庸長利有郾關師古

廣漢郡就都屬益州戶十六萬七千四百九十九口六十六萬二千二百四十九有工○縣十三 梓潼山驪

水所出南入濟行五百五十五里莽曰子同應劭曰灑水所出南入壘江什方劭曰什音十應劭曰什音十

壘音徒淹反師古曰澤音童浩音浮○宋祁曰也郡註壘音重壘之壘江什方劭曰什音十應劭曰什音十

南入維山絳水所出南入新都谷入瀾有絳竹新都北入維都尉治東至廣漢廣信曰霞明應劭曰明音家音

妻又音新都甸氏道里莽曰致治外東至度明入漢過郡一行九百五十白水應劭曰出微剛氏道南入

干私反新都甸氏道里莽曰致治外東至度明入漢過郡一行九百五十白水應劭曰出微剛氏道南入

漢過郡二行陰平道北都尉治

蜀郡中入南海莽曰導江慶益州○宋祁曰南本改井作關山西南行羌戶二十六萬八千二百七十九口百二

十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九○縣十五 成都戶七萬六千二百○縣十五 廣都郡莽曰就

臨邛饒于水東至武陽入江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有鐵官青衣劭曰順帝名改嘉也師古曰微音哉江原

鄴水首入江至武陽入江嚴道背衣山木官莽出嚴治絳歷八百里應劭曰東南入江過郡三行千

鮮牛二行千六百里師古曰莽若水亦出微外南至大犍入繩過郡徒音斯曰滿水道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

鮮牛二行千六百里師古曰莽若水亦出微外南至大犍入繩過郡徒音斯曰滿水道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

鮮牛二行千六百里師古曰莽若水亦出微外南至大犍入繩過郡徒音斯曰滿水道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

鮮牛二行千六百里師古曰莽若水亦出微外南至大犍入繩過郡徒音斯曰滿水道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

鮮牛二行千六百里師古曰莽若水亦出微外南至大犍入繩過郡徒音斯曰滿水道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

鮮牛二行千六百里師古曰莽若水亦出微外南至大犍入繩過郡徒音斯曰滿水道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

鮮牛二行千六百里師古曰莽若水亦出微外南至大犍入繩過郡徒音斯曰滿水道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

鮮牛二行千六百里師古曰莽若水亦出微外南至大犍入繩過郡徒音斯曰滿水道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

鮮牛二行千六百里師古曰莽若水亦出微外南至大犍入繩過郡徒音斯曰滿水道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

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汶江，澗水出，散在西南，東入江，師古曰：沱音徒，何反。三千四廣柔。蠶陵，步昌。

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開，莽曰：順戶十萬九千四百一十九口，四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六口。○縣十二。犍

道，莽曰：犍治，應劭曰：故江陽。武陽，有鐵官，莽南安，有鐵官，資中，符，溫水南至，入黽水，黽水亦南至，入江。

炎牛，韞，孟康曰：音蒲，北反。江陽，武陽，有鐵官，莽南安，有鐵官，資中，符，溫水南至，入黽水，黽水亦南至，入江。

反，郁郾，莽曰：犀，音仕，連反。郫，音朱，提，山出，銀，應劭曰：朱提山在西南，蘇林堂琅。

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集，屬益州，應劭曰：故印，都國戶六萬一千二百八十四口，四十萬八千四百五。

縣十五。邛都，南山出，涪，遂久，繩水出，散外，東至，燧道，江過郡，二行，千靈關道。臺登，孫水南至，會無入者，行七

高定，作，出，驪步，北澤，在南都，尉治，師會，無出，碧，荏，秦，大荏，姑復，臨池，澤在南，師古：三絲，蘇示，尼江，在西，北

曰：祗，屋，關，師古曰：卑水，孟康曰：濤，街，師古曰：濤音濤，又音青，蛉，臨池，澤在南，師古：三絲，蘇示，尼江，在西，北

曰：惟，後，水，出，唯，益州，郡，如，淳，云，金，形，似，馬，音，焉，音，巖，○宋

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莽曰：就，新，顯，益，州，應，劭，曰：戶，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萬，四，百，六，十，三，○縣，二

十四。漢池，大澤，在西，漢，池，澤，雙，柏，同，勞，銅，瀾，鐵，山，迷，水，所，出，連，然，官，命，元，也，在，南，橫，水，所，出，東，至，毋

出，收，靡，南，曰：靡，塗，水，所，出，西，北，至，越，嶺，入，繩，過，郡，二，行，千，二，百，里，穀，昌，秦，臧，牛，關，山，即，水，所，出，南，至，雙，邪，龍。

味，孟康曰：昆澤，葉榆，葉榆，澤在東，食水首受，葉首，幹南，至，邪，龍，師古曰：監音呼，鶉反，町音，疑，不，韋，雲

南，嵩唐，周，水，首，受，散，外，又，有，類，水，西，弄，絳，南，入，經，行，五，百，一，十，里，比，蘇，音，類，二，反，賁，古，北，采，山，出，錫，西，羊，山

師古曰母櫻橋水首受橋山東至中留入海過郡四行二千一百二十勝休河水東至母櫻健伶應劭曰音鈴○
本音奔母櫻橋水首受橋山東至中留入海過郡四行二千一百二十勝休河水東至母櫻健伶應劭曰音鈴○
來唯從法山出銅勞水出微外東至薇冷入清海過郡三

郡武元縣六年開莽曰同亭有柱蒲關益州應劭曰臨牂牁江也師古曰牂牁船牂牁也華陽國志
牂牁郡武帝元縣六年開莽曰同亭有柱蒲關益州應劭曰臨牂牁江也師古曰牂牁船牂牁也華陽國志
代爲牂牁戶二萬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萬三千三百六十縣十七故且蘭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過郡

其師古曰音子開反音鑿封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盤不狼山鑿水所出東入沅過郡二行七百瀟隊
瀟隊國故平夷同竝侯邑並音伴談指宛溫音於元反宛毋斂剛水東至潭中入潭非古曰音不列夜瀟隊
故夜郎侯邑毋單師古曰毋單與瀟江西隨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都夢瀘水東南至董冷入向龍

里談彙師古曰彙進桑南部都尉句町水莽曰從化應劭曰故句町國師古曰音劬挺
邑郡桑置屬益州應劭曰左戶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萬八千一百四十八縣十一江州臨
江莽曰如淳曰音徒或音抵閩中在西南師古曰閩音浪墊江孟康曰音胸忍容母水所出南有橋官安漢

是魚池在南寤渠符特山在西南南入瀟徐谷師古曰岩音徒浪反魚復江關都尉治有橋充國涪陵莽曰巴亭師
莽曰安新

【考證】

地理志上雷夏既澤注在濟陰城陽西北○臣召南按城陽當作成陽尙書疏亦訛城字蓋後人傳寫誤添土旁耳此成陽有
發冢靈壽漢時故縣在今濮州東南曹州東北若城陽國則在今首州非雷夏澤所在也

淮沂其又注淮出大復山沂出泰山○臣召南按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然則泰山乃郡名非謂沂水出泰山之麓也注與淮

出大復對言。蓋似折出東岳矣。

泗潁浮磬○泗監本訛四。今改正。

荆河惟豫州注西南至荆山○荆山監本訛荆州。從宋本改正。

道疇冢注疇冢山在梁州南北○臣召南按南北當作西北。各本俱誤。

至于衡山注衡山江所經○臣召南按此本孔傳之誤也。衡山湘水所經。北去江峴甚遠。安得謂江所經乎。志明曰長沙國湘

南。禹貢衡山在東南矣。

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兼監本訛并。從宋本改。

京兆尹故秦內史云云○顧炎武曰。地理藝文二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應劭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氏注也。

又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臣召南按百官公卿表曰。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與此不同。師古謂據史記。知

志誤。按史記景紀二年秋。但云置內史發覆爲縣。末云分置左右內史也。未知師古何據。若據本書表。則孝景元年。即書中大夫

龜錯爲左內史矣。

華陰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寧秦○臣召南按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寧秦。非五年也。當是傳寫之訛。

湖武帝建元年更名湖○臣召南按建元下脫某年字。宋本亦然。

南陵沂。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臣召南按沂水當作澆水。各本俱訛。水經注引此條云。澆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

霸水。是其証也。

左馮翊臨晉注臨。曰晉水在河之間○按河之間。應作河之東。言縣在河西岸。而晉水入河。在其東岸也。

右扶風豎屋有長楊宮○監本訛長陽宮。從宋本改正。

弘農郡宜陽在陂池有鐵官也○臣召南按在陂池有鐵官也七字乃郡戶口下自注有鐵官在陂池誤衍于此宜陽與陂池各自為縣使宜陽有鐵官安得在陂池耶一文重見刊誤不言何也

太原郡榆次梗陽鄉魏茂邑○茂監本訛成今據左傳史記改正又陽曲注師古曰隋文帝自以姓楊監本訛姓陽今改正

上黨郡沾大麗谷潯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臣召南按宋本監本及別本俱作辛邑放入大河非也漢無邑成縣名阜城則勃海郡屬縣也尚書孔疏史記索隱並引此條曰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可為確證今從之

河南郡梁縣狐裘云云注應劭云云○監本梁下脫班志本文墨狐裘以下二十四字又脫應劭注十八字今從宋本添

東郡東武陽禹治濼水云云○按禹治應作禹貢各本俱誤

潁川郡有工官○工官監本訛二官今改正

汝南郡莽曰汝汾分為賞都尉○臣召南按汝當當是汝墳之訛分為賞都尉當是賞都郡之訛蓋莽改汝南郡曰汝墳郡又分置賞都郡耳

南陽郡雒陽山澧水所出東至鄠人汝○臣召南按漢無鄠縣以水經注証之鄠字自是鄠字之訛鄠潁川郡屬縣也然師古云鄠音屋則唐初本已訛矣

平氏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臣召南按淮陵當作淮浦各本俱誤淮浦故城在今東安縣淮水於此入海若淮陵故城在今盱眙縣西北去海尚遠水經淮曰水東至淮浦入海是也

尚郡江陵秦拔我郢徙東○臣召南按徙東當作徙陳此頃襄王二十一年事也志於九江壽春邑自注曰楚考烈王自陳徙此即與此文相應各本俱誤

山陰郡平樂包水東北至浙入泗○臣召南按治非縣名蓋泗字之訛水經注引此文云泗水東北至沛入泗是也

諸陰郡注孟康曰音如。如監本說如從宋本改正。

勃海郡千童注。其郡曰千當作平。○臣召南按宋說非也。自是千萬之千。不當作平。水經注可証。

平順郡樓虛。○臣召南按當作楊虛。各本俱誤。文帝封齊悼惠王子爲楊虛侯。後漢光武封馬武爲楊虛侯。卽此縣也。水經注可証。

濟南郡鄒。○臣召南按宋監本及別本俱以鄒爲一。一平爲一。大誤也。鄒平故城在今鄒平縣北。與驪縣屬魯國者不同。臺縣卽高祖封功臣戴野爲侯者。與常山郡所屬之平臺縣。宣帝封史元爲侯者。又不同也。當以鄒平連寫。

秦山郡蓋臨樂子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臣召南按池水應作泗水。水經注引此文云。西北至蓋入泗水。或作池字。字誤也。觀此則鄒道元以前本。已訛作入池水矣。

南武陽冠石山治水所出。○按水經注。冠石山。落水所出。

東萊郡曲成。○臣世駿按郊祀志。作曲城。孝武紀。參山八神于曲城。皆作曲城。而後齊郡國志。則與此志同。

琅邪郡。○按廣輿記。在西南。○按奚字。作縶。

橫故山名。台水所出。東南至東武入淮。○臣召南按名台水。當作久台水。久名字形相近而誤耳。又按入淮之淮。卽灑水也。中亦作維。亦作淮。如朱虛之汶水。曰入維。雞門之潛水。橫縣之久台水。折泉之折泉水。並曰入淮。實皆入灑水耳。今俗猶呼此水爲中淮河。知自漢已然矣。水經注引此。總曰入淮是也。

折泉折泉水北至莫入淮。○臣召南按漢無莫縣。水經注引此文曰。至箕縣北入灑。然則莫字係箕字之訛也。

臨淮郡當陽。○臣召南按標音朔。○臣召南按標音朔之上。脫師古曰三字。各本俱誤。此顏注。非班氏本文也。

會稽郡治師古曰本闕越地。○臣召南按治各本俱作治。非也。闕越傳曰。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

越王。王閭中故地都治。卽此治縣。沈約宋書州郡志曰。建安太守。水閭越。秦立是閩中郡。武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于江淮閩。慮其地。後有逃。通山谷者。頗用。立爲治縣。屬會稽。是其說也。玩師古說。知古本必作治。今改正。

丹陽郡。丹陽楚之先熊繹所封。王憐曰。熊繹所封在丹陽。漢志乃以宛陵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

蜀郡。漢氏道。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臣召南按。里數大誤。江爲南紀。巨川。自蜀至海。卽以地形東西直計。亦五六千里。况水道紆曲乎。所謂過郡七。七字其上。不有脫文。則字誤也。且潮也。滯也。沅也。皆入江之支水也。漢由西縣東南至江州入江。曰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湘山。零陵北。寧縣入江。沅山。故且。關至益陽入江。並曰行二千五百三十里。以岷江之遠。從西塞。蟠折巴蜀。襟帶荆揚。其里數。乃僅與沅湘埒。反不如漢水之長乎。此爲轉寫脫誤。灼然易曉。又按宋本旌牛下。班氏自注。鮮水若水云云之外。有劉奉世曰。里數蓋誤八字。夫作若源出微外。里數難以測量。疑此八字。當注此條之下。益州郡。來唯勞水出。微外。東至蘆冷。入南海。臣召南按。各本俱作蘆冷。又梓柯郡。西隨。鑿水至蘆冷。入尚龍。給。亦作蘆冷。誤也。蘆冷。交趾郡之屬縣。今改正。

地理志(下)

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莽曰。樂。戶五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縣九。武都。東漢。氏道水。一名河。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天池。大澤。故謂之。故道。莽曰。街水。入漢。行五百二十里。縣西。莽曰。循。師古曰。以有天池。大澤。故謂之。循。故道。莽曰。街水。入漢。行五百二十里。名仇池地。平樂道。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莽曰。揚。師古。方百頃。○秦置。莽曰。厭。或應劭曰。有隴。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城。謂隴阪。戶五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萬。隴西郡。秦置。莽曰。厭。或應劭曰。有隴。在其西也。師古曰。隴。城。謂隴阪。戶五萬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二十三萬。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其後並同張掖戶萬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九○縣

十姑臧南入海行七百九十里張掖武威文以為豬豭澤古休屠縣北都尉治屠城指次康曰掃德孟

如反次音香疑鳥○宋郡曰鳥樸劇莽曰數慶孟趙圍蒼粉南山粉陝水所出北至摺久入海莽曰射聲子

諸本作恣疑鳥都木作鳥樸劇莽曰音蒲環孟趙圍蒼粉南山粉陝水所出北至摺久入海莽曰射聲子

名宣威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莽曰設屏懸戶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萬八千七百三十一

○縣十饒得干金渠西至樂涇入澤中羌谷孟康曰麟音與師古曰孟音是也濱音官其下並同昭武

渠刪丹至酒泉合黎莽曰貫慶氏池否武屋蘭莽曰勤都尉治澤索谷莽曰勤治師驪軒音連慶如淳曰音

弓軒師古曰驪軒疾音力遲反軒音處是也今其香和處如淳曰音盤居延非居延在東北古曰驪軒音連慶如淳曰音

士俗人呼驪軒疾音力遲反軒音處是也今其香和處如淳曰音盤居延非居延在東北古曰驪軒音連慶如淳曰音

將軍路博德築美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莽曰輔平應有金泉味如酒故曰戶萬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萬六千七百二十六

○縣九祿福會水入光谷莽曰顯德表是載武樂涇莽曰天依師古曰音衣此地玉門關驪軒音連慶如淳曰音

屯徒其會水北都尉治僅水陳東都尉治東都降莽池頭綏彌音安彌乾齊西都尉治西都障莽

人於此會水北都尉治僅水陳東都尉治東都降莽池頭綏彌音安彌乾齊西都尉治西都障莽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戶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縣六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白龍堆沙有戶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縣六

民田應劭曰其澤效穀師古曰本魚澤障也力田藥就武元封六年濟南崔淵泉師古曰關驪軒音連慶如淳曰音

民田應劭曰其澤效穀師古曰本魚澤障也力田藥就武元封六年濟南崔淵泉師古曰關驪軒音連慶如淳曰音

民田應劭曰其澤效穀師古曰本魚澤障也力田藥就武元封六年濟南崔淵泉師古曰關驪軒音連慶如淳曰音

民田應劭曰其澤效穀師古曰本魚澤障也力田藥就武元封六年濟南崔淵泉師古曰關驪軒音連慶如淳曰音

民田應劭曰其澤效穀師古曰本魚澤障也力田藥就武元封六年濟南崔淵泉師古曰關驪軒音連慶如淳曰音

民田應劭曰其澤效穀師古曰本魚澤障也力田藥就武元封六年濟南崔淵泉師古曰關驪軒音連慶如淳曰音

民田應劭曰其澤效穀師古曰本魚澤障也力田藥就武元封六年濟南崔淵泉師古曰關驪軒音連慶如淳曰音

民田應劭曰其澤效穀師古曰本魚澤障也力田藥就武元封六年濟南崔淵泉師古曰關驪軒音連慶如淳曰音

廣寧 宣武帝封治其龍勒有湯關玉門關皆都尉治氏國

安定郡 武帝元鼎戶四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四○縣二十一 高平 魏郡復累師古

音擊果音安俾 孟康曰撫夷莽曰朝那有端句祠十五所胡坐祝又有激淵祠應劭涇陽所出東南至臨涇入渭

力道反 通郡三行六十里雍州川師古開音者見反又陸涇莽曰灑水出西師古鳥氏鳥水出東南至臨涇入渭

音擊此山在六縣川東南土俗語謂之開音者見反又陸涇莽曰灑水出西師古鳥氏鳥水出東南至臨涇入渭

支陰密 詩密人國有驚安亭師古曰即詩安定 參繚主弱都尉治師古三水 彭陽 魏國都尉治有魏陰繁安武

安祖厲 音宜師古曰厲音賴爰待 胸秦 劭曰胸音旬日之句卷音齒歸之簡 彭陽 魏國都尉治有魏陰繁安武

北地郡 秦置莽戶六萬四千四百六十一口二十一萬六百八十八○縣十九 馬領 師古曰川形以馬領

路沮水出東西入洛○靈武 莽曰威富平 北地郡尉治神泉障 魏懷都尉治塞外 靈洲 非苑莽曰今周師古曰苑

謂馬牧水出中可居者曰洲此地也二苑皆在北焉 隋行 應劭曰响音煦師方渠 除道 通道曰五街 莽曰鴉孤

下未費論沒故號靈洲又曰河奇也 略畔道 莽曰延年道師古曰有略畔山今在泥陽 莽曰泥陽 應劭

歸德 洛水出北變夷中入河有堵苑白 回獲 略畔道 莽曰延年道師古曰有略畔山今在泥陽 莽曰泥陽 應劭

北變 郁郡 泥水出北變夷中入河有堵苑白 回獲 略畔道 莽曰延年道師古曰有略畔山今在泥陽 莽曰泥陽 應劭

中 郁郡 泥水出北變夷中入河有堵苑白 回獲 略畔道 莽曰延年道師古曰有略畔山今在泥陽 莽曰泥陽 應劭

上郡 秦置高帝元年更為魏國七月復故匈奴都尉治戶十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萬六千六百五十八

○縣二十三 膚施 有五龍山帝原獨樂 官 陽周 峽莽曰上陵時 水禾 平都 淺水 莽曰京室 積粟 日洛都

卑順白十師古曰西東入河黃土襄洛莽曰上原都漆垣莽曰奢延莽曰雕陰應劭曰雕推邪莽曰排邪音似莽曰積幹師古曰積音真高望北郡治雕陰道龜茲國治莽曰奢延莽曰奢延師古曰奢延定陽莽曰奢延

定水高奴師古曰難古然火字望松莽治宜都北曰堅

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南郡治夷外龍堆是莽曰戶十三萬六千三百九十口六十九萬八千八百

三十六○縣三十六富昌有鹽官莽曰廣田廣陰為名也王莽改為方陰師古曰園字本作園縣在國水之陰因以

廣徒經皇狼大成莽曰廣田廣陰為名也王莽改為方陰師古曰園字本作園縣在國水之陰因以

但字變耳益蘭莽曰平周鴻門祠火從地出也宣武莽曰千章塔山有道西出雷義北郡都尉

陽師古曰此縣廣衍武車桓車虎猛西郡都隴石殺羅武澤在饒莽曰方利旗德隰成莽曰慈臨水莽曰

軍西郡莽曰五平陸陰山莽曰觥是莽曰伏觥蘇林曰音觥師博陵莽曰鹽官

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西郡都尉治靈潭莽曰戶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八口十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縣十

三封武帝元狩三年朔方金靈潭莽曰符都臨河莽曰呼逾師古曰道靈潭有道西北出雞鹿莽曰渠搜中

都對治莽沃懋有鹽官莽曰三年城廣收東郡治臨戎武帝元朔五年

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東郡都尉戶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二口二十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

縣十六九原莽曰同陵五原莽曰臨沃莽曰文岡莽曰河陰蒲澤屬國都南興莽曰武都莽曰宜梁

曼柏莽曰延柏師成宜中部都尉治高四都振武治田時有穰城北出石門得光城又西北得支就

又西得宿墟城莽曰陶陰師 莫黑如澤曰音初俱師 西安陽莽曰河曰

雲中郡秦置莽曰受 戶三萬八千三百三十口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縣十一 雲中莽曰威陽莽曰陶林東

郡 積陵 郡胡山在西北 積陵 積和 沙陵 莽曰原陽 沙南 北與 中部都尉治師古曰關 武泉 順泉 陽 郡

治 積陵 郡胡山在西北 積陵 積和 沙陵 莽曰原陽 沙南 北與 中部都尉治師古曰關 武泉 順泉 陽 郡

定襄 莽曰得降 莽曰 戶三萬八千五百五十九口十六萬三千一百四十四○縣十二 成樂 桐過 莽曰

工禾反都武通莽曰武進 白渠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襄陰 武臯 荒干水出塞外西至沙陵入 路 莽曰安陶 莽曰

武城 積就 武嬰 東郡都尉治莽曰厭胡師 古定襄 莽曰復陸 莽曰 復音 師

鴈門郡 莽曰填 句注山在陰 館 戶七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四○縣十四 善無 莽曰

沃陽 郡 莽曰 填 句注山在陰 館 戶七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四○縣十四 善無 莽曰

音力追反治音弋之樓煩 有樓煩 胡地 武州 涇陶 孟康曰音注○宋祁 莽曰 陽 莽曰 陽 莽曰 陽 莽曰

反燕刺王傳作古字 樓煩 有樓煩 胡地 武州 涇陶 孟康曰音注○宋祁 莽曰 陽 莽曰 陽 莽曰 陽 莽曰

都尉治 莽曰 填 句注山在陰 館 戶七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四○縣十四 善無 莽曰

代郡 秦置 莽曰 填 句注山在陰 館 戶七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口二十九萬三千四百五十四○縣十四 善無 莽曰

莽曰安德 孟道 人 遊其地 因以為名 營城 師古曰關 高柳 郡 馬城 郡 班氏 秦地 莽曰 班氏 秦地

陵 莽曰 乾 音 干 道 人 遊其地 因以為名 營城 師古曰關 高柳 郡 馬城 郡 班氏 秦地 莽曰 班氏 秦地

五原有安陽 莽曰 乾 音 干 道 人 遊其地 因以為名 營城 師古曰關 高柳 郡 馬城 郡 班氏 秦地 莽曰 班氏 秦地

故此加定也 莽曰 乾 音 干 道 人 遊其地 因以為名 營城 師古曰關 高柳 郡 馬城 郡 班氏 秦地 莽曰 班氏 秦地

漢邱之號在趙武靈王之前山師古曰廣昌深水東南至容城入河過郡三行五百齒城庫池河東至參合入
攢說也是也音寇又寇苦侯其下並同廣昌里并州海莽曰廣屏師古曰深音來
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于
三百七十里莽曰魯肩師古曰魯音呼池莽徒河反

上谷郡秦置莽曰朔戶三萬六千八百一十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二○縣十五沮陽莽曰沮陰孟泉上莽曰潘
莽曰潘武師古軍都溫餘水東至居庸屬雌督孟康曰音旬誦師古曰雌夷與調亭西都都尉治昌平莽曰
音音廣康曰涿鹿莽曰涿鹿尤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且居入海莽曰久居茹殺武女祁治莽曰祁下落莽曰
府等莽曰廣康曰涿鹿尤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且居入海莽曰久居茹殺武女祁治莽曰祁下落莽曰

漁陽郡秦置莽曰通戶六萬八千八百二十二萬四千一百一十六○縣十二漁陽至泉火入海行七
百五十里有鐵狐奴莽曰狐奴舉符路莽曰通雍奴泉州有莽官莽平谷安樂犀奚莽曰敦德孟康曰廣平莽曰平
官莽曰得漁狐奴舉符路莽曰通雍奴泉州有莽官莽平谷安樂犀奚莽曰敦德孟康曰廣平莽曰平

右北平郡秦置莽曰北戶六萬六千六百八十九口三十二萬七百八十○縣十六平剛無終故無終子
至雍奴入海通郡二行六百五十里師古石成廷陵師古曰磨灑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莽曰後麻師古曰灑
曰梗音庚即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

都尉治莽曰襄陸徐無莽曰北字榆水土垠師古曰白狼莽曰伏狄師古曰有夕陽有緞官莽昌城莽曰輿成
師古曰音才私反徐無莽曰北字榆水土垠師古曰白狼莽曰伏狄師古曰有夕陽有緞官莽昌城莽曰輿成

遼西郡秦置有小水四十八并行戶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五○縣十四且慮
有高廟莽曰鉅盧師古海陽魏處水皆南入海有鹽官水新安平夷水東柳城馬首山在西南參柳水令支有城
莽曰令支亭應劭曰放伯夷國今有孤竹城令肥如玄水東入灑水而西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玄莽曰肥而

自給孟康曰支音抵師古曰今又音耶定反

肥如玄水東入灑水而西入海陽又有盧水南入玄莽曰肥而

曰入玄當賓從非曰交黎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郡都尉治非曰俞陽樂。狐蘇唐就水至徒河非曰文成非
作入番。臨渝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郡都尉治非曰俞陽樂。狐蘇唐就水至徒河非曰文成非
君臨渝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郡都尉治非曰俞陽樂。狐蘇唐就水至徒河非曰文成非
曉臨渝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郡都尉治非曰俞陽樂。狐蘇唐就水至徒河非曰文成非

遼東郡 秦置 屬 戶五萬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萬二千五百三十九口 縣十八 襄平 有牧師官 新昌

無慮 西郡都尉治 應劭曰盧音望平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房候城中尉治都遼陰 古曰順陸師遼

陽 大梁水西南至遼陰 應劭曰朝鮮王滿都也依水險故曰險 漢臣曰王險城在樂就室 雋山室雋水所

也 高顯 安市 武次 非曰桓次尉治平郭 有鐵官 西安平 安非曰北文 非曰蕃汗 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 應劭曰汗

反汗音寒 沓氏 應劭曰沓水也音長答反師古
元菟郡 武帝封四年開高句驪 莽曰下句 戶四萬五千六百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口 縣三 高句驪

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郡入大遼水又上殷音 莽曰下殷如淳曰台西蓋馬 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一千一百里
有南遼水西北經塞外應劭曰故句驪胡 胡國 戶四萬五千六百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五口 縣三 高句驪

樂浪郡 武帝封三年開 莽曰樂 鮮 屬 幽州 應劭 戶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口 四十萬六千七百四十八口 有 縣

○縣二十五 朝鮮 應劭曰武帝封 鮮 屬 幽州 應劭 戶六萬二千八百一十二口 四十萬六千七百四十八口 有 縣

黏 蟬 服 度 曰 遂 成 增 地 莽 曰 滯 方 馴 望 海 寔 海 曰 列 口 長 岑 屯 有 昭 明 南 郡 部 鑣 方 提 笑 渾
彌 師 古 曰 渾 吞 列 牙 黎 山 列 水 所 出 西 至 黏 東 臚 應 劭 曰 不 而 尉 治 都 蠶 台 師 古 曰 華 麗 邪 頭 味 孟 康 曰 前 莫

南海郡秦置秦尉佐王此地武戶萬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萬四千二百五十三蓋官○縣六番禺尉佐

博羅中宿古曰宿浦官師龍川師古曰裴氏廣州記云水博羅縣之東鄉四會揭陽亭董昭曰

揭音其逆反師古曰音揭

鬱林郡故秦桂林郡屬尉佐武帝元鼎六年開更名有小谿戶萬二千四百一十五口七萬一千一百六十二

○縣十二布山安廣阿林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中留師古曰留音桂林潭中潭師古

曰潭音臨塵七百里莽曰監塵○宋祁曰員郡本作南定周木首受無敵東入食鹹水首受群柯東界入領

方都尉治師古曰瑒音橋雍雞關

蒼梧郡新廣屬交州有離水關戶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萬六千一百六十一○縣十廣信莽曰廣謝

沐有高要官封陽應劭曰在臨賀大賀端谿馮乘富川荔浦古曰荔音隸猛陵布山入海莽曰猛陸

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戶九萬二千四百四十口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三十七○縣十牂牁有蓋

康曰孫音蓮雙音受土妻師安定荷扇師古曰扇蕘洽師治應劭曰蕘音彌孟廉曲易師古曰易北帶稽

徐師古曰稽西子龍編師古曰朱載

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開交州戶萬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一○縣五徐聞高涼合浦有闕

亭臨允行五百三十里莽曰大九朱盧郡尉

九真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有小水五戶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三口十六萬六千一十三有界○縣七胥浦莽

曰

居風。都龐。師古曰音限。餘發。咸驩。無切。尉。無緹。莽曰九。

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謂更名。有小水。元鼎六年。并行。三千一百戶。萬五千四百六十。口六萬九千四百

八十五。○縣五。朱吾。其景。如淳曰。日中於頭上。盧容。西捲。水入海。有竹。可為杖。莽曰。日南象林。

趙國。故秦郡。郡高帝四年。復故莽曰。恒亭。屬冀州。戶八萬四千二百二。口三十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縣四。

邯鄲。故秦郡。郡高帝五年。復故莽曰。恒亭。屬冀州。戶八萬四千二百二。口三十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縣四。

義國。故秦郡。郡高帝五年。復故莽曰。恒亭。屬冀州。戶八萬四千二百二。口三十四萬九千九百五十二。○縣四。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為千。河。宣帝。戶二萬七千九百八十四。口十九萬八千五百五十八。○縣十六。

廣平。張。朝平。南和。列腹。水。東入。潞。師古。列人。莽曰。斥章。應劭曰。潞水。出治北。入。任。師古曰。本晉邑也。鄭。曲

周。武帝建元四年。南曲。曲梁。曰。直。梁。莽。廣鄉。平利。平鄉。陽臺。侯。廣年。富。昌。城鄉。

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屬冀州。戶三萬七千一百二十六。口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縣四。真定。故東垣。高帝十一年。更名。莽曰。思治。

藁城。莽曰。藁。師古。反。肥。壘。曰。壘。音。力。追。反。縣。壘。曰。縣。延。師古。曰。受。音。萬。隸。音。口。冀。反。

中山國。高帝郡。莽曰。中山。應劭曰。中山。故國。莽曰。常。戶十六萬八百七十三。口六十六萬八千八百八十。○縣十四。盧奴。應劭

水。出。有。北。平。至。徐。水。東。至。高。陽。入。河。有。鄧。官。莽。曰。善。和。曰。北。新。成。桑。飲。音。易。水。出。西。北。唐。堯。山。在。南。莽。曰。和。視。應。劭。曰。故

亦。東。入。瀟。莽。曰。頓。平。張。裝。曰。瀟。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望。都。博。水。東。至。高。陽。入。河。莽。曰。頓。調。張。晏。曰。堯。山。在

遼。東。入。瀟。莽。曰。頓。平。張。裝。曰。瀟。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望。都。博。水。東。至。高。陽。入。河。莽。曰。頓。調。張。晏。曰。堯。山。在

新市。應劭曰：鮮虞子。新處。毋極。陸成。安險。莽曰：青陰。衛險曰：章帝更名安。

信都國。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故莽曰：新都。郡。應劭曰：明帝更名。信都郡。中二年封。皇子。越。為。

廣川。王傳云：安平。故陽縣。當甘露四年也。百官表：成帝永始二年，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宣帝甘露四年復故。又按。

志云：景帝增六郡。若信都郡。高帝置。則不及此數。疑註當云：景帝前二。戶六萬五千五百五十六。口三十萬四千三。

百八十四。○縣十七。信都。王都。故章河。故海。亦入海。莽曰：新博。亭。歷。莽曰：扶柳。澤。古曰：關。澤。云：其地有扶。辟。陽。莽曰。

師古曰：南宮。莽曰：下博。莽曰：閭。博。望。郡。曰：博。武。邑。順。棹。觀。津。曰：觀。音：工。喚。反。高。隄。師古曰：隄。廣。川。師古曰：關。驪。

是河為流。故曰廣川也。至隋仁壽元年。初立揚。樂。鄉。曰：樂。丘。平。隄。國。侯。昌。成。國。東。昌。曰：昌。脩。莽曰。

帝為皇太子。以避諱。故改為長河縣。至今為名。樂。鄉。曰：樂。丘。平。隄。國。侯。昌。成。國。東。昌。曰：昌。脩。莽曰。

師古曰：修音條。

河間國。故趙文帝二年。別為國。莽曰：戶四萬五千四十三。口十八萬七千六百六十二。○縣四。樂成。庫池。別。

庫池。河東。至東光。入。侯。井。武。隧。莽曰：恒。隄。師。弓。高。庫。池。別。河。首。受。庫。池。河。東。

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風元年。為國。莽曰：廣陽郡。戶二萬七百四十。口七萬六百五十八。○縣四。薊。故燕國。召公。

方城。廣陽。陰鄉。莽曰：順。

留川。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為國。後井北海。○劉。敞。曰：按。留。川。戶。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

○縣三。劇。山。不。見。井。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曰。按。留。川。戶。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

劇。山。不。見。井。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曰。按。留。川。戶。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

○縣三。劇。山。不。見。井。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曰。按。留。川。戶。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

○縣三。劇。山。不。見。井。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曰。按。留。川。戶。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

○縣三。劇。山。不。見。井。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曰。按。留。川。戶。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

○縣三。劇。山。不。見。井。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曰。按。留。川。戶。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

○縣三。劇。山。不。見。井。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曰。按。留。川。戶。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

○縣三。劇。山。不。見。井。北。海。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曰。按。留。川。戶。五。萬。二。百。八。十。九。口。二。十。二。萬。七。千。三。十。一。

膠東國故齊高帝十六年，復爲國，五月復廢。齊戶七萬二千二百三十二萬三千三百三十一。○縣八。即嬰，有

室山祠，莽昌武。下密，有密水出高。應劭曰：壯武，莽曰。郁秩，有鐵。音徒，鼎反。觀陽，師古曰：觀音工，喚反。鄒盧，始斯

高密國，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爲國。西戶四萬五千三百三十一。口十九萬二千五百三十六。○縣五。高密，莽曰

昌安。石泉，莽曰。夷安，莽曰。原亭，應劭曰。成鄉，莽曰。成

成陽國，故齊文帝二年，別爲州。戶五萬六千六百四十二。口二十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縣四。莒，故國，益姓，三

淮陽國，高帝十一年，置。莽曰。新平，屬。戶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口九十八萬一千四百二十三。○縣九。

陳，故國，舜後，胡公所封，爲楚所滅。苦，莽曰。賴，師古曰：晉太康地記：陽夏，應劭曰：寧平。扶溝，溝水首受瓊，湯渠

音徒，浪反。漢音，戈又音，瓜。湯固始，師古曰：本名，懸丘，楚圍。新平，柘。

梁國，故秦國，高帝五年，有碭山，故名。碭郡，莽曰。陳定，戶三萬八千七百九。口十萬六千七百五十二。○縣八。碭，山出

也。其山出，碭，故以名縣。碭音，騰又音，徒。淮反，音，故。戰國，莽曰。嘉穀，師古曰：子秋。師古曰：蒙，樓水首受，濶渠，東

東平國，故梁國，景帝中六年，別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戶十三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口六十萬七千九百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為魯國縣徐州戶十一萬八千四十五口六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一○縣六魯伯禽所封戶五下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師古曰即春波陽即左傳所謂云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才也蕃水四秋僖十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中者也方與音房臻汶陽即左傳所謂云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才也蕃水四至胡陵入沛渠應劭曰非也音皮師古曰自夏云陳蕃之子為魯相駟故鄭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燔山國人為諱改曰皮此說非也郡之名土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駟在北非曰駟亭應劭曰鄭文公卜還于燔者也薛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音驪于邳湯和仲居之

楚國高帝置宣帝也節元年更為彭城郡戶十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宋祁曰十二口四十九萬七千八百四○縣七彭城古彭祖國戶四萬一留梧晉治傳陽福左氏傳所謂云備陽姪姓者也備音呂武原樂亭留丘善丘曰

泗水國故東海郡武帝元鼎四年戶二萬五千二十五口十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四○縣三凌劭曰凌水所出淮南泗陽亭曰淮子屏曰入淮泗陽亭曰淮子屏曰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名廣陵吳景帝四年更名戶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三口十四萬七百二十二○縣四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吳王齊時都此江都江西北至射陽入海首受高郵平安杜鄉

六安國故楚高帝元年別為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戶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五口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縣五六安高帝元年別為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戶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五口十七萬八千六百一十六

安風陽泉長沙國秦郡高帝五年為國戶四萬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五○縣十三臨湘莽曰臨湘

莽曰境變處荊州

曰補水。離。劭曰。楚文王徙羅于白枝。江。晉。縣。古。可。盜。弘。之。荆。州。記。云。縣。北。帶。汨。水。水。連。道。益。陽。湘。山。在。老。出。峯。山。離。原。出。羅。章。文。縣。界。西。流。注。湘。沅。湘。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爲。屈。潭。屈。原。自。沈。處。水。益。水。下。箭。亦。曰。閩。箭。師。古。曰。箭。音。收。音。孟。張。曰。承。陽。離。劭。曰。承。水。之。陽。師。古。曰。承。水。原。出。湘。南。東。真。衡。山。在。之。陽。字。究。反。又。音。辭。究。反。收。音。鄧。音。鈴。承。陽。零。陵。永。昌。縣。界。東。流。注。湘。也。承。音。悉。湘。南。東。真。衡。山。在。昭。陵。茶。陵。師。古。曰。茶。音。弋。奢。反。又。有。丈。加。反。容。陵。安。成。湖。漢。水。東。至。廬。陸。入。

不奏京師爲內史。師古曰。京師。天子所都。畿內也。秦并天下。改立郡縣。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越本。作。五。十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師。古。曰。提。封。者。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壘。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壘。不。可。壘。定。壘。廿。○。宋。可。壘。下。國。本。無。不。可。壘。三。字。淨。化。本。無。不。壘。二。字。郡。本。無。可。字。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師。古。曰。函。苞。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擊。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師。古。曰。好。音。呼。到。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孔。子。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之。序。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民。人。澠。徒。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宋。祜。曰。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師。古。曰。輯。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官。東并輿鬼之分壘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

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嶺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

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師古曰柏益一號伯翳蓋益聲相近故也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師古曰造音干到善馭習馬得華駢綠耳之乘華師古曰華駢言其色如華也綠耳耳綠也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爲趙氏爲有非子爲

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爲附庸邑之于秦宋祁曰秦要本作鏗今隴西秦亭秦谷

是也至元孫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籜邑襄公將兵救

周有功賜受邽鄠之地列爲諸侯師古曰邽亦較字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師古曰伯說曰謂竟讀曰十餘世孝公

用商君制轅田張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陟始列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曰三年爰土房也食貨志曰自爰其開阡伯師古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皆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

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院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

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豳師古曰豳讀曰邠公劉處豳豳州古曰邠今文王作豐師古曰今長安西北武王治鎬師古曰今鳳鳴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

之本甚備師古曰謂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栢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師古曰不出故云陸海腹之下肥曰腴故取喻云

始皇之初鄠國穿渠引涇水溉田師古曰鄠國入姓名事具在漢通志沃野千里師古曰沃即澗也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梅之無所

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師古曰訾讀與

財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如淳曰黃圖謂陵家爲山師古曰謂京師爲幹四方爲支也是故五方雜俎師古曰俗風俗不純其世

也師古曰謂京師爲幹四方爲支也是故五方雜俎師古曰俗風俗不純其世

謂其材質不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始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執及司馬相如游宦
 雍而心忿歷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師古曰邈即嚴君平文章冠天下
 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師古曰蘇讀與由同故孔子曰有教亡類師古曰論語語孔子之言言無種類武都地雜氏羗及犍為
 牂牁皆西南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
 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為之歌秦師古曰札吳王壽夢子也來聘魯而曰此之謂夏聲師古曰夫能夏
 則大天之至也其周舊乎自并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荆荆艦參之分野也師古曰艦音七隨反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臨澶新汲西華長

平師古曰呂讀曰郟潁川之舞陽鄆許儋陵師古曰郟音一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師古曰卷音於反又音鹿

也河內木般之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邾庸衛國是也師古曰自封城而北謂之邾南謂之庸

邾都自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師古曰武庚即祿父也尹王故書序曰武王

崩三監畔師古曰周書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師古曰康叔亦武王之弟也遷邾庸

之民于雜邑故邾庸衛三國之詩和與同風邾詩曰在浚之下師古曰凱風之詩也浚衛邑也音峻庸詩曰在浚之郊師古曰千

曰亦流于淇師古曰淇水之詩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庸曰送我淇上師古曰桑中之詩在彼寧河師古曰柏舟之詩衛

曰瞻彼淇奧師古曰淇與之詩也河水洋洋師古曰碩人之詩也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問邾庸衛之歌曰

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

南曹楚丘是爲文公。師古曰曹及楚丘二邑名。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師古曰殷虛，汲郡朝歌縣也。虛說曰墟。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

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師古曰生分，謂父母兄弟不同財產，河東土地不平。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

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師古曰謂懷孕時。武王夢帝謂已。師古曰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尉之參。師古曰虞，多音所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燹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

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師古曰蟋蟀之詩也。邁，行也。言日月行往將老而死也。蟋音悉，蟀音率。

其死矣。它人是媮。師古曰山有樞之詩也。媮，樂也。言已儉吝死亡，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墳墓也。言死當歸于墳墓，不能復，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

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師古曰汾，沮洳之詩。沮，沮也。音之鼓反。自唐叔十六世至獻

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師古曰畢，萬畢公。萬之後，魏舉祖父。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師古曰趙夙，趙衰之兄。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師古曰韓氏此說依史記而與釋春秋傳者不同。晉於是始大。至于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師古曰伯，諸侯之尊祖也。本與周同姓，食采於韓更爲韓氏。此說依史記而與釋春秋傳者不同。始有河內之士，師

始登南陽表。師古曰南陽表，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沔沔乎。可與爲善，可與爲惡也。風音馮。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

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樞王徙

都大梁，故魏一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

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壑也。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

侯蕃屏四方。師古曰音雒陽四面，皆有諸侯爲蕃屏。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似，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維音維，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

前漢書卷三志下地理志下

尊王室師古曰伯翳解在刑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赧王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章昭曰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師古曰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故詩云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師古曰墜周人之失巧僞

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熹爲商賈不好仕宦師古曰熹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氐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師古曰陽音工治反即今郟城縣是

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木高辛氏

火正祝融之虛也師古曰虛讀曰墟後皆類比及成臯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

周畿內是爲鄭師古曰鄭今華陰縣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

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師古曰濟音子禮反子男之國虢會爲大師古曰會讀曰鄭字或作檢檢國在豫州

執與險密侈貪冒師古曰冒蒙也蔽於義理若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敵必將背若師古曰帑讀與同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

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荊芊實與諸

姬代相干也師古曰干犯也適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師古曰儀與宜

同宜也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

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沔食溱洧焉師古曰溱洧二水也溱音臻洧音誨土陔而險山居谷汲男女壘

聚會師古曰壘壘也音丘吏反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師古曰出其東門之詩東門鄭之東又曰溱與洧方灌

灌兮士與女方秉管兮恂肝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師古曰溱洧之詩也灌洧水流盛也管闕也恂信也女執芳草於其間以相贈遺信大樂矣惟以戲謔也灌音胡實反管音森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謂音擊衰弱之徵也此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鸞羽師古曰詩也坎坎擊鼓擊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直立也鸞鳥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師古曰東門之枌爲翻立之而舞以奉神也無冬無夏言其恒也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師古曰東門之枌爲翻立之而舞以奉神也無冬無夏言其恒也也亦言於枌枌之下歌舞以娛耐也枌音扶云反枌音許羽反枌音神汝反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師古曰言政由婦人不以君爲主也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宋祁曰世字下穎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敵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師古曰不軌不循法度者故其俗奢奢上氣力奸商賈漁獵賊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師古曰召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師古曰甲子申不害也然樂也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貧遊爭訟生分爲失師古曰遊其者同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師古曰召父謂召信臣也勸其務農以致富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從教而化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昂畢之分壘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師古曰鄭音莫東有廣平鉅鹿

清河河間。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不說沙丘在中山也。○宋祁曰。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推剽掘冢。師古曰。推。殺人也。推音直。追正文中山地。下別本又一地字。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推剽掘冢。師古曰。推。殺人也。推音直。追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如淳曰。跕音躑。反。其字從木。劉音類。妙反。擲音與。躑音也。跕謂小躑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躑之也。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鄧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執。轉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師古曰。直亦當也。○宋祁曰。直亦當也。○宋祁曰。取讀曰漢輿。號為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師古曰。訐。面相斥罪也。字都本作姦。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師古曰。胡。所在未聞。石。民俗驕伎。臣瓚曰。橫音。今北土名音。車鼓反。好氣為姦。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師古曰。剽。急也。悍。勇也。剽音。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師古曰。言四國之人。被逐徙來居之。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鴈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壑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元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南通齊趙。趙碣之

間。一都會也。師古曰：霸縣，燕之所都也。勃海也。碣石也。此石著海旁，揭揭然特立之貌也。初太子丹資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

敢於急人。如淳曰：此人之急，果於赴難也。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北隙

烏丸夫餘。如淳曰：有怨隙也。或曰：隙，際也。師古曰：訓際是也。烏丸，水東胡也。爲冒頓所滅。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爲號。夫餘在長城之北，去元菟千里。夫餘曰：挾，東賈真番之利。元菟，浪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師古曰：濊音穉，字或作蕞，其音同。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師古曰：史記云：武王伐紂，封箕子於朝鮮。與此不同。教其民以禮

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師古曰：八條不具見。相殺以當時價，殺相傷以穀價，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償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讎。師古曰：讎，匹也。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

貞信不淫辟。師古曰：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師古曰：籩，以竹曰籩，以木曰豆。郡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效吏及賈人也。放音甫，往反。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

禁濶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師古曰：三方，南西北也。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

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也。桴音浮，筏音伐。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如淳曰：如墨委而在帶方東南萬里，臣瓚曰：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也。師

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劉敞曰：夫字宜屬上句。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壑也。東有昔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

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宋祁曰：分也。一本作分地。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荝。師古曰：荝音仕，力反。湯時，有逢公柏

陵殿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師古武

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摩蠱之間兮。師古曰：齊國風，營

運齊詩作營之往也。嶺山名也。字或作嶺，亦作又曰：竣我於著乎而。師古曰：齊國風著詩之辭也。著地名，即濟南

音直。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開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師古曰：泱泱，弘大之意也。音烏耶反。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

士，亡分民。師古曰：有士者，謂立封疆也。無太公以齊地負海島，少五穀而人民寡。師古曰：島，志，適，勸以女工

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師古曰：解合諸侯，成伯功。師古曰：伯身

陪臣而取三歸。師古曰：三歸，三姓之女。故其俗彌修，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純，絜也。謂絲組之屬也。麗

溫，純美麗之物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聚如冰者也。紈，環曰紈，紈，紈也。謂絲組之屬也。麗

素也。綺，文織也。即今之所謂綉也。純，精好也。醜，華靡也。紈，音丸。純音淳。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師古曰：言天下

皆仰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

行繆，虛詐不情。師古曰：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

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師古曰：上道讀曰導，昔太公

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而和

自立為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師古曰：公子完，陳厲公之子也。左氏傳：魯莊二十二年，陳齊桓公

以為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師古曰：如說是。

魯地，奎婁之分壑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隄陔，僅取虛，皆得分也。師古曰：取音樹，周與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 金天氏之帝，以爲周公主。 師古曰：主，周公之祭祠。 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師古曰：魯，齊也。至，齊人也。齊人不知魯也。灑，洙泗之水。 師古曰：言所居皆遠於水，二水也。類音類，又音實。 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師古曰：任，負載也。 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師古曰：斷斷，分辨之意也。音牛斤反。 孔子闕王道，道將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嚮弱矣。師古曰：言漸微弱也。 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遂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爲分壑，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隘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營毀，多巧僞。師古曰：以言相毀，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 師古曰：愈，勝也。 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師古曰：當考者，言當更考覈之，其事未嘗。

宋地，房心之分壑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今有幾家靈，舜漁蠶澤。 師古曰：漁，捕魚。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師古曰：畜，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

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顯已。地薄民貧。師古曰。顯與專同。急疾而山陽好為姦盜。

衛地。營至東壁之分壘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為狄所滅。師古曰。衛

滅事在春秋。公二年。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于帝丘。師古曰。卷今之濮陽是也。本顯

項之虛。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為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

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為分野。衛地

有桑間濮上之阻。師古曰。阻者言其障。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

育。民人慕之。師古曰。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性好勇。夏育亦古之壯士。皆衛人。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

延壽為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

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壘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

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遷以彊大。師古曰。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

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滅陳魯之國。未嘗滅魯也。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

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師古曰。山伐。謂取竹木。果蠃蠃蛤。食物常足。師古曰。蠃音來。戈反。故

菹蔞媮生。而亡積聚。應劭曰。菹。弱也。音風。俗朝夕取給。給生而已。無長久之慮也。如淳曰。菹。或作紫。音紫。蔞音庚。少取給而無儲。師古曰。還及也。音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江失。枝柱與巴蜀

師古曰。還及也。音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江失。枝柱與巴蜀

同俗。師古曰：失讀曰洪，柱音竹庸反。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執。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蠻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太王亶父與邠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荊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稱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寬於太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師古曰：句音鉤。夷俗語之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師古曰：中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荊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

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閻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師古曰：伯至于夫

差，誅子胥，用宰嚭。師古曰：嚭爲粵王句踐所滅。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粵既并吳，後六

世爲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師古曰：皮革，犀兕之屬也。

屬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師古曰：諸賦，謂九後有玉宋唐勒之屬，慕而述

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與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

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

中民家有女者，晉灼曰：有女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如淳曰：得女寵，或去男也。臣瓚曰：周官職方

王安能使多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志亦言土地風氣既足女矣因淮南之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師古化又更聚焉○劉敞曰班氏作史雜采異說亦安能無失瑣舉揚州之說是矣本吳粵與楚接比數相并兼師古近也音故民俗略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師古曰董董少也更價也言金少耳取不足用顧費用也師古曰廉說非也此言所出江南卑濕丈夫多天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孟康曰音顯音約曰音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壘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

於會稽臣瓚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里百粵雜處各有種姓不得盡云少康之後也按非本越爲芊姓與楚同來向矣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祠君於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後豈謂百越之人皆禹苗裔瓚說非也○劉敞曰瓚所云越非禹後亦謂百越之君耳豈指七八千里內之民乎班氏所舉但是會稽一越爾瓚以越證之亦未爲失而瓚遂曲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嘗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非之非通論也

敗之雋李師古曰雋音醉字本作構其旁從木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敗之棲會稽師古曰會稽山名登山而臣服請平後

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

爲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師古曰事楚爲後十世至閻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越王是時秦南海

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雞支也音斬又音機布謂諸羅細布皆是也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

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師古曰著時男子耕農

種不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亡馬與虎民有五畜師古曰牛羊豕雞犬山多麋鹿鹿而小麋音主麋音京兵則矛盾刀木

弓弩竹矢或骨爲鏃師古曰鏃音子木反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反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譚離國師古曰譚音士林反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師古曰都盧國人勳捷善緣高故張衡西京賦云烏獲扛鼎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齋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糶師古曰糶給也糶姬也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師古曰剽劫也音類妙反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師古曰蓬平帝元始中王莽轉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考證】

地理志下武都郡河池○池豎本訛地從宋本改正

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至武都爲漢○臣召南按養當作漾前文引禹貢嶓冢道漾卽其證也

金城郡合居澗水出西北塞外○按水經注澗水作閭水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臣召南按孝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殺其衆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豈遲至太初四年乎志與紀自相矛盾自應以紀爲實

張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臣召南按孝武紀武威酒泉置于元狩二年至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俱不俟至太初年間也志於張掖酒泉並云太在元年開誤也酒泉與武威建郡同時張掖稍在其後如志所云武威

之置及在張掖之後矣。

曰勒。各本俱作曰勒。按匈奴傳當作曰勒。

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臣召南按孝武紀。聖煌與張掖並元鼎六年置。又紀于太初元年。聖煌從東方飛至敦煌。則置郡久矣。

安定郡涇陽禹貢涇水所出。經水訛涇水。今改正。

五原郡南興。臣召南按水涇注。於雲中北興縣曰。五原有南興。故此加北。據此則縣名南興。不名南興也。各本俱誤。

代郡鹵城。虛池河東。至參合入虛池別。臣召南按參合當是參戶之訛。參戶。勃海郡屬縣也。故下文曰。過郡九。若其東至參合。入虛池別。同在一郡。安得云過九郡乎。且參合故城在北塞之外。限隔重山。既北至參合。安能復南注勃海也。又按虛池別。見河間國弓高下云。虛池別河。首受虛池河。東至平舒入海。平舒之上脫東字。東平舒。勃海郡屬縣也。但曰平舒。便疑向代郡之平舒矣。

遼陽郡白檀。瀋水出北。樓夷。臣召南按水經注。引此文云。瀋水。是古本作瀋字也。然師古注瀋音呼騰及。則唐初本已作瀋字。

交趾郡苟廛。苟訛。今改正。此縣即後世所謂勾漏也。

成陽國。按當作城陽國。宋本誤也。城陽劉章所封國。

長沙國羅注出豫章艾縣界。艾監本訛麥。今改正。

道三十二。臣召南按百官公卿表。已有樓夷曰道。老中縣邑之以道名者。得二十九。南郡一。夷道也。零陵二。營道冷道也。廣漢三。句氏道剛氏道陰平道也。蜀郡二。嚴道蒲氏道也。犍爲一。甗道也。越嶲一。靈關道也。武都五。故道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下。

緯道也。隴西四。狄道氏道。羞道。綿道也。天水四。戎邑道。綿諸道。略陽道。獫狁道也。安定一月氏道也。北地三。除道。略畔道。義渠道也。上郡一。隴陰道也。長沙國一。連道也。尙缺其三。以後書郡國志證之。則蜀郡之汶江道。綿虜道。武都之武都道。恰與三十二之數合。此志於汶江。綿虜武都三縣不言道。殆亦闕文耳。

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臣召南按帝王世紀曰。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皇甫謐所計戶口。必本此志。而數目參差。似所見古本異也。

適封爲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臣召南按此隴西非郡名。言隴縣之西有秦亭秦谷。卽是其地。隴縣屬天水郡。後書郡國志曰。隴有大坂名隴坻。獫狁聚有秦亭。注云。秦之先起于此。

魏地。獫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云云。○顧炎武曰。左傳。子產曰。潁實沈于大夏。主參。故參爲晉星。然其疆界亦當以河而止。若志所列陳留以下郡縣。並在河南。於春秋自屬陳鄭二國。角亢氏之分也。不當併入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始徙大梁。乃掘後來之疆土。割以相附。豈不謬哉。

魏會爲大注。榮嶠之南。○臣召南按顏注。引庚成詩。譚。應作榮播。宋本監本作榮嶠。訛也。別本作榮波。依禹貢較是。

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臣召南按壽星之次。星曰角亢。律歷志曰。壽星初軫十二度。中角十度。終于氏四度。安在其爲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也。夫自東井十度至柳三度。爲鶉首之次。秦分野也。柳七星張爲鶉火之次。周分野也。翼軫爲鶉尾之次。楚分野也。豈有自未至辰。遠及四次。以爲一地之分星乎哉。二句必係傳寫之誤。

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臣召南按析木之次。星曰尾箕。律歷志曰。析木初尾十度。中箕七度。終于斗十一度。此言一次之全度也。燕地祇占尾箕。不及南斗。何緣自危四度至斗六度乎。若順數之。幾乎週天矣。若逆數之。則自危而虛而女而牽牛而南斗。正當元枵尾紀二次。又何以云析木也。宋本監本俱誤。

東平須昌濞張皆在濟東屬魯云云○顧炎武曰於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濞張皆宋分也干魯地下又云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備考當小注于下面誤埋書者也

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寧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臣召南按溝之滅魯在頃襄王時去莊王時甚遠又莊王雖嘗入陳旋復其國至惠王始滅陳二事皆非莊王事也此為本文之誤

溝洫志 熊劭曰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深倍於溝師古曰洫音許城反

夏書禹壅洪水十三年師古曰壅塞也洪水汜溢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囊孟康曰囊形如行路也師古曰孟說也囊讀如本字山行則楫也韋昭曰楫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楳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揭音居以別九州師古曰揭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楳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通九州之道及郭過其澤師古曰順山之高下而深其流任土作貢師古曰任其土地所通九道陂九澤師古曰陂音九澤度其山也師古曰度音大谷反然河蓄之羨溢師古曰羨音同音弋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師古曰積石山而治引之令歷龍門師古曰龍門山南到華陰師古曰華陰山東下底柱師古曰底柱山及明津師古曰明津山惟內至于大伾師古曰大伾山成爲係師古曰係山在修武武師古曰武山通流也師古曰武山無此山也師古曰武山成舉縣山師古曰成舉縣山豈不一成也師古曰豈不一成也今黎陽山臨河豈是乎師古曰黎陽山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佐音皮彼反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解在地理志○劉奉世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數為敗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迺醜二渠以引其河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怒也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二渠其一出自具邱西南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南折者也其一則深川也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河自王莽時遂空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播布也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同爲逆河入于勃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海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臣環耳師古曰環音山支反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深音官合反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播布也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同爲逆河入于勃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海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光二年河移徙東郡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更注勃海禹時入海乃在碣石也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武帝元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九川既疏九澤既陂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諸夏又安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師古曰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師古曰明都本作盟於禹以爲河○劉奉世曰疏分流則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之間

又濟自從于乘入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
海安得會于楚也
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離岸也師古曰離音本末之末沫水穿二江成都中此
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師古曰溉音工代反百姓饗其利至於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溝渠甚多然莫足數也魏文侯
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師古曰有善政之稱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
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師古曰賦田之法一夫百畝也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
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
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烏齒兮生稻粱蘇林曰終古猶言久古也爾雅曰齒齒苦其後
韓聞秦之好與事欲罷之無令東伐罷讀曰疲令其疲勞不能出兵迺使水工鄭國間說秦師古曰間音皆
擊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師古曰瓠仲山也邸至也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師古曰並音步派反欲以溉
田中作而覺師古曰中道事未竟也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爲韓延數歲之命而爲秦
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烏齒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師古曰注引也
於據反填淤謂壅泥也言引淤濁之水灌闕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與
齒之田更令肥美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師古曰漢渠決也金隄河隄名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
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漬金隄師古曰在東郡白馬界隄丁奚反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名鉅野縣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
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鄆鄆居河北師古曰來音扶用反河決而南則鄆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

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時鄭
 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師古曰異度六月罷後可罷也度音大各反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
 有難處引溝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師古曰勞至河三百餘里徑易師古曰徑直也漕反可令三月罷師古曰劉奉世
 滂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
 中間隔澗產數大川固又無絲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師古曰亦無其迹表記之今之豎標是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
 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師古曰巡行穿渠之處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
 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後河東守番係師古曰番名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
 萬石師古曰謂從山東更底柱之艱師古曰更底柱之艱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渠地師古曰謂河岸以下緣河邊地素
 師古曰引汾水可用溉皮氏及汾陰以下而引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渠地師古曰謂河岸以下緣河邊地素
 河水可用溉汾陰及蒲坂以下地形所宜也師古曰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渠地師古曰謂河岸以下緣河邊地素
 曰與郡民菱救其中耳師古曰菱乾草也謂收菱草今溉田之而種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
 本作塲關中無異師古曰雖從關外而來於澗水運上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
 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師古曰言所收之直不足償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人徒者以
 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師古曰越人習於水田又新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師古曰褒斜二谷名其
 至未有樂故與之也師古曰越人習於水田又新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師古曰褒斜二谷名其
 反者師古曰越人習於水田又新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師古曰褒斜二谷名其
 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還師古曰抵至也故道屬武都苦各自有水耳斜音
 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
 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師古曰以上以為然

拜湯子印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甕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使近而水多滯石不可漚其後嚴熊晉民頗穿落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翊古曰臨晉泉皆馮誠即得水可令敵十石於是爲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應劭曰徵在馮翊商顏山名也師古曰徵音懲即今所謂澄城也商顏商山之顛也謂之顛者等入其下也蓋自別一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南入漚商山乃在漚水之南甚濼何由穿渠至山名顛說失之岸善崩古曰善崩言意崩也師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隲以絕商顏師古曰下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轍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師古曰乾音干上廼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灌白馬玉壁師古曰滿讀曰禮水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師古曰實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榦密謂之野以草塞其中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師古曰榦音其樞反上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廼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虛彈爲河如淳曰瓠也師古曰浩浩洋洋皆水穀野澤使溢也上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廼作歌曰吾山平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車昭曰鑿山以填河師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淳曰瓠子決漁魚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鉅野滿從則衆魚弗鬱而溢長道冬日乃甚困也柏與道同弗鬱不樂正道弛兮離常流音考雍封拜皇孟康曰鉅野滿從則衆魚弗鬱而溢長道冬日乃甚困也柏與道同弗鬱不樂正道弛兮離常流音考雍封拜皇水長滿溢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追於冬且將甚困也柏與道同弗鬱不樂正道弛兮離常流音考雍封拜皇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音考沛音普次反不封禪兮安知外師古曰言不知關外有此水皇謂河公兮何不仁也張晏曰皇武帝也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音考滌桑浮兮淮泗滿如淳曰滌桑邑久不反兮火維緩師古維水之一曰河湯湯兮激湔湔師古曰激有二章自河湯湯以下更其一反云一曰也湯北渡回兮迅洄難師

曰：疾，疾也。長菱，分湛美玉。竹，華，經謂之菱也。所以引澤土石也。師古曰：菱，卒也。取長竿樹之用者，石間以鑿決河也。臣瓚曰：也。音訊。舉字宜從竹。華，音驚。菱，音交。河，公許兮薪不屬。許，祿祜也。以薪不屬，故無功也。師古曰：沈，玉，禮神也。又音及。湛，讀曰沈。經音工，登反。人罪，師古曰：東郡，木衛地。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師古曰：燒，草皆盡，故野蕭條。噫，音於期反。隕，林竹兮隕石。師古曰：隕，林說下。淇，園之竹，以為榱也。石，當者，謂石立之。然後，宜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輶成國，漳渠如淳曰：地理志，靈犀有靈輶渠，成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臣瓚曰：鉅，泰山下引汶水。師古曰：汶，音問。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師古曰：陂山，道引也。陂，音波。義反。道，讀曰導。一曰：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兗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裏。今以益溉鄭國傍高平之田。師古曰：素不得鄭國之溉。灌上曰：農大下之本也。泉流灌，所以為五穀也。師古曰：灑，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師古曰：畜，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絮，重不與郡同。師古曰：租絮，收田租之約令也。其議滅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師古曰：平繇者，均考渠堰之力。後十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師古曰：白，姓公。爵，時人多相謂為公。師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師古曰：谷口，今雲。注渭中袤二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師古曰：鄭國與舉，雷為雲，決渠為雨。師古曰：雷，謂渠也。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不禾。師古曰：水淨澗，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是時方事匈奴。

奴與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師古曰史言河出其姓不得其姓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執西北高而東南下也
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傾晉灼曰上領山頭也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
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
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師古曰道聖人作事爲萬世
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官房後河腹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東北
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
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執皆邪直具丘縣師古曰恐水直當也
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
師古曰清河之靈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師古曰遂音七旬反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
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填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師古曰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
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師古曰雨止曰霽音靈鳴犢口
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
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師古曰浚謂治之令其深也浚音峻劉奉又其口所居高
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
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具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

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尙書，善爲算，能度功用。師古曰：白謂大各反。遣行視。師古曰：行

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師古曰：音國，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

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

略疏闢，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師古曰：令其調發均平錢穀，遣

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灌船五百艘，師古曰：一船爲一椽，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

塞，師古曰：命其爲使而塞河也。華陽國志云：延世字長叔，挺爲資中人也。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

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師古曰：律說

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今以卒治河之故，復留六月。孟康曰：外縣成邊也。治水不復成邊也。師古曰：如孟二說皆

非也。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焉得比縣成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著音竹，師古曰：非受平，實爲著外，縣其

義亦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

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

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

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執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

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種不得下。師古曰：種，五穀之子也。音之，勇反。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

延年，雜作。孟康曰：乘馬，姓也。師古曰：乘音食，謹反。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師古曰：壞，毀也。音居，力反。商延年皆明計算，

能商功利，商度也。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適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師古曰：鑄謂琢鑿也。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爲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師古曰：信都，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師古曰：圖謀也。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人故篤馬河。韋昭曰：在平原縣。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高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隄界中。師古曰：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在兩成平，東光屬勃海，兩屬平原。徒駭者言馮，治此河用功極衆，故人徒驚駭也。胡蘇下流急疾之貌也。高津言其隘小，可商以爲津而度也。商與隄同。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執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濟。師古曰：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脩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師古曰：爲使。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

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漚也深淺治也而無隄防雍塞之文師古曰雍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

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

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師古曰

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安壘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師古曰

水曰汗音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地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

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師古曰遽速也音其庶反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師古曰道讓曰善爲民者宣之

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師古曰雍齊與趙魏以河爲竟師古曰竟趙魏潁山齊地卑下

師古曰潁山音言以山爲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

其正水尙有所游邊時至而夫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

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師古曰湛今隄防陋自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

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忻東與東山相屬師古曰屬及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

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師古曰隄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師古曰

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以隄中

之地給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師古曰剛激者挾

水也激音工歷反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師古曰觀縣名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

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孰不能遠泛濫。昏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師古曰。辟。讀。好音干。折底柱。破碣石。師古曰。折。音。斷。天地之性。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好。師古曰。好音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祠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如淳曰。然則隄在郭內也。臣瓚曰。謂水從郭南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師是。不然。則黎陽因隄一面爲城。如今之滎州故郭門乃在隄外矣。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宋祁曰。晏本隄。潰下有二所。兩字。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孰。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生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如淳曰。今樂谿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爲害也。其水師古曰。樂谿谿名。卽水經所云。涉水東過樂谿者。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孰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營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師古曰。卬。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卬。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支別也。

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師古曰：此一害水行地上，湊潤上徹也。罷讀曰疲。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耳穀。師古曰：此二害也。若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澗，則鹽鹵下隕，填淤加肥。此一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師古曰：此二利也。說謂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潁河隄吏卒，郡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訛，師古曰：桓譚新論云：通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狽多也。少稍自案，師古曰：案蓋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新論云：字仲功，習教灌事也。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剖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日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師古曰：新論云：字子台，善水事。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師古曰：橫字平中，瑛邪人，見儒林傳中。讀曰仲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膏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變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師古曰：漸淺也。讀如本字，又音子廉反。禹之行河水，本隨山下東北去，師古曰：謂通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如淳曰：諸音補。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

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師古曰空猶穿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與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師古謂役也。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師古曰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爲及發行力役俱須衣使也。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食耳。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是爲公私兩便也。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師古曰左氏傳載周大夫劉定公之辭也。言無禹治水之功則天下之人皆爲魚鱉耳。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志記也。字亦作識。音式。異反。國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考證】

溝洫志入於勃海。注臣瓚曰。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臣召南按。尙書但云入于海。史記河渠書始云入于勃海。而班志用之本無差謬。禹河自周定王以後。雖漸遷移不定。而其入海之口。總在直沽。至漢猶如故也。孝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徙。從師邱。東南流入勃海。其入勃海。與禹時不異。所異者。改道從頓邱徙徙耳。地理志於魏郡鄴縣曰。故大河在東北入海。于勃海郡成平縣曰。盧沱河。民曰徒駭河。此則禹河故道也。豈可曰禹時不注勃海乎。使禹河不注勃海。則史記于宜房既築。又何以云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也。瓚說非是。

○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濟汝。惟泗會於楚。○劉奉世曰。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之間。又濟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也。○臣召南按。鴻溝。卽汴渠也。地理志。河南郡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滂。東南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又陳留郡陳留縣。魯渠水。首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又浚縣縣。躄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行千

三百六十里。又封邱縣漢渠水首受汴。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又淮陽國扶溝縣瀟水首受狼湯渠。東至向入淮。過郡三行千里。此宋鄭陳蔡曹衛水道之明證也。汴渠首受桑澤。卽是濟水。何必遠求于千乘注海之濟口乎。劉奉世疑于所不必疑。何也。

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臣召南按河渠書作四十有餘年。自孝文十四年河決東郡。至元光三年河決濮陽。實三十六年。無四十餘年也。此則志訂史記之失。

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蚡監本訛蚡。今改正。

時鄭當時爲大司農。○臣召南按百官公卿表曰。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大司農。然則元光時止應言大農。史記作鄭當時爲大農是也。司字疑衍。

浩浩洋洋。庶殫爲河。○史記作皓皓盱盱兮。閭殫爲河。又臯謂河公兮。何不仁。史記作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

今內史稻田租挈重注收田租之約令也。○收田租。監本訛收。臣租。今改正。又注挈音苦計反。○据注與契字同。顧炎武曰。挈偏也。說文有契字。注云。角一俯一仰。意同。

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云云。○臣召南按屯氏河。自館陶東北至章武入海。此志所云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地理志所謂過郡四行千五百里者是也。藩月自定。○眷監本訛基。今改正。

九河之名。注鬲津言其陘小。可濬以爲津。○陘訛順。從宋本改正。

坻黎陽。觀下注觀縣名也。○臣召南按觀下當是黎陽縣近河地名。不然。畔觀屬東郡。觀津屬信都。皆不得獨稱觀字。又上文言東郡平剛。下文言魏郡昭陽。皆非縣名。乃地名耳。

藝文志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微微不顯之言也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弟子違者七故春秋分

為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詩分為四韋昭曰謂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師古曰從諸子之言紛然

殺亂師古曰殺梁鄆氏夾氏也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師古曰燔燒也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與改秦之敗大收篇籍

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燔燒也秦謂人為黔首言其頭與改秦之敗大收篇籍

焉於是建臧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

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

校數術師古曰古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師古曰撮

也音千括反音千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師古曰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

同謂諸書有六藝略師古曰六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令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

元取其指要也其每略所條家及篇數有與凡不同者傳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孟梁丘三家師古曰上下經及

易傳周氏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

服氏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

前漢書卷三志下藝文志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舊川人。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彥。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戌。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古雜八十篇。雜災異三十五篇。神驗五篇圖一。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神驗者王道。失則災害生。得則四海輪之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說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蘇氏曰。東海人。為博士。曾灼曰。儒林不見師古曰。蘇

說。是也。嘉即京房所從受易者也。見儒林傳及劉向別錄。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師古曰。下繫之辭也。鳥獸之文。謂其跡在地者。宓讀與伏同。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象。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

三聖。章昭曰：伏羲、文王、孔子。師世歷三古。則伏羲曰：易繫辭曰：易之興，其於中古乎？然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

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師古曰：費，劉向以中

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諸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議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章昭曰：聞名也。於此論書。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略入劉向稽疑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者，謂七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孟康曰。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師古曰。家語云。孔騰字子襄。是秦法峻急。藏尙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壁之外。更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誌脫簡一。召詰脫簡二。師古曰。召。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舊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官皆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詒字。失真耳。

魯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師古曰：漢書舞與之辭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詠者永也，永，長也。歌所以長言之。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

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宋祁曰：采

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

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也。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

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劉敞曰：此七十與後

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道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六國時人也

曲臺后倉九篇如淳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也○宋祁曰景本曲臺下有至字

中庸說二篇師古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節亦非本禮經蓋此之流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又司馬法一家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師古曰序卦之辭也而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師古曰委曲防閑每事爲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索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也臣瓚曰禮經三百謂冠

乃謂冠婚吉凶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蓋儀禮是也

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也蘇林曰里名也○劉敞曰置當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則安國所得壁中書也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劉敞曰學七十篇當作與十七篇文也

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師古曰瘡也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郎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師古曰豫卦象辭也殷盛也故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師古曰孝經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師古曰眇細也音律不可具於書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眇亦讀曰眇

師古曰：鏗音初耕反。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恒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母哀其不及孝技。教鼓琴。臣譚引無所服。師古曰：鏗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召詠者數言其義。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淺以益微。師古曰：淺漸也。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

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

鄭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音。師古曰：夾音賴。

左氏微二篇。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

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十篇。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字子高，師古曰：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後事劉向，能屬文。後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徵，成也。獻，賢也。孔子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杞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禮也。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因與以立功，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亦因也。藉勅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謂人執所見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駁中，兩子張如淳曰：分變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已下爲篇，名曰從政。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多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師古曰：解碑論語意者。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師古曰：張禹也。

魯王駿說二十篇。師古曰：王吉子。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禮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

孔子徒人圖法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師古曰：輯與集。漢與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師古曰：畸音居宜反。御史大夫賈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劉向云：古文也。庶人章分爲二也。管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十八學。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張晏曰。爾近也。雅正也。

小雅一篇。宋祁曰。小字。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應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書。

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

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臣瓚曰。孝經云。積善之家。必壽考。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師古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師古曰。籀音冑。

八體六技。章昭曰。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季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宋祁曰。法文。季下當有書字。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師古曰。下。夬。揚子王庭。師古曰。夬。繫之辭。

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師古曰保氏地官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師古曰象形謂畫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是也象事即指事也謂親而

是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進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漢與蕭何草律師古曰草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文字之義總歸六書故曰立字之本焉漢與蕭何草律師古曰草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章昭

今尙書關蓋令史也臣瓚曰史書今之太史書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皆所

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

爲字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不說蓋傷其擾

不正師古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

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

是時始建隸書矣○宋祁曰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師古曰趨說曰趨謂趣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

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師古曰并合也總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

篇無復字師古曰復重也音扶目反後皆類此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尙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宋

章有作字師古曰李長下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

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章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

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篇，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薛林曰：不能見之辭也。幾近也。音歸侯反。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師古曰：更，互也。音工。更反。古之學者，耕且養，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師古曰：畜，說曰：蓄蓄聚也。音工。更反。古之學者，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多，間闕疑之義，則寡尤。言爲學之遺務，在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慎於言語，則少。而務碎義，逃難，便僻巧說，破壞形體。師古曰：苟爲僻碎之義，以避他人之攻難也。故志引之。二三萬言。師古曰：言其煩妄也。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說，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師古曰：已所常習，則保安。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字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者，謂太史公書。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有列傳者，謂太史公師。

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

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

景子三篇就宓子語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頊陳人也七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軻鄭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未詳其所得

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木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卿

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內業十五篇後師古曰芊音弭

內業十五篇不知作

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問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要字與韜同也

周政六篇度政教

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

河間周制十八篇似河間獻王所述也

鬲言十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如淳曰鬲音榮鬲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

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

甯越一篇。中牟人。為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巧心。曰。

公孫固一篇。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

董子一篇。名無心。雜墨子。

俟子一篇。李奇曰。或作俛子。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

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

平原老七篇。朱建也。○宋祁曰。老一作君。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陸賈二十三篇。

劉敬三篇。

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

賈山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棻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

賈誼五十八篇。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兒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丘壽王六篇。

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

莊助四篇。

臣彭四篇。

鉤盾兄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鉤盾作元○宋祁曰兄當作元○

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園也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大廟十九法言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三十八篇入揚雄一家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師古曰祖始也述修也憲法也章明也宗尊也言以堯舜之道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於人有所稱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遠離道本師古曰辟苟以誹衆取寵師古曰譁誼也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凌衰此辟儒之患師古曰凌漸也辟讀曰僻

伊尹五十一篇相湯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師古曰鬻音弋六反

筌子八十六篇名夷香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師古曰筌讀與管同

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傳其學

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

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

劉向說老子四篇

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師古曰蜎姓也音一元反

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而從之

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名圜寇先莊子稱之

老成子十八篇

長廬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音步田反

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

黔婁子四篇齊人守道不誥威王下音胡蘇反

宮孫子二篇。師古曰宮孫姓也。不知名。

鷓冠子一篇。楚師古曰以鷓鳥羽爲冠。居深山以鷓鳥羽爲冠。

周訓十四篇。師古曰對向別錄云。師古曰對向別錄云。

黃帝四經四篇。

黃帝銘六篇。

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

雜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國

捷子二篇。齊人。武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師古曰劉向云故待詔。不知其姓。數從游觀。名能爲文。

臣君子二篇。蜀人。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人不知姓名。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如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師古曰：虞書堯典稱堯之德曰允恭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師古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此謙卦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秦辭謙字與謙同。○劉奉世曰：謙者與謙同，何為作兩字？蓋易文辭有云：謙謙者，兼乘仁義，師古曰：放蕩也。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宋司星子章三篇。景公史。

公禱生終始十四篇。傳鄒爽始終書，師古曰：權音嘒，其字從木。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韓人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容成子十四篇。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齊。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鳳龍，奭，師古曰：奭，音試，亦反。

閻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鄭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稱之。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師古曰：泥，滯也。音乃計反。舍人事而任鬼神。師古曰：舍，廢也。李子三十二篇。名裡，相魏爽侯，富國彊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師古曰京河南京縣

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奏李斯害而殺之

游棣子一篇師古曰棣音徒計反

龍錯三十一篇不知作者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師古曰噬嗑之象辭也斷暨也讀與敷同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師古曰薄厚者變厚為薄也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師古曰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敵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鉞俱游稷下鉞音形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師古曰即為聖白辯者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同時師古曰姓成公劉向云與李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

黃公四篇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遊平原君趙勝家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論堅白同異以為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藏於博徒者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師古曰

曰騶語載孔子之言也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古曰警音工鈞反師則苟鈞鈇析亂而已師古曰錮破也音普音欲為政必先正其名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俶子三篇先韓子蘇林曰俶音仇

我子一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為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師古曰采椽木也字作採本從水以茅覆養三老五更是以

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如淳曰：右鬼謂信鬼神。若杜伯射宣王。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觀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視讀曰示。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奏。有列傳。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龐煖二篇。煖音許。遠反。師古曰。

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雜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名通。

鄒陽七篇。

主父偃二十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侍詔立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師古曰：殿助傳作賜蒼。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詩雖多亦無所用。又曰。使乎使乎。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詐譏而棄其信也。音許。遠反。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師古曰。今古禹字。○宋祁曰。一作命。

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齊人。秦穆公以爲大夫。

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師古曰。尉姓。繚名也。音了。又音聊。劉向別錄云。繚爲商君學。

尸子二十篇。名俊。魯人。秦相商君師之。歎死。俊逃入蜀。師古曰。俊音統。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韓智略士作。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宋祁曰。雜邵本作新。

東夷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應劭曰：蓋隱者也。故公孫放難，以無益世主之治。

荆軻論五篇。柯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篇。武帝時作賦。師古曰：說者其人，名說曰悅。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師古曰：言伯王之遺。伯說曰霸。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經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師古曰：治國之體，亦此雜家之說。亦見王治之無不貫。師古曰：王者之治，於百家之道。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慮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師古曰：漫放也。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氏耕種，故號野老。

辛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宋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汜勝之十八篇。成帝時為議郎。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徒為御史。汜音凡。又音敷。劍反。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鄒鄂人。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曰：論語

馮伐桀告天辭也。言為君之道所重者在人之食。師古曰：音亂。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師古曰：言不須。聖王天下自洽。欲使君臣並耕。讓上下之

序。師古曰：音亂。也。管布內反。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託也。

務成子十一篇稱變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天乙三篇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依託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師古曰劉向列錄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圍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為本師古曰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劉奉世曰又少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曰稗音鍛家排九章細米為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為稗師古曰稗音稗稗之稗不與鍛排同也稗官大夫至都官種官各減什三是也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泥滯也音乃細反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讖一家，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師古曰：好音呼到，是以九家之術，讖出並作。師古曰：讖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師古曰：辟，讀曰譬。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師古曰：下，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師古曰：衛，衣末也，其於六，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外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師古曰：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師古曰：瘡與若，愈勝也。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師古曰：舍，廢也。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趙幽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篇。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陽丘侯劉隲賦十九篇。師古曰隲音僂。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師古曰武帝也。

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王褒賦十六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

枚臯賦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枚舉同時。師古曰七略云。忽奇者。或言莊夫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

嚴助賦三十五篇。師古曰。上言莊忽奇。下言嚴助。史駁文。

朱賈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臣說賦九篇。師古曰。說名音悅。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

待詔馮商賦九篇。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歆又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儂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驃騎將軍史朱宇志以宇在驃騎府故總言驃騎將軍。○劉奉世曰其實惟脫一字在驃騎。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八篇入揚雄。

孫卿賦十篇。

秦時雜賦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曉令延年賦七篇。師古曰東曉縣名曉音移。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維陽錡華賦九篇。師古曰錡姓華名錡音魚綺反。

睦弘賦一篇。師古曰睦孟也。睦音先隨反。

別栩陽賦五篇。服虔曰栩音翻。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師古曰泡求上浮漚也。泡音普交反。漚音一侯反。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大雜賦三十四篇。

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驗。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秦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師古曰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妾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厲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師古曰：端，古端字也。因物可與圖事，故

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師古曰：論語載孔春秋之後，周道浸壞，漸也。師古曰：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離，遭也。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闕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師古曰：辭人，言後代之爲文辭，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師古曰：言孔氏之門，既不用賦，不後代之爲文辭。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福，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臣於闔閭。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師古曰：孫臏。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李子十篇。

鍾一篇。師古曰：鍾音女，端反。蓋說兵法者八名也。

吳春秋三篇。

龐煖三篇師古曰煖音許遠反又音許元反

兒良一篇師古曰六國時人也兒音五奚反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韓信三篇師古曰淮陰侯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管子孫冠子蘇子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

一作五百二十篇數已在前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蚩尤二篇見呂刑

孫軫五篇圖二卷

繇敍二篇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尉繚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露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師古曰。音步。內反。鄉讀曰。陞。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鸚治子二篇。圖一卷。晉灼曰。鸚音夾。宋祁曰。治一作洽。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師古曰。即鬼區也。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襄弘十五篇。周史。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師古曰。五勝。五行相勝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卷。

逢門射法二篇。師古曰。即逢蒙。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師古曰。李廣。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師古曰圍都鄙人也。見趙充國傳。

望遠彈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蒲直子招法四篇。師古曰直音子余反。

劍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整饜二十五篇。師古曰饜以韋爲之實以物斷歸之以爲戲也。獸饜音子六反。覆音巨六反。陳力之事故附於兵法焉。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登覆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登覆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又當作五百九十五篇。

二兩註舊數皆不足蓋說謬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無兵與食不可以爲

國。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亦論語所載孔子之言非其不素習武備。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孤木弓也。其用上矣。後世耀金爲刃。割革爲甲。割革爲甲師古曰耀讀與鏃同謂鎗也。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家。五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劉奉世曰軍政當作正。摺撫遺逸紀奏兵錄。師古曰摺撫謂拾取之。糴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師古曰五殘星名也。見天文志。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也。老子師之。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覽雲雨三十四卷。

泰階六符一卷。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宋祁曰淳化本六作陸。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八篇。

漢五星禁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占驗十三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曰：黃卦星事殫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師古曰：猶讀與凶同。湛謂曰沈，由用也。夫觀景以謹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顓頊歷二十一卷。

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日月宿歷十三卷。

夏殷周魯歷十四卷。

天歷大歷十八卷。

漢元殷周謨歷十七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歷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術十六卷。

右歷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古曰與讀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卷。

猛子園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洪興金匱十四卷。師古曰：許慎云：堪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十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二卷。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音鍾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九卷。

刑德七卷。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風后孤虛二十卷。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羨門式法二十卷。

羨門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肱用兵二十三卷。如淳曰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該軍中約也。

五音奇肱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日羞用五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師古曰：說皆在五行志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遷以相亂。師古曰：遷，漸也。

龜書五十二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蓍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言所爲之事，則以卜筮決之也。龜曰卜，蓍曰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

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師古曰：皆上繫之辭也。應深致也。言君子所為行，皆以其言問於易受之事也。與響同。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讀曰：齊，婁，讀曰：齊。讀曰：齊。讀曰：齊。齊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師古曰：同與。讀曰：豫。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讀曰：齊。讀曰：齊。讀曰：齊。齊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為忌。師古曰：之辭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言重蒙之來決龜厭不告，詩以為刺。師古曰：小雅小旻之詩曰：我龜既厭，不我三瀆。初則以實而告，至于再三瀆，乃不告也。龜厭不告，詩以為刺。師古曰：小雅小旻之詩曰：我龜既厭，不我瀆也。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隨耳鳴雜占十六卷。師古曰：隨音丁計反。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變怪誥答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詛祥十九卷。師古曰：詛字與妖同。

禳祀天文十八卷。師古曰：禳除災也。音人羊反。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藏二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釣種生魚籠八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師古曰徵證也。易曰占事知來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有事而占則觀方來之驗也。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

有其官師古曰謂大卜掌三夢之法又占夢中土二人皆宗伯之屬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旒旗之夢師古曰小雅。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師古曰小雅。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無羊之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爲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湊溱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衆魚則爲豐年之應旒旗則爲

多盛之象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蓋參卜筮春秋之說師古曰。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師古曰。託由人興也人失常

則託與人無覺焉託不自作師古曰。所忌其氣酸引致於災也莊公十四年災謂火之光始酸也言人之。故曰德勝不

祥義厭不惠師古曰厭音伊。桑穀其生太戊以興師古曰。雉登鼎武丁爲宗師古曰。說在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託之

見師古曰。稽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故考元老以占夢之吉凶傷其舍本而憂末不

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執，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其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數術者，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宋祁曰：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古曰：下繫之辭。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章，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竊領。師古曰：慎，組略。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七卷。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師古曰箴。所以刺病也。石謂砭石。卽石箴。者失理以瘡爲劇。以生爲死。師古曰瘡。讀與瘡同。愈。差也。者失理以瘡爲劇。以生爲死。師古曰瘡。讀與瘡同。愈。差也。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師古曰痺。風溼之病。音必二反。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疝。心腹氣病。音山。諫反。又音剛。

五藏六府癰十二病方四十卷。師古曰癰。黃病。音古。丁。韓反。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秦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應劭曰：黃帝時醫也。師古曰：拊音膚。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癰癧方三十卷。服虔曰：音澤引之。癰，師古曰：小兒病也。癧，音充。制反。癰，音子用反。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夫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師古曰：服餌芝菌之法也。菌音求，闕反。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秦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師古曰黃治釋在郊記志。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師古曰盪盪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師古曰誕大也。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之事而行怪迂之道安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志。○臣案禮記中庸篇有云子曰索隱行怪。顏師古註云索隱求索隱之事。臣俗言方鄉避害隱身而行僥譎以作後世名也。弗爲之矣。鄭元註云索隱如攻城攻其所保之僕僕猶鄉也。意義亦不相誤。故索字不更刊正作彙字。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師古曰和秦醫名也。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師古曰診視驗謂視其脈及色候也。診音軫又音丈刃反。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晦昧。師古曰晦與暗同。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三篇。省兵十家。

【考證】

藝文志大政篇籀廣開獻書之路。○臣召南按此二句。既叙在孝武之前。則指高祖時蕭何收秦圖籍。楚元王學詩。惠帝時除挾書之令。文帝使鼂錯受命書。使博士作王制。又置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博士。卽其事也。

以備篇籍注傳寫脫誤。○傳監本訛轉。今從舊本改正。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臣召南按易有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已日之文然古人說易未有以甲子配卦爻者至漢始有律歷志曰日有六甲辰有六子注云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然則後世占易以六辰定六爻亦不自京房始也

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王應麟藝文志考曰重卦之人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鄧康成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楊繪曰筮必六十四然後可爲舜禹之際曰龜策協從則何文王重卦之有乎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據此而言重卦之始其在上古乎京房引夫子曰神農重乎八純○臣召南按王氏糾漢志之失是也但易大傳明曰因而重之即伏羲重爲六十四耳王弼之說最當

經二十九卷注伏生傳授者○王應麟曰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秦書一篇也臣召南按秦書即僞秦書凡漢人所引赤烏白魚等語皆是也故併伏生所傳爲二十九卷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注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臣召南按應說非是后蒼傳齊詩者非其始也齊詩始於轅固

雅歌詩四篇○王應麟曰晉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此四篇豈即四曲歟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帝時得其樂人竇公注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云云○臣召南按竇公事見正史必得其實但桓譚言百八十歲則可疑也魏文侯在位三十八年而卒時爲周安王十五年自安王十五年計至秦二世三年即已一百八十一年矣又加高祖十二年惠帝七年高后八年而孝文始即帝位則是二百零八年也竇公在魏文侯時已爲樂工則其年必非甚幼至見文帝又未必即在元年則其壽蓋二百三四十歲矣謂之百八十歲可乎

急就一篇○隋志作急就章一卷

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揚此卷並託揚今改正

孫卿子二十二篇○王應麟曰當作二十二篇。

後進循之○宋本作修之按文應作循之今從監本。

管子八十六篇○臣召南按志於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理不可解然其書後世失傳或不專言兵法未可知也。至管子則其書具在志亦列於道家何耶。隋志改列于法家之首是也。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離龍奭○離監本訛影從宋本改。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使秦○使監本訛更從汲古閣本改正。

仇子晉八篇○仇監本訛五今改正。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非監本訛者今改正。

陽邱侯劉偃賦十九篇○臣召南按王子侯表陽邱應作楊邱偃應作偃齊悼惠王之孫共安侯之子也。

列傳(一)

陳勝項籍列傳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居功之大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黜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師古曰地理志屬潁陽夏音工雅反勝少時嘗與人傭耕師古曰與人傭耕謂受其

履直而爲之耕輟耕之壟上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惘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備者笑言賣功備也輟耕之壟上謂田中之高處也

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秦二世元年秋

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志勝廣皆為屯長也師古曰人所聚曰行至斬大澤鄉會天
 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師古曰度謂量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
 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師古曰數音所今或
 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究
 皆不知之故勝廣舉項燕為楚將數有功師古曰燕一干反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眾為天下倡
 嗚呼首李詐曰稱扶蘇耳宜多應者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李奇曰卜者誠曰所
 鬼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狐鳴祠中即是也如淳曰以鬼道感眾乎但用人事也師古曰
 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與起耳故勝廣曉其此意則為魚書狐鳴以感眾耳
 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卒買魚烹食
 得書已怪之矣師古曰亨音普庚反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宋祁曰旁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鄒氏曰間
 行也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會處旁側卒皆夜驚恐且日卒中
 叢祠中為之非戍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稱謂結起也呼音火故反
 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劉奉世曰按此諸說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將尉醉師古曰將尉者
 領戍人故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師古曰挺拔也尉劍勝佐
 曰將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師古曰挺拔也尉劍勝佐
 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毋斮服戍也藉猶借也第使也應劭曰藉吏士名藉
 戍死者固十六七也蘇林曰藉假第且也言灼曰斮食其斮第言之外威傳第一見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服應說
 成義皆非也音氏意類近之而獵未得漢書諸言第者甚衆第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說
 者急言之則音如第矣斮食其外威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
 一傳所云第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

師古曰音求之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眾也祖右稱大楚師古曰祖右者脫右肩之為壇而得不必膺臂也師古曰以所殺而盟祭以尉首師古曰以所殺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李奇曰徇略也師攻鉅野苦柘讎皆下之師古曰五縣名也鉅音行收兵比至陳師古曰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師古曰守郡守也令縣令也○劉放曰按秦不以陳為戰讎門中者耳樓一名譏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譏亦呼為菓所謂菓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譏菓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譏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耳非譏之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城譏城前已下矣○劉放曰此門名譏陳與譏隣門去譏路者也

會計事師古曰號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師古曰堅甲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張楚秦滅已地今立楚為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梁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師古曰即梁地廣園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師古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師古曰房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周文陳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師古曰文即周革也服虔曰視日旁氣也如淳曰視事春申君相黃歇楚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日時古凶舉動之占師古曰視日如說是也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奴也

之好陽調在陝西四十五里。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黽池。師古曰：黽音誦。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騫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師古曰：言為羅殿。與秦無異。宋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徒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從居宮中。示優禮。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亟也。音居。力反。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謂擊重也。趙承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燕地貴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而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狄人田儻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寧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勝乃立寧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師古曰：遺留也。悉精兵迎秦軍。師古曰：悉盡也。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師古曰：矯詐也。託言受令也。獻其首於勝。勝者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迺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

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師古曰：說讀曰悅。郟，東海縣也。音談。章邯別將擊破之。○劉攽曰：按是時章邯方至滎陽何暇遣將圍東海？疑郟是郟字。下乃有郟下耳。鄧說走陳。銓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銓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緹，符離縣也。取慮，徐音廬。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迺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張晏曰：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師古曰：不欲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地名，在城水。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縣，東交音甫。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塲，諡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應劭曰：涓人，如謂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相別也。師古曰：涓，涿也。涓人，主潔除之人。涓音鑑。以起新陽。師古曰：縣名，屬汝南郡。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閉勝死。南陽復為秦。師古曰：為秦，師古曰：為秦，師古曰：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秦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輿。師古曰：之，往也。方輿，縣名也。方音房，與音環。欲擊秦軍，陰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田儻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徵兵復聚。如淳曰：徵，要也。徵散卒復相與。番盜英布相遇。師古曰：陽縣也。於番為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郡。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文穎曰：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師古曰：辯數，謂自辯。

別其姓名也。井廬道與涉故舊之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事故舍而不縛也。數音山邪反。涉之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彌沈沈音室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冢守子。殤。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為衍蓋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即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遠。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於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師古皆也。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應劭曰。浙音水至會稽山。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師古曰。扛。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懼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張嬰曰。假守。兼守也。曹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令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

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矣。師古曰：胸，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類此。府中皆警伏，莫敢復起。師古曰：警，失氣也。音章。涉反。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師古曰：諭，曉告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副也。稱音類。移反。他皆類此。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師古曰：召，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居縣素信為長者。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曰：適，主。師古曰：晉說是也。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言嬰母謂嬰曰：吾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師古曰：乃，我為迺家婦。師古曰：自。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為將，不可求勝也。○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其衆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姓名，後乃稱將軍也。師古曰：英布起於蒲。楚王、軍彭越、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亡，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迺追至胡陵。嘉遠戰。師古曰：復來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

梁師古曰梁縣名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石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

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師古曰阮之遠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

沛往居鄴人范增志屬江都鄴首縣字亦作巢本春秋時策國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

曰宜應敗也非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處曰

公沛方之老人也林曰但令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孰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遠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

字一說遠起如遠而起言其樂也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

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許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

父亢音抗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僮傳並言於田假復自立為齊王擔弟榮走保東阿章

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土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聞故將居趙不

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

角田間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宋祁曰田假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間以市於

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雖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以待以禮又可以貿易他

其計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以角間市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

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

至定陶再破秦軍師古曰比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

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湯高陵行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

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者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銜枚

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

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

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秦將王離涉閒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

南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爲甬道而運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

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

說之師古曰說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北救趙

至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

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蠹張晏曰搏音博蘇林曰蠹喻秦蠶章邯等言小大不同虻欲滅秦當寬

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蠹而不能破蠹喻今將兵方欲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師古曰罷不勝

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

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師古曰飲酒高會師古曰高

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勸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令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半五升器名也臣黃曰士卒

也數謂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

趙其執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堵境內而屬將軍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師古曰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警服也音之涉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香枝梧猶枝打也臣瓚曰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未得假也且為假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灌船沈沒其船於水中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卒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秦將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曰言最為上也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師古曰繇與由同將軍兵皆屬焉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為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為司馬門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師古曰言不可相國趙高顯國主斷師古曰顯與專同也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阮馬服馬服也故世稱之謂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非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師古曰

曰辛。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竟，善陽周也。孟康曰：縣名。終也。灼曰：恬賜死。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諛諂也。師古曰：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師古曰：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師古曰：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憑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文穎曰：關東爲從，關西爲橫。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師古曰：言子容南面稱孤，執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師古曰：質，謂鑕也。古者斬人，加鑕於頸，音竹林反。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師古曰：候，軍候也。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在鄆西三十里。孟康曰：在鄆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汗水上。師古曰：汗水在鄆西。南音于。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洹音桓，俗音袁，非也。虛，讀曰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師古曰：今穀州。新安城是。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也。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秦中，遇之多亡狀。善形狀也。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卒奴虜使之，輕重拆辱秦吏卒。本無重字。一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陔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

右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饜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明曰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焚燬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賂婦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餼節自遺，約法三章，反秦人失所望也。○宋祁曰：景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讚曰：伯羽見秦皆已燒殘。○宋祁曰：新本秦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矣。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師古曰：言雖著人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何以得顯主約。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顧曰：上流也。游或作流。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首丑林反。迺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蘇林曰：又惡背約，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首丑林反。迺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蘇林曰：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報丘縣之老人，張耳嬖臣也。師古曰：嬖，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

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布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共一作兵。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魏南皮三縣，以封之。師古曰：環音宦。番君將梅銷功多，故封十萬戶侯。師古曰：銷音火，懸反。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師古曰：伯讀曰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東，就闕榮怒，追殺之，卽墨。自立爲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大怒，迺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師古曰：如，木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宋祁曰：史記云：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師古曰：說讀曰悅，下說齊王說音式芮反。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師古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以爲不可。師古曰：於義不當然。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之事，皆不聽順。願大王資餘兵，師古曰：資，給也。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師古曰：爲齊之藩屏。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

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皆阮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得寒。翟突。服說非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破師古曰。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走。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下。睢音雖。或說是也。漢軍卻為楚所燒。音子讚曰。齊非也。師古曰。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師古曰。言殺入。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聞求漢王。師古曰。問。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各反。秦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寬反。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師古曰。疽。難。音千餘反。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縱公魏豹守滎陽。師古曰。音千餘反。音何。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師古曰。葉。音式涉反。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淮。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繫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師古曰。擊。破。引兵西下滎陽城。烹周苛。殺縱公。虜韓王

信。進圍成臯。漢王跳。師古曰：跳，音徒。影反。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

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故南。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

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

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

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瓚曰：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音其兩反。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

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

皆爭下。漢果數挑楚將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師古曰：汜音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

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各故靳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

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漢軍長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祖置太公其

上。如淳曰：高祖凡之上也。李奇曰：軍中集權。謂之祖師。古曰：祖者所以薦肉示欲杰之。故置祖上如說是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

命。懷。師古曰：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謂父也。必欲亨迺翁。事分我一盃羹。師古曰：迺亦汝也。古者以杯盛。羽怒

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若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

徒以吾兩人之意也。他皆類此。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師古曰：罷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

能鬪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為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

如無柱樓。楚挑城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師古曰：瞋目。張樓煩目

不能視。手不能發。走河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問之。迺羽也。師古曰。問。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開而語。漢王數羽十罪。師古曰。數。實也。音所具反。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師古曰。它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固陵。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核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騅蓋以其色名之。曰。迺悲歌慷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師古曰。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戲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為。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反漢。書。迺以戲為陸。及指。陸字。屬者百餘人。師古曰。陸。及音之欲反。羽至陰陵。迷失道。孟康曰。縣名。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頤曰。給。欺也。欺。今左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東城。縣名。劉九江。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師古曰。脫。免。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師古曰。伯。然今卒困於此。師古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令日固決死。願為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死。師古曰。艾。音刈。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

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蹟出。孟康曰：四下蹟，隨也。而爲圓陳外嚮。師古曰：圍陳，四周爲之也。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出東爲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也。師古曰：呼，叫。漢軍皆披靡。師古曰：彼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謂迴面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易其本處，辟音類亦反。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遂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謂諸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臣瓚曰：烏江亭長檣船待，服人謂整船向岸曰檣。如淳曰：南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酒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馬童面之。張晏曰：難視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設賞音工豆反。吾爲公得，鄧展曰：令公得我爲功。迺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躪也。音人九反。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也。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陝縣東二殽是也。函，謂函谷。第一篇也。司馬遷取以爲贊。班固因之。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也。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也。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也。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也。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也。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也。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也。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也。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也。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也。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也。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也。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若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

包舍天下師古曰八荒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衛鞅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
 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師古曰言其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惠文王之弟蒙故業因遺策南
 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師古曰言其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惠文王之弟蒙故業因遺策南
 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
 士合從締交師古曰締結也從音反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嘗趙有平原原君趙勝楚有春申申師古
 申君魏有信陵信陵師古曰公子無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師古曰約齊為從欲
 也從音子容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師古曰郢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師古曰
 他音徒何反兒音常以十倍之軍仰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山深谷之兵欲攻關中者皆秦人
 五奚反應音常以十倍之軍仰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山深谷之兵欲攻關中者皆秦人
 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遁音干旬反流俗書本即字作叩非也秦人
 文疑出秦無亡矢遺鏃之費師古曰鏃矢錄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
 作疑懼秦無亡矢遺鏃之費師古曰鏃矢錄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
 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因利乘便幸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
 及孝文莊襄王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莊襄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師
 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振長策而馭宇內師古曰以乘馬為喻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文王莊襄王凡六君也烈業也振長策而馭宇內師古曰以乘馬為喻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扑以鞭笞天下師古曰鞭笞交反扑音擊木反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類首領師古
 曰類音俯師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師古曰言以長城扞蔽匈奴七百餘里師古曰匈奴
 古曰古附字

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如淳曰：鏑，音鑄。鏃也。師古曰：鏃，戈戟也。鑄，以爲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曰：皇帝二十六年，初集天下，改諸侯爲郡縣。一法，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踐登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律，周度量，大人來見，臨泚，其長五丈，足跡六尺。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踐登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疋，隸之人。如淳曰：疋，古文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文曰：墨翟，宋人。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猶嶺本，躡足行伍之間。如淳曰：躡音壘，爲墨家者也。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馳名天下。躡足行伍之間，如淳曰：躡音壘，爲墨家者也。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馳名天下。將數百之衆，師古曰：罷，轉而攻秦，涉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也。師古曰：免，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師古曰：罷，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師古曰：揭音揭，謂豎之也。今天下雲合響應。師古曰：響，讀曰響。羸糧而景從。師古曰：羸，糧也。隨形也。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陳涉之位，不齒

前漢書 卷三 列傳一 陳勝項籍列傳

二四五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師古曰：齒，謂鉏耨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鏡。服虔曰：以組柄及棘作矛矜也。晉灼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謂矛之把也。鉤，戟也。矜，曲者也。鏡，鏡也。言往者案銷，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耨及戈戟之矜，以相攻戰也。矜音矜，其巾反。鏡音山，列反。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一讀，謂罪罰。攻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師古曰：曩，易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比權量力。重力，史記作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師古曰：區區，區區之貌也。宋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首魁也。百有餘年，然后以

六合爲家。師古曰：后與後。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師古曰：墮，反。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執異也。周生亦有言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也。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拔起隴畝之中。晉灼曰：拔音卒，拔之拔。鄧展曰：疾起也。師古曰：音步末反。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師古曰：繇，與由。號爲霸王。師古曰：伯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近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師古曰：霸王之國，霸王之國四字。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宋祁曰：舊本無其國二字。身死東城，尙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考證】

陳勝傳陽城人注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臣召南按志屬潁川，不屬汝南也。師古注誤。
夜篝火○按史記作篝火，注徐廣曰：篝者，籠也。音溝，此作篝火，故顏以結起解之。

陳守令者不在○劉敞曰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胡三省曰：秦分天下爲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爲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通鑑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注師古曰郟東海縣也○司馬貞曰：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郟恐當作郟，張守節曰：郟今汝州郟縣地，郟說陽城人，陽城與郟地相近。

遷至下城父○臣召南按劉昭後志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
欲擊秦軍濟陰下○臣召南按史記作定陶下，据志濟陰郡治定陶，本是一地，固可通稱，但濟陰郡名，至後始立，則史記作定

陶是也。

項籍傳梁曰方今江西云云○凌穰隆曰方今四句史記作守通謂梁此作梁語又史記守通使桓楚將此謂自出梁意敘事週別臣召南按此傳與史記本紀多有異同蓋班氏刪訂原文也又按江西二字師古無注顧炎武曰大江自麻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今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故昔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此說甚確下文江東已定渡江而西謂渡江而北也。

廣陵人召平○許應元曰此別一召平非東陵種瓜者也。

南公注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臣召南按南公自是姓南處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譙慶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本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

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臣召南按城陽當作成陽此傳及高紀並傳寫之失誤加土旁耳胡三省曰成陽縣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可以補三劉刊誤所不及。

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注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胡三省曰索隱云傳寬傳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按此時兵未渡河不應卽至相州後魏書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是也在今宋州楚邱西北。

渡三戶注服虔曰漳水津也○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括地志曰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

齊梁畔之○臣召南按史記作齊趙畔之趙指陳餘破常山王張耳迎故趙王歇還趙也此傳敘趙叛尙在二年故改齊趙爲齊梁下文張良以齊趙反齊遺羽亦改爲齊梁反齊梁卽指彭越反梁地也。

背背關懷楚注云云○顧炎武曰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張耳陳餘傳

張耳，大梁人也。留大梁城也。今陳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君其尚及見毋忌為之賓客。嘗亡命遊外黃。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劉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其夫視之若庸奴，亡邸父客。如淳曰：父時故奉世曰：顏解太迂直，避禍自逃其命爾。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丁禮反。官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張晏曰：苦陘，章帝醜其名。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別頸交。師古曰：別，斷也。別頸交者，言託契深重。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師古曰：監門，卒之職。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德使受笞。師古曰：搦，吏去耳數之。師古曰：數，所具反。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至陳，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其謁而見。涉見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言勇之甚，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師曰：視，讀。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師古曰：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與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師古曰：與，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

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曰馬渡河。師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至諸縣說其豪桀。鄧展曰：至河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服虔曰：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師古曰》：罷，頭會箕九，箕都廳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是也。外內騷動，百姓罷敝。《師古曰》：罷，頭會箕歛。《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以供軍費，財賈力盡。《師古曰》：重以苛法。《師古曰》：重使天下父子不相親。《師古曰》：言無聊，願數出穀以箕歛之。

今陳王喬臂爲上下倡始，莫不響應。《師古曰》：倡，讀曰響。《師古曰》：響，讀曰響。《師古曰》：響，讀曰響。《師古曰》：響，讀曰響。家自爲怒，各報其怨。《師古曰》：爲，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劉奉世曰：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師古曰》：武，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閒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至戲，地而卻兵。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爲將軍，而以爲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師古曰》：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彘。臣贊曰：介特也。《師古曰》：無以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爲趙王。以餘爲大將軍。耳爲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趙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入關。《師古曰》：趣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

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席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解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音烏點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師古曰開出謂投燕囚之欲與分地師古曰要劫之令割趙地輪燕以和解也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師古曰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斯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曰二公張耳陳餘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師古汝也次乃走燕壁師古曰走音奏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委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箠也音止樂反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武顧其執初定師古曰顧思念也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政反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燕以為然乃歸趙王發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不封張委曰欲其漏也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師古曰之往也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姊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

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寄旅客也。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

可就功。師古曰：乃求成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國也。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師古曰：乃求舊本作仍，非是。

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師古曰：屬，饋。王離，謂饋運其軍糧也。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騫陳釋往讓餘。師古曰：讓，責也。

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師古曰：且，什有一二相全。師

曰：十中會獨得一二勝。秦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餵虎，何益？師古曰：餵，餵也。音於為反。張騫陳釋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願以無益，師古曰：願，思也。酒使五千人，令張騫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

言若嘗食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騫陳釋所在。餘曰：騫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誠怨也。以下亦同。豈以臣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酒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遂收其兵。○宋祁曰：一本不讓字上無耳字。又別本遂收字上有耳字。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雅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為人所稱。嘗也。○劉放曰：苟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者也。耳之遊

一說多字屬上句項羽素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信都。師古曰：治，為治也。音丈吏反。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置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榮。師古曰：夏說說曰悅。田榮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悉盡也。師古曰：悉，盡也。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耳遊也。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師古曰：羽既彊楚，又為所反。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也。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反，先至也。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驍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圍廢丘，時耳謁漢王，隨以他事於後始云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參錯不同，疑傳也。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德，其德也。立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師古曰：為代相國而居守。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蘇林曰：也。音曰：問其方人音抵。師古曰：蘇音二說皆是也。蘇音抵敬之祇。追殺趙王歇襄國。曰：斬餘泜水上下，有追殺音執夷反。古音如是音音根抵之抵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趙王歇薨，四年夏，立耳為趙王。五年秋，耳薨，諡曰景王。子敖嗣立為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且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增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孱弱。說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息

帝遇王無禮，請爲王殺之，赦蓄其指出血。師古曰：自誣其指出血，以表誠而爲誓約不背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國，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汗王爲？師古曰：言何乃汗染王，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碑王信過，貫高等乃壁人，楛人，要之置廁，故云置廁東垣，貫荔枝五里一墩，十里一置，宋祁曰：東垣一作南垣。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楛人，楛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師古曰：乃蓋車與王詣長安，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刺斃身無完者，應劭曰：以鐵刺之，又燒灼，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迺女虛？師古曰：迺，汝也。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張晏曰：以私情相問也。師古曰：贊曰：字多作私，中大矣。泄公曰：臣素知之。師古曰：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師古曰：使，上使泄公持節問之，衡與前，印視泄公。師古曰：復與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與矣。高時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相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師古曰：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師古曰：顧爲王實不反，師古曰：顧也。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迺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師古曰：多，猶重也。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師古曰：塞也。且人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蘇林曰：亢，頸也。大脈也，俗所謂胡脈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噓，即喉嚨也，音下，耶，反，又音工，耶，反。

齊刪去實于事情不核。

朔通說其令徐公○臣召南按漢書於史記亦多所訂正如說項羽之韓生及此傳范陽令徐公是也又如賈高說張敖諸史作令王事高祖甚恭生前豈應稱諡漢書改高祖為皇帝當矣

餘適使夏說說田榮○臣召南按史記作使張同夏說則遺說田榮者有二人此祇夏說一人又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史記作臣之邑子素知之言生同縣而又相識也

魯元公主為太后注師古曰魯齊太后以母禮事之○臣召南按顏注無理惠紀中劉敬已辨之矣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秦滅魏文穎曰魏大梁也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

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師古曰徇略也音辭峻反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師古曰言當昏亂之時忠臣乃得顯

其節義也老子逆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適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市為王市不受迎魏咎於陳

五反師古曰反陳王迺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

田巴將兵隨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它齊遣田巴○劉奉世曰田儋傳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

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約降約降定咎自殺師古曰但欲全其魏豹亡走楚楚懷王子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

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師古曰羽欲自取梁地

徒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

魏唯出南方，魏音芳，六反，蓋音火，各反，整音式。亦反，應音許，傳反，擊者，人手大指也。首步歷反。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開於楚趙，非手足戚。文類曰：言將
也。臣贊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親也。師古曰：贊，說是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齧齧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齧，齧也。齧，齧也。而
立號者也。齧音蠟，齧音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師古曰：擊，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
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迺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卽墨。師古曰：治謂
皆類此。齊將田都，從其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
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爲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
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膠東市。左右曰：項
王強，榮王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
齊齊及濟北膠東。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
所遇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
之，迺釋齊。師古曰：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爲王，而橫相之。政事
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開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也。軍歷下以距漢。張晏
謂歷山，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迺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縱，放也。且遣使與漢平。
師古曰：方欲韓信迺渡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爲賣已而亨之。師古曰：謂其廣東走高密，橫
遣使蘇林曰：秦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曰：守相者，當爲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師古曰：且齊王與合
走博山博縣。

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庶。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宅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雷灼曰：參山贏縣也。橫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師古曰：言在楚漢之間。居中反。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吸豨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鴈中。韋昭曰：海中山曰鴈。師古曰：音丁老反。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鴈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身小者。唯召橫耳。故許之大者封王。小亦不失為侯。詳語意可知。豈為其徒衆哉。不來。且發兵加誅。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至尸鄉廐置。勅案廐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稱孤。蓋為謙也。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豈不殺。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卿反。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尙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劬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即使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謚子爲孽，師古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

後，故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師古曰：犇，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

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徙入武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

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遠，東鄉可以爭天下。師古曰：及，軍中將士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

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爲穰侯。文穎曰：穰，南陽縣也。臣瓚曰：穰，縣屬江夏。師古曰：文說是也。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

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孟康曰：頃籍在吳。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

昌，昌降漢，漢乃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降楚

漢復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師古曰：剖，分也。六年春，上以爲信壯武，北近鞏雒，師古

即今南迫宛葉。師古曰：南陽之，二縣也。宛，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

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被音被。馬之，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

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師古曰：間，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死

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

銅鞮。師古曰：上黨之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晏曰：白土，縣名也。屬上郡。立趙苗裔趙利爲

王師古曰六復收信散兵宋祁云景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劉攽曰下云而與信及冒匈奴使左右賢王將

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匈奴

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

上遂至平城上白登服虔曰塞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非也師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

關氏師古曰關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關音於連反氏音支關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厚居七日胡騎稍引去宋祁

本有兩字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伏匈奴特無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師古曰傳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鄉之說不得行歟

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李奇曰昔唯弓矛無雜仗○章銜曰李注非

漢救兵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

居參合師古曰代漢使柴將軍擊之郭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後

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師古曰復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儀閭巷南面稱

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

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臣穎曰大夫種范蠡也師古曰二人皆越王句踐之

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

世也蘇林曰憤音奮孟康曰憤猶斃也言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今僕亡匿山谷間且暮乞食蠻夷師古曰武僕

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執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居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

及至頽當城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頽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封頽當爲弓高侯。晉灼曰。功臣表處營。

嬰爲襄城侯。晉灼曰。功臣表處魏郡。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絕。嬰孫以不敬失侯。頽當孽孫。媯。

鄭氏曰。音鴛。陸之隣。師賞幸。名顯當世。媯弟說。謂古曰說。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頽侯。師古曰。字後坐。耐金失侯。孔

武曰。難音。漢多以剛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夷狄。而擊諸越。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耐時。使少府詣諸侯

所賦金斤兩。乃設此法。故失侯者。王制縣侯。餘人而尊。式爲御史大夫。復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師古

記年表。井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頽侯。後爲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太初中。爲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

功臣侯表。乃云龍頽侯。名洗。按道侯。名說。死爲二人。與此不同。疑表誤。

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爲太子所殺。師古曰。掘。子與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服慶曰。時無故

論坐。犬辜者也。臣瓚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爲巫蠱見誅。皆爲冤枉。故上曰。毋有懸論坐者也。師古曰。二說皆

非。晉韓說以掘蠱爲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閔。今與雖以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所以

道龍。乃復封與弟增爲龍頽侯。增少爲郎。諸曹侍中光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

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

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爲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爲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

不能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諡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爲龍頽侯。薨。子持弓嗣。

王莽敗乃絕。

贊曰。周室旣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滅也。言漸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尙猶頗有存者。師古曰。謂神農

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師古曰。楚漢之際。豪桀相王。唯魏豹韓信田儻兄弟爲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

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序。韓氏自弓高後貴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其後也。故曰周烈。臣贊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高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以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考證】

魏豹傳圍臨濟。臣召南按後志，陳留郡平邱縣有臨濟亭，卽此臨濟，爲魏咎所都也。張守節解史記，指齊州臨濟縣非是。田儻傳因進兵破殺田既于膠東。臣浩按史記作因令曹參云云，則破殺田既，乃曹參事，與灌嬰破殺田吸同。韓信未身至膠東也。

入海居鴈中。臣召南按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

韓王信傳韓王信。臣召南按劉知幾謂韓王本名信都，史削去一字，遂與淮陰無別。此臆說也。史無削人名字之理。兩人姓名偶同，故稱韓王信以別之。知幾因表有信都二字，妄爲此解。不知因司徒爲申徒，因司徒又訛爲信都，皆名本一，而音轉字別，遂致不同，非韓王本名信都也。

故韓襄王孽孫也。臣召南按唐書宰相世系表，韓襄王爲奉所滅，少子鱗孤生信。

北近鞏維南迫宛葉，東有淮陽。胡三省曰：韓之分音，其地南至宛葉，西包鞏洛，接于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于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割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近耳，不屬韓也。

請治馬邑。胡三省曰：時定襄未置郡，師太原之地北被邊，兼有雁門之馬邑。

韓彭英盧吳傳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師古曰：行賈，曰常從人寄食，其

母死，無以葬。○宋祁曰：或無其字。逕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下
淮陰亭長妻苦之。師古曰：苦厭也。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食，信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
母哀之，飯信。韋昭曰：以水繫絮曰漂。師古曰：哀憐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
能，出跨下。師古曰：梁尋於梁中等於是信執視，俛出跨下。師古曰：俛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
從之。師古曰：言直帶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沈在旌戲之下也梁敗，又屬項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宋
或無此項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坐法當斬，其矜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釋
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無此上字。或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師古曰：釋
何等已數言。師古曰：度計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
手，居一二月，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
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王必欲長王漢
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決。師古曰：願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
居此乎？○宋祁曰：或無久字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
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師古曰：嫚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

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師古曰：唯。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師古曰：料，量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

師古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發反。○劉奉世曰：唯字常屬。下句讀如本字。此類甚多。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

特匹夫之勇也。師古曰：特，但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媮媮，師古曰：媮媮，和貌也。音許于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

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

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曰：結，怨於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師古曰：彊，音其。其，下體以威王亦同。名雖爲霸，實失天下

心。師古曰：羽，自號西楚霸王。故云名爲霸也。故曰其彊易弱。師古曰：易，使弱也。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

王爲秦將，師古曰：章，章邯。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陶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翫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

關，秋毫亡所害。師古曰：秋毫，喻細微之物。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之，往也。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也。傳檄可守。

言不足用兵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部分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

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

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兵敗於彭城，而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

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宋祁

作大軍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閼，晉信迺益為疑兵。師古曰：多張兵，陳船欲渡，臨晉，

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也。服虔曰：以木罌罌，罌缶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為罌，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是在韓城，縣界。○宋祁曰：伏越本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

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闕與兵三萬人，遺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奇

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問漢將韓

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師古曰：喋音牒，血解在文紀。今乃輔以張耳，誠欲以下趙，師古曰：言其

遠圖，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也。師古曰：言難圖，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

在消今井陘之道，軍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也。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

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重音直用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

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說也。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

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以勝。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師古曰：罷，說曰：疲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間，微伺之也。人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師古曰：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旌旗也。音式志反。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葦音蔽，依山自覆蔽不見。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令其裨將傳發，服處曰：立駐傳發，食也。師古曰：餐古，煖字。音千安反。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噤然陽應曰：諾。音撫。師古曰：劉音是也。音文府反。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師古曰：行，音胡郎反。恐吾阻險而還。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擊，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音奏。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劉奉世曰：復，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宋祁曰：逐，疾戰三字衍文。遂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被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師古曰：泚音威。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師古曰：鄉，皆讀曰：鄉。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師古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致致也。謂各致其所獲也。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師古曰：顧，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

乎。且信非得秦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敵市人而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敵與驅同也。忽入市鄙而致取其其執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卽予生地。皆走。寧尙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師古曰：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事於秦。遂爲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伯讓曰：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師古曰：顧念也。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鄆下。李奇曰：鄆音覽。鄆之縣。常山縣。身死泝水上。今足下虜綏王。也。光武卽位於此。故改曰高邑。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師古曰：媮止也。媮輕也。媮與媮字同。媮。苟且也。音然。而衆勞卒罷。師古曰：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勦敵之兵。頓之貧靡。媮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爲久計也。音然。而衆勞卒罷。師古曰：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勦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屈盡也。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若燕不破。○宋祁曰：齊見音胡。電反。屈音其勿反。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由。從也。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趨向也。音式。究反。言當從何計也。廣武塞咫尺之書。以使燕。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便。或長咫。或長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

囚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得九江王布入成

臯。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臯。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

即其臥奪其印符。師古曰就其臥處。應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宋祁曰學官景德本

無印。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

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

救信已定臨菑。東進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師古曰欲

兵。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戰鋒不可當也。宋祁曰一本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師古曰近其室不如

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師古曰信臣常。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執

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

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師古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師古

音濰水出琅琊北經臨東北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宋祁曰注文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宋祁曰注文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宋祁曰注文經臺昌入海即禹貢所云濰淄其道者也。

宋祁曰舊本半字下有夜字去留兩意俱通舊本龍且無龍字校本添。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虜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

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執不定。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

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而來。佐

我師古曰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蹠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遺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蒲且。○宋祁曰項王恐，使卽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主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知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師古曰釋金石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卽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宋祁有數萬字上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宋祁曰景祐本越本無之計字，作鼎足而王。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闕，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師古曰言召辱已少年，令中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就成也。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胸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在襄陽之南。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闕，行縣邑，陳兵出入。師古曰反音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嘗聞於天子，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者，竇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欲謁上，恐見禽，人

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
 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
 張晏曰。狡猶獵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宋祁曰。浙本無王字。按六年游擊彭時。
 高祖已即位。稱疾不朝。從也。從。行也。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志下滿也。音於。羞與絳灌等列。
 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俱為列侯。上嘗從容與信
 言諸將能。各有差。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
 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
 力也。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
 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
 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
 不從。○宋祁曰。浙本病字上有稱字。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
 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宋祁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劉奉世曰。按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變說也。舍人弟上書。
 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師古曰。黨。音他朗反。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
 相國給信曰。雖病。強人賀。師古曰。給。詐也。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
 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宋祁曰。欺。詐也。欺。詐。問曰。信死亦何言。呂

始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享之，通至，自說釋弗誅。師古曰：自說謂自解說也。釋放也。置語在通傳。

○宋祁云：浙本無此四字。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今鄆州鉅野縣。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

曰：兩龍方鬥，且待之。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

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

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教反。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

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殤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

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

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劉氏曰：田榮使越擊楚，此不含有漢字。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

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師古曰：外黃，漢外黃縣。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

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師古曰：豹，真魏後也。迺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師古曰：擅，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

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

距滎陽，越攻下雒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臯，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

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走也。音夏。夏音攻雅反。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

楚。○劉敞曰：漢王敗，此時漢未敗其敗字疑是數字。越曰：魏地初定，尙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

從。爲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蚤令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

使者至，越乃引兵會垓下。項籍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

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卽爲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勳越反而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衣，西至鄧州。師古曰：卽今華。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呂后泣

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師古曰：一本作。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令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師古曰：宗，字當作三字。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臣瓚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師古曰：有罪論決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

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羣盜。師古曰：曹，輩也。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后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名也。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

屬梁。梁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師古曰：音其。景，勇爲衆軍之最。項梁開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

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師古曰：宋，郟。字疑作聚。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爲上將。師古曰：趙本將，字下有軍字。

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自立爲上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都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曰：間，途待入至咸陽。布爲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擗，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也。譙音在笑反。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師古曰：多，猶重也。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師古曰：卽今宋州。虞，城縣是也。○劉攽曰：上彭城不利，出梁，按隨何說前後殊參差。云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是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於齊及隨何自明已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實說項王伐齊，召兵數月留而漢可取天下矣。及隨何說布歸漢，漢果得以入彭城也。然則說辭差錯，或楚漢初紀事者各不同。班氏合之不能無誤耳。又檢高紀二年，敗彭城，三年布方歸漢。此時漢與楚相持，陽矣。此謂左右曰：如彼傳文云：項王留而攻下邑，非事理也。及隨何說詞亦自不倫。疑漢之辯士寓言如此，非水語也。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師古曰：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爲使。臣所爲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鑊也。言竹於鑊。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適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

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數月。○劉奉世曰數月字宜屬上齊數月。然事理全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在下邑。又非齊地。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濯足也。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其意自驕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謬。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秋。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垓下。項籍死。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言無所堪任。爲天下安用腐儒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羣臣不服。故對衆折辱。令其自斃。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師古曰圖謀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師古反者。被誅。皆以爲醢。卽刑法志所云。反其骨肉是也。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侯伺旁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布有捕卽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師古曰賁音赫。赫乃厚餽遣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豐赫長者也。師古曰從。王怒曰。女安從知之。何由者也。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師古曰傳音反。張總反。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

布不宜有此師古曰不恐仇怨妄誣之師古曰怨請擊赫使人微驗淮南王

本無王字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為

將軍○宋祁曰漸水上召諸將問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防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

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張晏曰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

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

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

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

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輻重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薛公

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胡何也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

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

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文穎曰揣度也音初委反○劉敞曰上曰善

荆又敗楚途與上遇何嘗歸重於越身歸長沙乎又史云果如薛公所揣今未見揣者疑薛公本亦揣東擊荆荆

知布意上厭兵不來先言之故曰果如也或曰此亦辯士實言非實事見布後死長沙故云歸重耳

王劉賈走死富陵師古曰縣名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師古曰二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師古

欲互相救出奇譎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今別為

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稽。師古曰：會音工，外反。師古曰：會音工，外反。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紀作會。每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隙請布何苦而反。師古曰：隙，音工，外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奮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芮之子成王臣耳。傳既不同，晉說亦誤也。僞與俱亡，走越。師古曰：僞，音工，外反。陽、番陽人殺布茲鄉。師古曰：鄭陽縣之封賁赫爲列侯，將率封者六人。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父也。綰之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宋祁曰：浙本嘉作喜。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避于綰，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爲長安侯，長

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李奇曰：共，數子也。遠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爲羣臣缺望。師古曰：缺，謂相缺也。望，怨望也。缺音決。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爲燕

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宛，音元反。句音勛。不知始所以得從，按功臣表，自著蹻起，及以破臧荼封賜。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侯，當是傳誤。爾又曰：以趙相國趙字當作代。

趙師古曰因休皆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風且禮之不以富貴自驕大

相周昌乃求入見。止。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

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將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

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為豨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師古曰如往也燕王綰亦擊其

東北。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

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

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為然。迺私令匈奴

兵擊燕。綰寤。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乃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師古曰間

音居。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毋決。音灼曰使豨久亡時○宋祁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

通計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闕匿。師古曰闕

聞也。閉其蹤蹟。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

后。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

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

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瘳。自入謝。師古曰謝與愈同高祖崩。綰遂將其乘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

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

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而封爲惡谷侯。傳至來降也。東胡烏丸也。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師古曰：嫁女音芮。妻音芮。

千計反。他。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梅鋗。師古曰：鋗音呼。懸反。與偕攻析郟。師古曰：二縣也。並屬南陽。音郟。郟益反。

降之。及項羽相王。李奇曰：自相尊王也。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郢。師古曰：郢音朱。又音泚。其將梅鋗功多。封

十萬戶。爲列侯。項籍死。上以鎬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諡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

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師古曰：共讀曰恭。子靖王羌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

沙王忠。其定著令。鄧辰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師古曰：尋後故著于令。爾徒忠無它事。何以著令邪。○劉歆曰：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功臣似陸彊侯。須無令長沙王。此亦一證。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

人爲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功。師古曰：徼要也。音工。義反。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執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師古曰：以其著于甲令而稱忠也。不用詐力也。

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考證】

韓信傳項王意烏猝嗟○史記作暗囉叱嗟。又言語媮媮。史記作嘯嘯。

諸侯之見項王遂義帝江南云云○臣召南按諸侯歸遂其主。自王善地。即指田都王臨淄。田市王濟北。臧荼王燕。司馬卬王殷。張耳王常山。皆徙其故王於他處也。不然。信拜大將在四月。諸侯已各就國。罷兵矣。烏知後有田榮殺田都。田市。及臧荼殺韓廣事乎。

其實不能○臣召南按不能斷句。言實兵不能數萬也。史記作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能背屬下句讀。斬成安君泜水上○水經注。泜水即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又東注綿蔓水。

其舍人得罪信注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臣召南按劉奉世即据功臣表以正晉灼之誤是也。但本書表作樂說史表作樂說樂驪字形相似未知就是。

黥布傳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臣召南按敍此事於追殺義帝之後。與史記合是也。乃項羽傳。敍于追殺義帝之前。蓋誤。夫宰主之○胡三省曰。此非周官之太宰也。漢奉常屬官。有大宰。

番陽人殺布茲鄉注師古曰鄆陽縣之鄉也○胡三省曰。据史漢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則茲鄉當在番陽界。

將軍封者六人○臣召南按功臣表。中牟侯單右車。郟侯黃極忠。博陽後周聚。陽羨侯靈常。下相侯冷耳。高陵侯王賁。人並以擊布功封。與期思侯黃赫。凡七侯也。

盧縮傳縮以客從八漢爲將軍○臣召南按史記作從入漢中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耳。

縮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封爲惡谷侯○臣召南按它人。史記及本書表作它之。則人字誤也。惡谷史記及本書表作亞谷。則惡字亦誤也。又按此及史記。並云縮孫。而本書及史表。並云縮子。必有一誤。

吳芮傳子共王石祠。薨子靖王羌祠○按異姓諸侯王表。共王右作共王若。靖王羌作靖王產。

封芮麻子二人爲列侯。○臣召南按表，使侯沅陵侯是也。

荆燕吳傳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爲從父。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爲將軍，定塞地。

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臯，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

楚，度白馬津。師古曰：卽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廩之屬。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

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恃以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

周殷。師古曰：開謂私求開隙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大尉盧縮、西

南擊臨江王共尉。師古曰：共，放之子也。共諫曰：騶尉死，以臨江爲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

師古曰：填，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爲荆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

師古曰：富陵，縣名，地屬臨淮郡。爲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高祖三年，澤爲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爲營陵侯。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管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以畫茅澤，服虔曰：以計畫千之文，穎曰：以工畫得龍也。師古曰：說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歡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卽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燕與我爲友也。文穎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淳曰：奄人也。○宋祁曰：南本，

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令郢人以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而爲郢人等所告也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勅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宋祁曰四十二年當作二十四年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爲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更始中爲兵所殺師古曰更始劉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爲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爲合陽侯子濞封爲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爲布殺無後○宋祁

爲布字下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墳之墳師古曰悍勇也諸子少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師古曰行至沛有所字三郡五十三城○宋祁曰故東陽郡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獨悔業已拜師古曰拜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語人也既以封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之也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拜爲奉臣下皆知之故不改

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有豫章誤也但當言章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如淳曰鑄錢煮海收其利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師古曰慍怒也音於問反曰天下一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爲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

王恐所謀滋甚師古曰滋益也及後使人爲秋請孟康曰律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上復責問行也使人代己致請禮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村姓反

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

上與更始。師古曰言救其已往之事故。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

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既取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宋祁曰謂卒踐更皆得庸直也。漢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

里。師古曰茂美也。茂材。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願其禁不與。師古曰頌讀曰容。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

衆。龜錯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師古曰從。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

師古曰橫。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

七十二城。師古曰孽。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

稱病不朝。宋無稱字。一於古法嘗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

師古曰公謂顯。然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師古曰言

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竊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竊宮中也。師古曰言

之屬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

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問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懼之。於是迺使中大夫

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鄙陋。不敢自外。使臣諭其惡心。王曰。何以

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日以

更政也。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日以

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師古曰括古強字。地用舌食也。蓋以犬爲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常患見疑。無以自白。師古曰。背肩竄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背竄也。謂竄之也。桑古累字也。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削地。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奔驅以除患於天下。師古曰。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或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師古曰。人專極矣。彗星出。煌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師古曰。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羊音羊。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爲使者。師古曰。潛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師古曰。不當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今承一帝。尙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淄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削。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師古曰。渠。渠大也。與淄川。濟南共攻圍臨淄。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

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

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遣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晉川王。濟南王。趙

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講。故誘與之反也。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

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

師古曰。人君者。言諸王各自君其國。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師古曰。欲舉兵誅之。謹

聞教。敵國雖狹。地方三千里。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宋祁曰。浙本無輸字。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

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師古曰。諸君謂其酋長。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

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之。師古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曰。此說非古。定以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宋祁曰。淮南三王。謂廬王。三。齊諸王與趙王

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津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

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浴十餘年。怨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

林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

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師古曰。爲此謂欲願諸王

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

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人戶五千。如得列將。

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爵爵之外，特更與之。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郡國皆有之。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迺遣太尉條侯周

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開，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益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益對曰：吳楚相道書曰：賊臣鼂錯擅遣諸侯，削奪之地，

師古曰：適讀曰誅。○宋祁曰：斷本適字下有過字。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日反以下亦同。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

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益傳以益爲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也。吳正弟子德侯爲宗正。師古曰：德，哀侯之子也。名通，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以親戚之意論說也。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

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益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尙誰拜，不肯見益，而留軍中，欲劫使將，

益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益得夜亡諸梁。服虔曰：梁王與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吳戰，益得奔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

至雒陽。○劉放曰：按此文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按太尉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言得安全。吾據滎陽，然則得劇孟在滎陽，當殺在雒陽下。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師古曰：不自至雒陽也。又以爲諸侯已得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據吾又得據滎陽也。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宋

雒陽師古曰：雒陽，前已有雒陽，此當作雒陽。夏公謂劉固善疑，顧未見景文所見，斷本兩然則雖黃可妄下乎。問故父絳侯客鄧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

泗口，塞吳饒道。師古曰：饒，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

兵絕吳饑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假也。師古曰。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欲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吳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雖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聞侯司馬。孟康曰。行伍。聞侯也。師古曰。在行伍。聞或為侯。或為司馬也。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宋祁曰。南酤。作醢。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迺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首必難反。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繼發背死。宋。耶曰。難。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濞曰。幣。錢也。以私錢。亂天下錢。宋祁曰。

注作文下錢漸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濩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

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師古曰從音容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

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爲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擄

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勑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

上皆殺無有所置師古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

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懇條侯於上上使告條

侯救梁宋祁曰宋祁曰上使告當作上使人告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李奇曰相即張尚也乃得頗敗吳兵吳

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古曰會下邑欲戰師古曰下縣條侯壁不肯戰吳繹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

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

亡去師古曰戲讀曰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師古曰啗音徒

東越卽給吳王師古曰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之從孟康曰方言戲謂以矛戟撞之音楚江反盛其頭馳傳以聞

師古曰傳音張懸反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

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膠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粟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

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師古曰罷說曰疲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之宋

師古曰斬木無之字不聽漢將弓高侯續當遣王薈師古曰薈韓頤當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

從事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黷醜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宋祁曰。漸本。今開錯已誅。印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故雖疏屬。以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王欲以權激呂氏也。宋祁曰。注文恐其當作恐以。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管灼曰。劉田生以事張制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則相隨入罪。事相累。累言力端反。宋祁曰。此中注言。痛者。漸本。並作釋。陽。夏。太。史。公。謂。傳。說。作。危。顏。遂。以。重。為。罪。累。○劉。放。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說。張。卿。王。諸。呂。而。後。請。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傳。義。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使。其。衆。○宋。祁。曰。歛。字。逆。亂。之。萌。自。其。子。與。謂。古。曰。萌。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鼂。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師。古。曰。此。逸。周。書。之。言。耳。

【考證】

荆王劉賈傳高帝從父兄也。○臣召南按史記曰。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此云從父兄。史記曰。劉澤。諸劉遠屬。此云從祖昆弟。皆班氏補史記之缺略也。

賈輒避不肯與戰。○臣召南按史記作賈輒壁，不肯與戰，是堅守壁壘意，此作避，是避其鋒也。

燕王制澤傳大謫者張卿。○宋祁曰：疑卿是字，釋其名也。○臣召南按此書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作張釋，與史記呂后紀同。而匈奴傳作張澤，與史記文帝本紀及表同。宋祁疑卿是字是也。但史漢每部澤釋字輒互異，如張良傳建成侯呂澤，實是呂釋。此宦者張卿，名稱名澤，究難懸定也。

引兵與齊王合謀注疑此傳誤也。○臣召南按顏注是琅邪王本無意于誅諸呂，特見詐于齊王，其後又因敗以爲功耳。是以通鑑從齊王傳。

肥如令郢人注肥如燕之屬縣也。○顧炎武曰：地理志肥如自屬遼西郡，不屬燕。武帝本紀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長沙屬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然則肥如之屬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邊郡之時也。

吳澤傳上患吳會稽輕悍。○顧炎武曰：鍾康功云：漢書吳王澤傳，上患吳會稽輕悍，今本漢書並作吳會稽，不知顧帝時始分二郡，漢初安得言吳會稽，當是錢所見本未誤，後人妄增之。臣召南按吳會，猶言吳之都會也。胡三省通鑑辨誤已嘗論之。

吳有豫章郡銅山注章昭曰：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臣召南按注中章郡故章，二章字，俱應作鄣字，鄣郡，卽丹陽郡也。志有銅官。

括糠及麥注師古曰：蓋以犬爲喻也。○臣召南按案隱曰：言括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滅國也。顏注迂曲，不如案隱說。使輕兵絕淮泗口。○胡三省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

■ 楚元王傳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音同交，知其異母。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

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况，為楚蘭。陸今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

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

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甚。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

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縮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

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荊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

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

也。兄亡，室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是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轅釜，厭處曰音勞，轅

家，轅，師古曰：史記丘字作曰丘，丘曰皆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

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師古曰：頡音異，其母異，疑元王既

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鄂客與申公俱卒業。師古曰：文帝時，聞申公

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元王亦次之，詩傳

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謂綴集之。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鄂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師古曰：宋祁曰：元王立二十

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者，元王未薨之時已卒也。辟音壁。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鄂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

博士，失官，隨鄂客歸，復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

與皇子同，所以尊元王。

也。○劉本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乃侯爾本傳下文云景帝即位以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為侯。疑爵字衍云。生比皇子者凡祿賜禮秩皆與皇子同也。師古曰。魏調為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著酒。師古曰。昔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類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意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以鐵束。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師古曰。下繫之辭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曰。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與。論胥靡刑。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鐵聯之。衣之赭衣。使杵曰。確。春於市。晉灼。賦耳。晉脫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劉劭曰。胥靡說文作縶。縶。拘縛之也。衣之赭衣。使杵曰。確。春於市。晉灼。曰。確。一作椎。一本改確字作雅。古語相雅。武助樂者。此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宋。祁。休侯使人諫。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師古曰。不吾與。不吾與。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師古曰。侯母。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齊。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逢。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宋。祁。云。一。子。安。王。道。嗣。二。十。五。年。薨。○宋。祁。云。越。本。作。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師。古。曰。倚。依。故。

爲其後母弟趙何齊。宋祁曰：後是后字。取廣陵王女爲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

王立，何齊尙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遣廣陵王曰：願長耳耳。師古曰：言常伺毋後人，有天下，爭天下，勿

使在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者，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

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聲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師古曰：懲，創也。求留京師，詔許

之，富子辟疆等四人共養仕於朝。師古曰：辟音必亦反。疆音居良反。又辟讀曰闢。疆讀曰疆。太夫人薨，賜塋。師古

冢地謂爲界。葬靈戶，地名也。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

辟疆，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此。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

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卽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

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

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

者，辟疆子德侍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府聽詔命也。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疆爲光祿大

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爲宗正，數月卒。

德字路。宋祁曰：路字下有叔字。少修黃老術。宋祁曰：修當作簡。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

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昭帝初，爲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以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父爲宗

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何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老子德經云：知足不辱，妻死，大將軍

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召譚。自昔者申理公主所坐。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

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侍御史以爲光望不受女。師古曰望承指劾德。誹謗詔獄。誹數公主而御史乃以爲受譚德誹。

故云誹。免爲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師古曰以御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爲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

謬讓其謀議也。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宋祁曰。子安民爲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

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師古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輕。樞家產過百。

萬。則以振昆弟。師古曰振舉救之。賓客食飲。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食。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僞黃金。當伏法。淳

曰律鑄爲黃金。乘市也。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諡繆侯。師古曰繆惡諡也。

郗曰姚本爲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爲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爲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說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韋郎。服虔曰父保任。

耶如今引。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師古曰飭整也。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循一作脩。招選名儒俊材。置左。

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師古曰子僑宜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獻賦頌。凡

數十篇。上復與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臧在枕中。言常存

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劉奉世曰。

相府年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傳誤紀是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

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師古曰尙方主巧作金。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

生兄陽城侯宋祁曰一作成安民上書八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贖冬減死論服虔曰論冬至作行既大而

或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

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

去師古曰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

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

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報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翹堪更生下獄及望之

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聞師古曰見於昴與卷舌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

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

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師古

猶過也音五放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

反他皆類此師古曰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師古曰言不

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師古曰卒終也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

說諫曰師古曰說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師古曰恨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師古曰貰

罪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

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師古曰與謂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

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師古曰。首必難。反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後復視事。天陰雨雪。師古曰。雨由是言之。地動殆爲恭等。師古曰。殆。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師古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延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搆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爲對辭。○宋祁曰。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淮。師古曰。堪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諱。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則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曰。唼者。田中之漉也。田漉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唼。反。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况重以骨肉之親。師古曰。重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宋祁曰。正文。句末。據文。執不合有也。字。

然惟二恩未報。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師古曰。杼。謂引而。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向書。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擊。其容儀。擊。氣鳴響。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

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選衆賢師古曰雜選衆積崇推讓之風師古曰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
 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記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歎辭
 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讚曰烏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
 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
 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祖之詩也相助也辟
 止而敬者乃助王祭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辟音璧
 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又曰飭我釐麩師古曰此思文之篇以後稷配天之詩也
 本楚浙釐麩麥也師古曰麥字上當有大字陽夏公按徐堅初學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師古曰厲王厲王厲之子厲詩人疾而愛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
 守一方所遷異之宋祁曰注文不當作兩注末之當作矣
 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
 哀痛而謀之善者則宵迷之不善之謀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
 依而施用所以爲郭也歛音翦訛音紫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師古曰此小雅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
 見憎毒讒怨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謦謦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言
 不致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謔傲然也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師古曰薄蝕也謂被掩追也
 警音故宋祁曰注文同此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師古曰薄蝕也謂被掩追也
 有蝕之亦孔之醜師古曰此辛卯日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則日侵君故甚惡之
 日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師古曰彼彼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又曰日月鞠凶不

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凶災者由西方之國無政理不能行善人之選以告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

山谷易處宋祁曰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僭怠愆乘也家山頂也辛盡

也切可也懼言一作川其詩曰百川沸騰而相乘也山頂降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霜降失節不以其時

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

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官居上故曰易位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師古曰厲王無道下

厲王厲王出奔虢師古曰虢晉地幽王見殺師古曰幽王為犬戎所攻殺幽王子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王幽王之

子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祭魯大夫也祭伯為祭伯為奔也師古曰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

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

尹氏太師師古曰刺之也師尹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從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四年

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師古曰謂從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四年

九月戊申朔十二月三年庚午五月五年六月辛未朔二月癸亥朔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庚午朔五年

丁巳二月癸巳朔二月丙辰朔六月丙寅朔七月庚辰朔十月甲子朔五年

子朔八月癸巳朔二月丙辰朔六月丙寅朔七月庚辰朔十月甲子朔五年

期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寅朔五月己卯朔文九年八月癸酉未亥三年四月甲午凡五也

黨往往羣朋師古曰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
 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師古曰輻湊
 歸於。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
 星失行。皆恐氣之所致也。夫遵堯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御行而求及前人也。師古曰
 略反。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
 能解紛。師古曰紛亂也。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
 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師古曰
 曲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師古曰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
 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靡靡。見晁聿消。師古曰
曰此小雅角弓篇。幽王紆讒佞之詩也。應廣盛也。見無雲也。晁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靡靡然至於無反。
日紅始出而兩雲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靡音彼。駢反。見乃見。反。
○宋鄭曰。韓詩作曠。曠見日出也。今詩作見。蓋向引。韓與易同義。昔者絳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
詩之後。名。即搆。搆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
驩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搆音徒。高反。枕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
毀。師古曰。迭。互。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
孟術仕於魯。師古曰季。謂季孫孟孫皆桓。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孫。定公始皇。季孟李斯。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師古曰此節柏舟之詩也音石性雖堅尚言守善篤也另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鴻卦九五爻辭也言言號可移轉已志貞確執德不傾過於石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師古曰論三月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

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也如澤曰二謂古詔字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披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

師古曰砥也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師古曰譁也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師古曰此節柏舟言仁而不遇小人成羣誠足懼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語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

為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聖王正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師古曰彙音謂

茅喻君有潔白之德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師古曰交戰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說說敷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

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考也師古曰重音直能反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幽絏于羽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師古曰少正卯姦人之錘師古曰孔子攝司寇也

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尋其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璧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師古曰揆度

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覲之聚師古曰廉音杜閉羣枉之門師古曰杜塞也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

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師古曰舊解云肺腑謂肝肺也

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也宋祁曰由

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師古曰宋祁曰由

作效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師古曰比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

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澆潤無所取信時長安

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平師古曰斷斷之與者傾巧

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

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

諤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閱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

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帝崩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

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愾愾張晏曰愾愾也愾密也

師古曰愾愾至誠也愾音口本反愾音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卒不克明師古曰

克能往者衆臣見異師古曰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矇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矇不明也矇與暗同又音烏感反朕不得已師古曰

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

郡靡人不稱師古曰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也音丁矇反或引

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師古曰。信讀曰傳。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師古曰。究。竟也。明也。其微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事。師古曰。幹。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瘖。謂譖謬。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譖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謂指發之也。依與古事。悼已及同類也。師古曰。與。謂比。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滋灌。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宋祁曰。漸。字下有賢字。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曰。言中。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師古曰。休。美也。音類此。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繫。繫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師古曰。二統。謂殷與已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寅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代人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入之三統。故存三代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膚。士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喟然歎曰。息。貌。音丘位反。大哉天命。善不可不

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曰。萌與吐同。無知之貌。○宋祁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劉放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二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師古曰。微。微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崩。服虔曰。則。則也。○宋祁曰。水經。章昭曰。霸陵山北頭。近霸水。帝登其上。以意。悽愴悲懷。願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紵絮可以紵衣之。祭也。斷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槨。紵絮可以紵衣之。祭也。斷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紵音側。略反。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為喻也。錮音固。以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謂不種樹也。覆之也。不封。謂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覆之也。不封。謂既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師古曰。二妃。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師古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離也。壘。子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葬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斲其碑。殷湯無葬處。師古曰。列。離也。壘。子云。舜葬蒼梧。不斲其碑。者。故也。言山川曰。故。皆非別義也。晉氏失之。殷湯無葬處。師古曰。列。離也。壘。子云。舜葬蒼梧。不斲其碑。伊尹家按。蒙為北。帝即其。帝湯受命之地。皇覽曰。湯家在濟陰。莘縣北。故。去縣二里。家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也。文武周公葬於畢。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宋祁曰。注。文岐州。當作岐州。二說。秦穆公葬於雍。棠泉。

宣所年館下，樽里子葬於武庫。文賦曰：秦墓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樽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樽南等墓。東後百年，當有天于宮矣。我葬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覓獨處，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首拱方反。稱古墓而不墳。師古謂墳穴也。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存。在泰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也。師古曰：壤，說也。而號曰：哭而且言也。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祁曰：浙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宋桓題計反，其葬君親者，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宋祁曰：別本逮至吳王闔閭，故激以此言。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宋祁曰：別本逮至吳王闔閭，遠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莊襄始皇父也。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師古曰：瘞，埋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下鋼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李奇曰：城中爲游館之館。師古曰：多人音爲燈燭。宋祁曰：或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爲，離宮別館也。管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又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

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兩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發掘之而求財物。其後牧

兒亡羊，羊入其豎。師古曰：豎謂所穿豎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椹，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墓者也。數年之

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師古曰：豎謂所穿豎者。音在到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

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

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

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師古曰：宮室如制，謂殖其廷，有覺其棧，君子攸帝也。子及魯嚴公。師

曰：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師古曰：解後嗣再絕。孟康曰：謂子般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

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埤，積土

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功費大萬百餘。德也。大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

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謂亡其居處也。臣甚惜焉。師古曰：惜，謂不了言。感於此事

也。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師古曰：說，謂曰

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仁慈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

三王，而願與暴秦亂君。師古曰：願，競為奢侈。比方丘壘，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遠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

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意，孝文

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威，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師古曰：謂規度墓也。應

音是也。章玄成傳及諸詔之。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
 趙衛之風。起微賤。臨禮制。師古曰。道皇后。昭儀衛婕妤也。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
 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必計反。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
 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
 嗣。政由王氏出。災異變甚。師古曰。桑。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
 吾幸得同姓末屬。衆世蒙漢厚恩。師古曰。桑。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
 不言。執當言者。師古曰。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
 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師古曰。操。執也。音于高反。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晉伯范。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
 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師古曰。衎。音
 匹。昭反。解在五行志。○劉奉世曰。孫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師古曰。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
 林父甯殖子謂私其君。則乃甯喜也。師古曰。佾。列也。謂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
 者之禮。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築朝事。師古曰。築。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師古曰。更。音工
 志。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劉敞曰。今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
 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
 稱臣下爲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爲政。而反大夫爲政也。臣。環曰。政不由君。下及
 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卿當爲政。而反大夫爲政也。臣。環曰。政不由君。下及
 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師古曰。三桓。魯大夫也。四。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
 專國擅裁。

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藩范雖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蹇蔽大臣，終有閔樂望夷之禍。師古曰：望夷，秦宮名也。蹇，勁曰蹇。二世齊於望夷之宮，圖樂以兵殺二世也。師古以知望夷之不在渭北。耶二世以淫為崇，齊而欲滅，則疑在渭北矣。然夷云者，平也。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師古曰：席，猶因也。言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克盈輿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乘車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寄，托也。內為汙私之道也。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謀吏。筭，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周雍土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位。侯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宋祁曰：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山石名巨嶺。安石在上，故曰冠石也。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古曰事具在睦孟傳。師古曰：重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教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宋祁曰：一作雷一作雷。

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師古曰：阜，隸也。春秩左氏傳曰：大夫之隸也。而皇太后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也。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后反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樂昌字漸本有。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爾升引，黜遠外戚，毋授以政。師古曰：遠，疏也。離，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師古曰：如，若也。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師古曰：蚤，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以向爲中壘校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讀作藥。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師古曰：事見虞舜子也。放，讀曰傲。○劉奉世曰：毋者，丹朱也。周成王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事見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朱也。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壹，謂成數之餘。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師古曰：比，類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

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曰。實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陬曰。攝提星名也。隨斗約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

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孟。孟音子侯反。又音鄒。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孟。孟音子侯反。又音鄒。

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枉矢夜光。應劭

星也。其射如矢。雖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也。以風。焚惑襲月。應劭曰。焚惑主內亂。月。應劭曰。野禽戲廷。曰野

鳥入處。主都門內崩。師古曰。內。長入見臨洮。石限于東郡。星大角。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觀孔子

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李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

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

星如月西行。乘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墜。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

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師

在五。神明之應。應若景響。師古曰。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

之聲。以崇劉氏。故狼狽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狼狽。獸名。音干。今日食尤屢。星李東井。攝提炎及紫宮。師古曰。

反。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是以說卦指爻而

復說義。書曰。倅來以圖。孟康曰。倅。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

知願賜清燕之間。師古曰：閉指闕陳狀。上輒入之。師古曰：謂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師古曰：庇音必，狝反。庇音必，狝反。庇音必，狝反。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攻，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國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師古曰：伋音汲。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師古曰：質正也。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指遺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師古曰：湛，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志記也。過絕於人，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師古曰：論語說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實七十二人。傳聞之，與親見之。○宋祁曰：指其成數言也。○宋祁曰：法文二當作七。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

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五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師古曰：籩，豆禮食之器也。以理軍旅之陳。一作治。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者，即罪之道理。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師古曰：謂賈誼木之初生。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師古曰：謂賈誼，有漢字。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言廢絕以久，不可得其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墻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因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聞訛。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聞訛，謂舊編爛絕。傳問民間，則有宮國桓公、趙國賈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

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蘖。師古曰：罷，讀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蘇林曰：備之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發，說是也。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藏有廢遺者。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虛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愈，勝也。往者博士，嘗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師古曰：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論語孔子弟子，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師古曰：專，執己所偏，黨同門，妬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欲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欲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欲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故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師古曰：訕，音所諷，反。擢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

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宋祁曰。浙水作太皇太后。太后留歆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與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應劭曰。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為主。故改名。幾以遇也。○宋祁曰。注文趣字。當作當字。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師古曰。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師古曰。近。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鳴虯。師古曰。虯。向言山陵之戒。于今祭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濩與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師古曰。諫。信也。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交。賢。言。向。直。諫。多。聞。可。謂。益。也。與。諫。曰。歆。

【考證】

楚元王傳。孫卿門人也。注師古曰。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顧炎武曰。漢人不避嫌名。荀之為孫。如孟卯之為世卯。司徒之為申徒。語音轉耳。

削東海薛郡。○史記但云削東海郡。

劉德傳。雜治劉澤詔獄。○顧炎武曰。德傳如此。而子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此兩敗而未對勘者也。臣召南按德之仕宦。在昭帝初。霍光選擇宗室。則當武帝治淮南獄時。德尙未為吏也。此傳言治劉澤詔獄。為得其實。向傳因得淮南祕書而附會耳。

子向坐鑄僞黃金○臣浩按此時應云子更生。

劉向傳徵堪向欲以爲諫大夫○顧炎武曰更名向在成帝卽位之後此在元帝初年卽云向非也。

周大夫祭伯云云注張晏曰穀梁傳曰奔也○臣召南按祭伯來穀梁傳以爲來朝公羊傳以爲出奔向正用公羊說耳張晏注誤劉放糾之是也。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注云云○臣召南按以下文八月殺戮例之用夏時紀月則此文七月疑是十月之譌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又應倒其文云十月霜降草木不死李樞實則文義俱顯矣。

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曾鞏曰傳稱八篇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稱十五篇曹大家注非向書本然也。依東宮之會注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胡三省曰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曰東宮。

根垂地中○胡三省曰孟康云露則活切按字書測洽之語與霑字不同意漢書霑字卽垂字也臣照按今本或作垂作霑而汲古閣本尙作霑字。

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注謂扶持佐助也○顧炎武曰衍一不字當云輒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持者挾制之義而非挾助之解也。

劉歆傳以紀帝王之道○臣宗萬按文選與此傳字句間有同異如紀字選作記又在漢朝之儒選無漢字逸禮有三十九選有篇字傳或間編選作脫編傳問民間選作博問民間雖昭其情選作雖深照其情其古文舊書其字選作篇。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注師古曰前學之師也○臣召南按此卽所謂經師也陸弘上書稱先師董仲舒卽是其義。得此三事○真德秀曰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尙書逸禮也。

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臣召南按貫公傳左氏春秋于賈誼者庸生傳古文尙書於都尉朝者桓公卽儒

林傳桓年傳禮于徐生者別本作柏公非也。

以尚書爲不備注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云云○臣召南按瓚注據太常孔安國與從弟安國書也漢初不知書本百篇則妄謂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

季布欒布田叔傳

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項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師古曰任謂挾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籍因也師古曰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師古曰舍布匿漢陽

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師古曰述謂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剗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師古曰衣者之也稱置廣柳車中服處曰東郡引廣柳車爲廣柳車師古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

車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陸澄所謂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人見游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也

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夏曉嬰也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帶也言職主掌其事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

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卽楚也子胥之父

王師古曰辛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師古曰從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

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待於天子閒謂事務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爲

柔師古曰多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宋祁曰浙本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姬呂太后師古曰曲也師古曰曲也師古曰曲也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曲也其以噲言爲慢同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師古曰曲也意以噲言爲慢也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諛師古曰諛欺誑也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師古曰瘳傷也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瀆酒也師古曰言因酒澆治而使氣也近謂至留邸一月師古曰邸諸朝也見罷師古曰而罷今運邪也劉歆曰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師古曰謂妄言今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臣至無所受事○宋祁曰一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上默然意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以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感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劉敞曰招權謂作爲形勢招權師已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事貴人趙談等李奇曰言者趙談也○與竇長君善景帝與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爲已紹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說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閒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師古曰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

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字，言以兄長之禮事。弟畜漢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也。中尉尉都，不敢加，少年多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詐自稱爲，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開關中，布母弟丁公，母異父之弟。○宋祁云：浙本注文無之字，有也字。師古曰：此母弟爲同。爲項羽將，遂寤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戾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類斷道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驥俱追，而高祖獨與同言耳。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傲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爲買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荼爲燕王，布爲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爲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曰：趣亨之，曰促促也。布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王壹願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師古曰：徵也。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之，欲傳之萬世。○宋祁曰：封之之字，今漢壹徵兵於梁，○宋祁曰：越本作今帝，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

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爲鄒侯。蘇林曰：鄒音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利。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姓樂名鉅也。爲人廉直，喜任俠。

師古曰：齊好也。音許吏反。游諸公，師古曰：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趙王賈之未及遷，會趙午

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

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師古曰：廢王爲宣平侯。本無王字。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材不勝。○宋祁云：浙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也。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

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

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

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賈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

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說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敢之哉？師古曰：敝與騙同音不敝之令，服也。敝字

下，嘗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

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叔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師

古

古

古

曰言不須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為魯更論之也

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師古曰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渠大也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為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自暴露而坐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道仁掌閉城門乃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辜旗者數矣郭展曰履軍戰勝蹈履之李奇曰攀援也孟康曰是攀音牽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屣而加典字云可謂壯士及至困辱奴僕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僕古蹶字也身屣典軍非也宋祁曰注文謂屣當作為屣奴僕謂髡削為奴而實之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道理無所至故自殺耳蘇林曰僕賴也言其計畫無所賴賴至於自殺畫無所成賴音灼曰揚雄方言曰僕賴也許慎曰賴也此為其計畫師古曰賢說也繼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考證】

季布傳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臣召南按史記作將兵四十餘萬衆而本書匈奴傳載布言三十二萬又喻時亦在其中六

字史記所無。然匈奴傳詳載布言。且及平城之歌。詳略不同如此。

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注師古曰。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顧炎武曰。難近。謂令人畏而遠之。師古注非也。

中尉鄧都不敢加。○史記作不敢不加禮。

田叔傳其畫無懼之至耳。○史記作其計無復之耳。

高五王傳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

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師古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

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王三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園王濟。景十三

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梁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或子諸子。鬻奴。此其例也。豈

以諸為姓乎。姬此非矣。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者。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

齊者。遠齊也。師古曰。欲其國大。故多封之。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

風。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燭酒置前。師古曰。燭。助也。羽。黑身赤目。食蠖蛇。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

恐。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燭。迺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死於長

安。不得更至齊國也。脫音。吐活。內史士曰。官士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

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爲王太后師古曰爲齊王太后也所以以母

起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爲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宋祁曰四字校添友以諸呂女爲后

不愛愛它姬諸后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師古曰安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

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歎曰諸呂用事今劉氏微迫脅

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棄國

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言已之理直莫天靡監于嗟不可悔兮甯早自賊師古曰賊

早棄趙國而快意自設於師古曰劉歆曰棄國當屬上句宋祁曰浙本無自字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

安高后崩孝文卽位立幽王子遂爲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

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爲河間文王

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

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惲諫不聽遂燒殺德惲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惲下云燒殺德惲

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

擊之趙土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

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爲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爲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攬權，徵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爲燕王。十五年，薨，有美女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爲王。太子襄爲齊哀王，次子章爲城陽景王，與居爲濟北王，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辟光爲濟南王。師古曰：辟音賢，又說曰：辟音賢，爲雷川王。卬爲膠西王，雄渠爲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台爲呂王。師古曰：酈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爲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與居爲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旣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申諷喻也。高后見子畜之。師古曰：此之於子也。笑曰：「願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願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劉汝下又云：齊王自以兒臣待之，豈可以琅邪爲父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亦汝也。若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疏立者，以散置之，令各落輔也。概音莢，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以太后

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酒而逃亡。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訖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彊。師古曰：爲，音子，爲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詣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驪鈞、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給，班也。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園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令不得發也。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驪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爲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以爲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迺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師古曰：適，嫡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爲四也。臣忠

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匪竭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

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橋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橋託也橋音婿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

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

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運和師古曰諭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

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

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訪以呂氏故幾亂天

下如淳曰訪猶方也師古曰讎音鉅依反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

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灌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

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

師古曰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以臣之不暇待有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

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

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勃曰願見相君無因

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嘗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

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

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

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宋祁曰。越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作三十六年。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徕為城陽王。師古曰。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夏侯嬰也。滕公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不賞之。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與居。章與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雜音皮。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滴嗣之絕。師古曰。滴。宋祁曰。越水。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聞。以楊虛侯立。絕字下有世字。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勒。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劉奉世曰。吳王濞。膠西膠東菑川三國各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為中大。天子復令路中大夫。王也。然初言四國共圍齊。又言三國疑必有誤。

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大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樊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師古曰。首。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追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考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蘇林曰。皇太后。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

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魏
 魯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干，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爲亂。楚正鉅，依反。十七字，臧本有他本無。今
 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
 年少，懼以罪。○宋祁曰：越本以作大。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
 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師古曰：越。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偃
 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齊北王志與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園絕。
 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武帝爲悼惠王家園在齊，迺割臨菑菑東園，悼惠王家園
 邑，盡以予菑川。師古曰：園，周繞之。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爲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
 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終古或參與被席，師古曰：
 頃，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形也。音耶，果反。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事下丞
 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
 倫。師古曰：悖，乖也。音步，內反。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尙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
 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切。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

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爲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考證】

齊悼惠王肥傳七十餘城。○臣召南按高紀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封齊。

內史士。○臣浩按史記作內史勳。

尊公主爲王太后。○臣召南按史記無此句，但曰獻城陽郡以爲魯元公主湯沐邑而已。

齊哀王襄傳願乃父知田耳。注汝父謂高帝也。○臣召南按顏注非也。乃父謂悼惠王，本高帝徵時庶子，故曰知田。上文高后兒子畜之，不過言親愛耳，不謂呼孫爲子也。下文云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義尤明白。劉敞說是。

非有漢虎符驗也。○胡三省曰：按史記文帝紀三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既有初字，則前此未有銅虎符也。召平魏勃事在前，何緣有銅虎符。

齊孝王將閭傳會漢將樊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注師古曰：平陽侯曹襄。○臣召南按顏注大誤。曹襄以武帝元光五年嗣爵，豈容孝景初年已爲將軍。索隱云：按表是曹奇是也。奇薨于景帝四年，則叔齊擊破三國兵，乃奇未薨前一年事耳。

濟北王志傳志立三十五年薨。○通鑑考異曰：武紀賜淮南蕭川王儿杖母朝，顏注：淮南王安、蕭川王志皆武常諸父列也。按諸侯王表志在位三十五年與傳同，以元光五年薨紀云蕭川王志誤也。

蕭何曹參傳

蕭何，沛人也。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服虔曰：爲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毋害，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再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賢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已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黃於文毋害，毋害者取其爲

人毋害於行則可以爲吏矣文毋害者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亞夫所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
 以稱萬無害陳其一節也故韓信又云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餘說太汎高祖以吏繇成陽師古曰繇從也吏皆送奉錢三何獨
 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宋祁曰法文也字當作之字高祖以吏繇成陽師古曰繇從也吏皆送奉錢三何獨
 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也人皆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
 二說皆同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也人皆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
 制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辨之孟康曰當選入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及高祖起爲
 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當選入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及高祖起爲
 沛公何嘗爲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何獨先
 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
 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
 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師古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師古曰
 下有水距字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師古曰謝郭上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
 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師古曰謝郭上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
 尙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漢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雖休美臣實
 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漢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名雖休美臣實
 也師古曰漢當作天河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臣願大王王漢中
 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
 說漢令引兵東定三秦師古曰漢字下有王字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師古曰填使給軍食漢二年

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樸陽，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

請依以，卽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開。應劭曰：上來選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遜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制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制讓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卽言專擊之。漢三年，項羽相距京索，阻，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而爲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師古曰：說漢五年，已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文頤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關音贊，又臣贊，按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則字當音贊，今多呼爲藍也。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宋祁曰：謝郭本去，知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縱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今諸君徒能走獸，反也。顧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獵狗乎？曰：知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今諸君徒能走獸，反也。

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檄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檄，屬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秋，時爲謁者。宋祁曰：浙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遜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出也。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

無見糧。師古曰：無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之。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

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漢得之，不必待以全。秦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宋祁曰：漸本蕭何當第

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君迺

得明。於是因鄂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宋祁曰：漸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

益封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

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

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

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

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變，故守衛之。○宋祁曰：漸本句末有也字。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

從其計。上說。師古曰：說，其秋，豳布反。上自將擊之。○宋祁曰：漸本無軍字。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居。曰：為

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

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與同。孜孜，言不

上所謂數問君。宋祁曰：此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以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賤，除也。於是

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

今相國遇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隘，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

收糞爲獸食。師古曰糞禾稈也。言恐人田之不收其糞稅也。糞音工。老反。釋音工。學反。○劉放曰言毋收糞草爲獸食而已。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

下何廷尉絀繫之數曰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

問請進而請也胡何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

取愛也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宋祁曰

於民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

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

憚。師古曰憚恤也感衛尉之言故慚愧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跌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相國爲

民吾苑吾不許。○宋祁曰越本作相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

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宋祁曰漸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

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師古曰僻讀爲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牆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

不賢毋爲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遣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小子延爲筑陽侯

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並屬襄州說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

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爲天下也。師古曰爲治也一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

戶二千封何孫嘉爲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

慶爲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爲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

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滅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繇長喜為鄼侯蘇林曰繇音人足變口之擊鉅鹿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長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師古曰曹參及蕭何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沛

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潔也音其擊胡陵方與師古曰攻秦監公軍大破之也曹灼曰監御史監郡者公名

在內主知潔清灑掃之事監親近左右也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徒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

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公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殤東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十夷反交音甫置若今之驛

者時人等稱之耳曹說是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軍車騎攻贛戚及亢父師古曰亢音抗甫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

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

東楚懷王以沛公為殤郡長將殤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蘇氏曰楚爵也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殤郡師古曰

張晏曰孤獨也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徒

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丘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徒

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從西攻陽武下轅轅綏氏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破之鄉之北戶從南攻擊與南陽

得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也守櫛戰陽城郭東應劭曰陷陳虜騎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音南陽守櫛降封為殷從西攻武關燒關取之

師古曰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

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雍蘇林曰右扶風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

壤鄉文韻曰壤地名也擊三秦軍壞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櫟音歷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

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孟康曰縣名也二十三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以將

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師古曰在東郡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子

餘反徒河反音東取殤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燕

燕國音一千反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

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丞相宋祁曰假字下有左字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遼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師古曰遼古遼字○宋祁曰

下有軍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

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和國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說讀大破之斬夏

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合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鄆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

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濕

陰平原高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深音宅合反南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韻曰或為高密大破

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

相為相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

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相國宋祁曰相國字上當有齊字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

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被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軍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霸。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顯郡。

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如淳曰。驩首放張晏曰。莫敢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舍尹莫敢之官。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

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師古曰。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音古蓋反。蓋善治黃老言。張晏曰。黃帝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

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舍止也。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

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事者也。趣讀曰促。謂吾且

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師古曰。屬。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

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

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宋祁曰。游本注文無師古曰三字。始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師

古曰。參自以職屬功多。而封賞每在河後。故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師古曰。舉。古也。言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

去之。師古曰。斥。逐也。師古曰。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師

古曰。醇酒不澆。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變音大。各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說。有所啟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呼。師古曰。呼音火。從吏患之。無如何。相者也。從音材。用反。遇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

舍。吏舍日飲歌呼。故反。其下並同。從吏患之。無如何。相者也。從音材。用反。遇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

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坐音才臥反。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

子宿為中大夫。師古曰：宿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與讀曰歟。迺謂宦曰：女歸。試私從過問

乃父。師古曰：汝也。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宦既洗沐

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間謂空際也。自從參怒而答之二百。曰：趣入侍。讀曰促。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

至朝時。帝讓參。師古曰：與宦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宦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參免冠謝曰：陛下

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宋祁曰：斷本觀上曰：君似不及也。參字下有能字。

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

君休矣。師古曰：且今出休息。參為相國三年。薨。父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文韻曰：講或作較。師古曰：曹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師古曰：載猶乘也。宦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

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劉歆曰：八侯字疑衍。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割帶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也。漢興

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高祖出

征何每居守。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賂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故言守管籥。謂居其首為一代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慶流苗裔。盛矣哉。

【考證】

蕭何傳常佑之。○史記作常左右之。

事第一。○臣召南按事字應屬上句。言何給泗水郡卒史事也。第一。卽是課最上。不必有事字。舊讀恐非。

漢王怒謀欲攻項羽云云。○臣召南按漢王就國漢中一段。此史記所缺。而班氏補之。何爲漢功臣之首。宜也。

先封爲鄭侯。注師故曰。謂諸功臣舊有爵者。何最在前封也。○臣召南按功臣表。六年十二月甲申。封曹參斬欽夏侯嬰王吸

傅寬召歐薛歐陳漢陳嬰陳平。凡十侯。至正月丙午。封張良劉繡蕭何周勃樊噲鄼商灌嬰周昌武虓董濞孔聚陳賈陳豨。共十

三侯。其餘功臣未封者尙多。卽上文所云。羣臣爭功。歲餘不決者也。注舊有爵者。疑應作未封爵者。

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注○洪氏隸釋曰。縱縱。據漢人數碑。固多借用。顏注殆未然也。

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臣召南按十八侯位次定於此時。

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父母。史記作父子。

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臣召南按丞相紫綬。相國則錄綬矣。漢初相國。惟何及曹參二人。自參薨後。卽仍稱丞相。

又按何爲相國。在淮陰既誅之後。此傳甚明。而公卿表乃列于九年。誤也。若在九年。則豨尙未叛。信尙未誅矣。當以此傳爲正。在

十一年。

曹參傳攻秦監公軍。注晉灼曰。按高紀名平也。○臣召南按監泗水郡御史名平。不特高紀可證。夏侯嬰傳從攻胡陵。嬰與蕭

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卽此監公也。

北擊司馬欣軍碭東。○臣召南按司馬欣。史記作司馬尼是也。高紀作司馬巨。樊噲傳與司馬巨戰碭東。卽此人。尼巨二字相似。未知孰正。但必非長史司馬欣耳。

守景陵二十三日○史記作二十日。

告舍人趣治行注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胡三省曰。據戰國策。蘇秦使舍人資送張儀入秦。李斯為呂不韋舍人。謂為私屬。官可也。以為主家事則拘矣。

講者畫一○講史記作類。徐廣曰。類音古項反。一音較。

至今八侯○劉放曰八侯字疑衍○臣召南按。徐傳。子窳。窳子奇。奇子時。時子襄。襄子宗。宗元孫本始。本始子宏。宏子曠。即功臣表所謂今見者也。八侯似非衍文。

張陳王周傳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悼惠王。

韓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宋祁曰。宦。是嘗字。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

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良嘗學禮淮陽。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

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良

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誤中副車。師古曰。副。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求賊急甚。良

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師古曰。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顧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

水服說。是也。○臣餘曰。按從水。乃詩云。江有圯。及今有圯水縣。字音詳里反。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為圯。在土

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水。亦自為顯音。○釋為橋也。譬如。圯水。亦未為誤。而校定亦未宜

傳 漢 齊 卷三 傳列一 張陳王周傳 三四一

字從水且頓儒也。予警問之。且曰。汎沔。何以辨。應之說文。從坵。蓋本字。原後人從水。未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古容無義。必改從土。奈應注為汎水之汎。又何以辨。應之說文。從坵。蓋本字。原後人從水。未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古曰。獨制若喪。今道士所服者。直隨其履。圯下也。一曰。正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也。○宋祁曰。獨制若喪。服者。直隨其履。圯下也。一曰。正也。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行一曰。孺音一。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宋祁云。漸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還來。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跪曰。若。○劉攽曰。怪字合在四字上。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會也。其下亦同蚤。五日雞鳴。往。父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音鞭。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遂去。不見。且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宋祁云。一本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宋祁云。漸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師古曰。廐。官名也。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師古曰。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宋祁云。漸本可立為王。益樹黨。師古曰。實立六國。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路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饒關下軍。師古曰。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旌幟。

諸山上爲疑兵。師古曰：皆所以表已軍之志。反。令鄼食其持重寶。嚼秦將。師古曰：嚼音徒。秦將果欲連和，俱而襲咸陽。

師古曰：欲與漢王和而鹽漢兵擊咸陽。○宋祁云：浙水擊字上有共字。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

師古曰：解。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

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者，秦服儻索以爲資。師古：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誥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臣瓚曰：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

師古曰：郤。音丘。略反。沛公默然曰：今爲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爲漢王。

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漢中故請求之。漢王許之。漢王之闕，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也。漢中故請求之。

以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漢，謂歸還韓，且行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

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宋祁曰：敢字，下疑有復字。

又以齊反書遺羽，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迺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地之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捐關以

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

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

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師古曰特獨也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

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宋祁云書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鄢食

其謀機楚權師古曰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鄢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德宋祁云漸伐滅六

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欲狂而朝師古曰

也漢王曰善趙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趙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鄢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

撓楚權者具以鄢生計告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

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湯武箸明之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師古曰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師古曰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師古曰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師古曰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師古曰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師古曰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師古曰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箸音直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下不復輸積。○宋祁云：浙本天字上布示字。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委離之，以從漢也。○宋祁曰：離親戚，浙本離作左，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若只作離字，則不須用法也。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服虔曰：唯當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疆，疆，六國復撓而從之，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曰：服說也是也。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服說也。哺，食在口中者，銷印。師古曰：趣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宋祁曰：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宋祁云：浙本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宋祁云：浙本無上字。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宋祁云：浙本無而字。未得行封，上居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覆。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師古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每以勇力困辱高祖。

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底益州什首十而愈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臣罷酒

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

有穀。罷。師古曰穀山也冠池也音泗也宋祁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大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殺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滋潤也音其土南有巴

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

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

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瞻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樂

謂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

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易日君安得高

枕而臥。師古曰安也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

澤張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願念也四人謂關公續里季四人

年老矣皆以上媵媵士。師古曰媵與媿同如古媵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

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

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

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則

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劉攽曰。曰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師古曰。因空際之時。言驟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齊等。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上。雖疾。張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護謂監。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宋祁云。浙本。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

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道。師古曰。適。公汝父也。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待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平。之。護。謂保安之。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就。成也。絕。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纒。尚安所施。師古曰。繒。弋射也。其矢爲歌。數闕。師古曰。闕。絕。四。海。謂飛而直度也。絕。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繒纒。尚安所施。繒。音增。繒。音之。若反。歌。數。闕。師古曰。闕。繒也。繒。終。

為國首戚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歔上去龍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方也良從上擊代出

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宋祁非天下所

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

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

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浴止西王母石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高帝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師古曰食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

上老父與書者宋祁云浙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

家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

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孟康

夢寐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乾京師人謂麤屑為乾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遂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宋祁云浙

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往後

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而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酒負郭窮巷師古曰負以席

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宋祁云越本無孫予二字劉敞曰仲曰平

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迺暇

貸幣以聘。師古曰：貸，首士戴反。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師古曰：迺，汝也。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師古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與秦軍相攻於離濟。平已前謝允伯。師古曰：謝，伯往事魏也。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資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越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師古曰：悍，音下旦。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劍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囊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囊，無所懼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蒯石君石奮爲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日，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悅。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盜讒。師古曰：讒，讒也。○宋祁曰：一本作譁。注云：譁，譁而讒也。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者，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誅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竊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師古曰：中，今大王

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終也。宋祁曰。注未也。字。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任。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重。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善讀曰頓。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傷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傷。謂不能得廉節之士。願楚有可亂者。顧念也。彼項王骨體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昧。音。周。反。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聞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聞。音。居。寬。反。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面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大牢之具。舉淮。師古曰。而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適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滄楚使。服虔曰。去者。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宋祁云。滄。木作菜。草之具。

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宋祁云漸本果字。上復有項王二字。亞父欲急擊下蔡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宋祁曰。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音千余反。平迺夜出

女子二千入蔡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宋祁曰。出。去當作夜出。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

信破齊。自立爲假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漢王足。漢王寤。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

爲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阮

豎子耳。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宋祁曰。一本因。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

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

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竊爲陛下危之

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陛下第出僞游雲夢。師古曰。第。但

類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出其。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

耳。○宋祁云。漸本。特字上。有此字。高帝以爲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

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絕。平

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

矣。師古曰。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上疑有所守。不得食。高帝用平

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闕。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上其城。望室屋

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開者兵數起多亡
 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宋祁曰曲逆漢書元無音文文選載陸士衡高祖盡食之除
 前所食戶脯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滅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祿世
 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
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高帝怒曰噲見吾病適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
謂謂毀之它皆類此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繼反○宋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
 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呂后女弟呂類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因
 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
 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平恐呂后及呂類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
 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畏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宋
之字太后適以為郎中令日傳教帝如淳曰是後呂類讒迺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
 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
 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師古曰鄉陵母既私送使者
 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享陵母陵卒

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爲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師古曰：說，說曰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皇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啜，小飲也。音所甲。今高帝崩，反。○宋祁云：浙本無而字。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迺陽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其音異。其，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丞相。幸於呂太后，及爲相不治。師古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譏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類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譖。師古曰：願，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頓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爲相。師古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以爲勃平功多矣。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帝上有皇字，別本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迺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

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也。師古曰。臨朝問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治背。勃古曰。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曰。各有主者。本無各字。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選曰。慄慄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其擊慄慄之辭也。師古曰。慄。凡馬之稱非駭。宰相者。七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古曰。文野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驚。凡馬之稱非駭。宰相者。七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遂。師古曰。遂。申也。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慚。出而讓平曰。君

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劉敞曰。盜賊數亦自也。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無病請二字。本而平顯為丞相。師古曰。顯。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附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宋祁曰。不能。其後曾孫陳寧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寧。寧。願得續封之。宋

無邪字。漸本然終不得也。宋祁曰。無邪字。漸本然終不得也。一作行。

周勃。沛人也。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徒沛。勃以絳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古曰。許。薄云。常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材官引強。服虔曰。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高祖為沛公初

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音房。師古曰。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遠軍留及蕪。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

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略定魏

也。殿音丁見反。○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略定魏

也。殿音丁見反。○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

也。殿音丁見反。○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

也。殿音丁見反。○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名品也。

地攻韓成東縉以往。至栗師古曰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斬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謂功多也。師古曰。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贛令。師古曰。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繆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真音。南攻南陽。破武關。饒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擊章平。姚印軍。西定泚。師古曰。亦扶。還下鄆。類陽。師古曰。鄆。即岐州。鄆縣也。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師古曰。東守饒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饒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還守敖倉。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劉敏曰。馳道益言。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滎石。應劭曰。音沙。孟古曰。音音。是也。師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國師古曰。國者。鴈門。因轉攻得雲中守遼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遼古速字也。肆音弋。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師古曰。音下。鴈門。因轉攻得雲中守遼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遼古速字也。肆音弋。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

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

擊下薊師古曰即幽州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

胡且反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

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

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謂實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勃不好

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實諸生說事不趣為我語蘇林曰音遜舍臣橫曰令直音勿

讀曰促謂其椎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為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

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

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

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

被誅滅無遺種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師古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

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劉劭曰當汝陰侯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願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

師古曰仆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辯燕吳傳云張釋今此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

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宋祁曰除皇帝入未

央宮有謁者十八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住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

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卽位，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旣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去，則禍及矣。厭音一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爲相。○宋祁曰：漸水，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除所重，其爲除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廼牘書背示之。曰：廣木簡，以書辭也。音讀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尙之。師古曰：尙，配也。故獄吏教引爲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領祭也。音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公帝，手綰國璽，時尙不反，不以此時反，今一小縣，願欲反邪。師古曰：願，文帝旣見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宋祁曰：漸水，安知字上有然終字。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諡曰武侯，子勝之嗣，尙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師古曰：意不相可。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宋祁曰：景祐本，一年下，有文帝乃擇子賢者，何內太守十二字，予據後也。中音竹仲反。也。若更在此，則河內太守三歲，再弟亞夫復爲侯，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君後三歲而侯，侯見班固之筆，必不然也。今去之。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予當八歲爲將相，持國秉首，彼命反，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予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旣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師古曰：視，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從，

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物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為條侯。師古曰條在渤海地理志作修守其音同
 封。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視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轂
 弓弩持滿。師古曰轂張也音邁。劉奉世曰言數弓弩是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先驅曰。天子
 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
 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
 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免使人稱謝。師古曰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猶其
 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
 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
 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首匹也反。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
 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
 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蔽。詭隄陜
 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
 一。有去行遲止。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詭聞。
一二日也。

果得吳伏兵，趙請涉爲護軍，亞夫至會兵樂陽。師古曰：會集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壁

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詐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

起。宋祁曰：漸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陔曰：音子侯反。又音鄰。師古曰：本堅作終。漸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陔，曰：音子侯反。又音鄰。師古

夫令備西陔，陔傳者但欲凡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途失實也。吳楚既餓，趙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

繡，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

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適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

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

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影祖，太后弟，長及臣卽位，適

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適其子彭祖，願得侯

願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師古曰：趣，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宋祁曰：景本計之字下。又有與丞相計之五字。亞夫曰：高帝約，非劉

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卽何以責人

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

大胾。師古曰：胾，大胾音，大胾反。○宋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願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上視而笑曰：此

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職無管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據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
有豈不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軼軼，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
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
者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宋祁曰：浙本，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
辭情師古曰：簿，問者。當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
之於簿，一問之也。亞夫令詣廷尉，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
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
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耐金免官。後有罪
國除，亞夫果餓死。後上迺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贊曰：聞張
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梧，音梧。非也。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
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也。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
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師古曰：一作
主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不竟自免，以智略。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
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
陵少慧，可以佐之。師古曰：慧，愚也。舊音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迺所及。師古曰：迺，汝也。言

宋鄭曰：「斯本正文及下有也字，終皆如言聖矣夫。」

【考證】

張良傳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臣召南按留縣名地理志屬楚國。卽後文良所云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者也。良之封留卽以此事。別本作在陳留非也。

故遂從不去。○臣召南按史記作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此班氏改正史記之失也。高紀明言沛公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可見良亦見駒。但自此決意從沛公耳。

項羽後解語在羽傳。○臣召南按此直用史記而失者也。鴻門之役史記於項羽本紀中詳敘。故留侯世家曰語在項羽事中。若漢書既移敘其事于高紀。故羽傳從略。但曰語在高紀不應此文復曰語在羽傳也。此史家修改所未及處。

呂后延使建成侯呂澤。○通鑑考異曰澤當是釋之。臣召南按考異是也。蓋澤與釋相近而譌其下文又脫之字耳。呂澤封周呂侯。呂釋之封建成侯。恩澤侯表可據也。

叔孫通曰爲大傳良行少傅事。○胡三省曰古世子有三師三少。至漢惟太傅少傅耳。後六歲薨。○史記作後八年卒。

陳平傳里中社。○孔穎達曰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曰今之里社。

于陵傳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適以兵屬漢。○臣召南按陵之初從傳與表判然不同。據此傳則在漢王還定三秦。率五諸侯伐楚之後。故下文云陵本無從漢之意也。但張蒼傳言陵解張蒼之厄。乃在沛公初定南陽。未入武關以前。何耶。

周勃傳攻蘭虞取之。○臣召南按史記作攻蕞虞是也。此承下邳之文。曹參傳亦曰攻下邳以西至虞。據地理志梁國卽秦碭。

郡也。下邑沓虞三縣俱屬梁國。此方爾廣作蒙。又按下文追至漢陽下韋城。史記作下甄城。甄阿地近漢陽。亦史記是。

西擊益已軍破之。○凌隄降曰。益已史記作盜巴。二字筆畫相似。未知孰是。

所將卒斬稱將軍乘馬降。○乘馬降。史記作乘馬緜。又丞相筴。史記作筴肆。將軍卬。史記作將勳。又都尉高肆。史記作高肆。又遼東二十九縣。史記作遼西遼東二十九縣。

惠帝六年置大尉官以勃爲大尉。○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大尉。臣召南按傳此文與公卿表同。蓋用史記世家而不取史記功臣將相二表也。



一元八角